

THE EASTERN MISCELLANY

JULY 27 1927

東方雜誌

第十二卷 第六號

圖書館藏

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中華書局編印

Vol. XXIV No. 6 March 25, 1927

書局二十二

商務印書館發售

兩大預約

陽曆七月七日截止出售

說郛

說郛一百卷明天合陶宗儀纂所收經史傳記百氏雜說讀書中多不傳秘籍（如事始續事始考學庵續筆記等世無傳本）均輯是書以存其餘諸子校之傳本佳字尤多前人校勘古書每多取資於僞標作者謬誤百出非復南村之舊原本但有傳抄大都殘缺乾嘉諸老早以未見全書爲感蓋三百年來已罕見完書矣海寧張闔聲先生集明抄本六種一爲京師圖書館藏隆萬間舊抄殘卷一爲洪武間抄本一爲弘農楊氏抄本一爲錢書堂抄本（以上三種爲江安博氏藏書）一爲浦江樓藏萬序抄本一爲孫仲容先生藏本抄補校勘六載始復南村舊稿張君不欲自秘今由版館刊行發售預約數百年失傳古籍從此復顯於世矣

湘綺樓日記

湘潭王壬秋先生爲一代儒宗所著詩文書

頃行世已久其同邑彭晉次英藏有先生湘綺樓日記遺稿部數十鉅冊先生生道光初年登咸豐癸丑賢書此稿起同治八年己巳迄民國五年丙辰凡所記載有關學術掌故者甚多先生刻苦勤學終身如一日經史百家靡不領會鑒注抄校日有定課遇有心得隨筆記述闡明典義中多前賢未發之旨講學湘蜀得士稱盛自謀子女並能通經傳其家學其學而不厭諱不倦之勤劬日記中皆紀述縣道先生實朝野重望同光之世數參天幕洎乎民國總領史館數十年中人物消長政治得失先生身體日堅事實論衡然成在多有世人未知者其集外詞章雜俎散見日記中者尤不勝僨指般館商諸彭君請以全稿付印以銷當世費時兩載排印將終今特發函預約以廣流傳凡欲知先生五十年來所聞所見者當必以先說爲快也

印 精	紙 史	連 料	紙
函二裝精	函二十三	數 盒	
元 六	十	價 定	
元	十	價約預	
角六	各 內 國	郵 費	
分四	票 郵 付 諸 間	票 本	

印 精	紙 邊	毛 料	紙
函四裝精	函十四	數 盒	
元一四	十	價 定	
元	十	價約預	
角二元一	者 行 各 內 國	郵 費	
分四票	郵 付 諸 間	票 本	

商務印書館

精製



扇面

用上等紙影印古今名人字
畫或施彩或單色皆與真蹟

扇骨

有全漆全棕全檀壘邊冲牙
不爽累黍活色生香清麗絕俗
古竹鷄絲嵌銀竹節等多種

扇式

分九單十一方十六方二十
全由良工雕鏤琢磨彌足愛玩

上口即形式力求美化

摺扇 級扇

五
夢石印及珂
羅版設色共七十二種小號每把定價一角二
分至七角大號二角七分至六角五分加市二角七分至二元

蓋購格
外從廉
印有價
單贈閱

彩色石印雙絹牙柄每把定價五角單絹棕柄二角七分
兩五角

201462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 第六號

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朱端[秋山訪友圖](三色版)一編

革命勢力下之要人

八幅

革命勢力下之江浙

六幅

世界人口的將來

陶孟和(二)

法國政黨概述(巴黎通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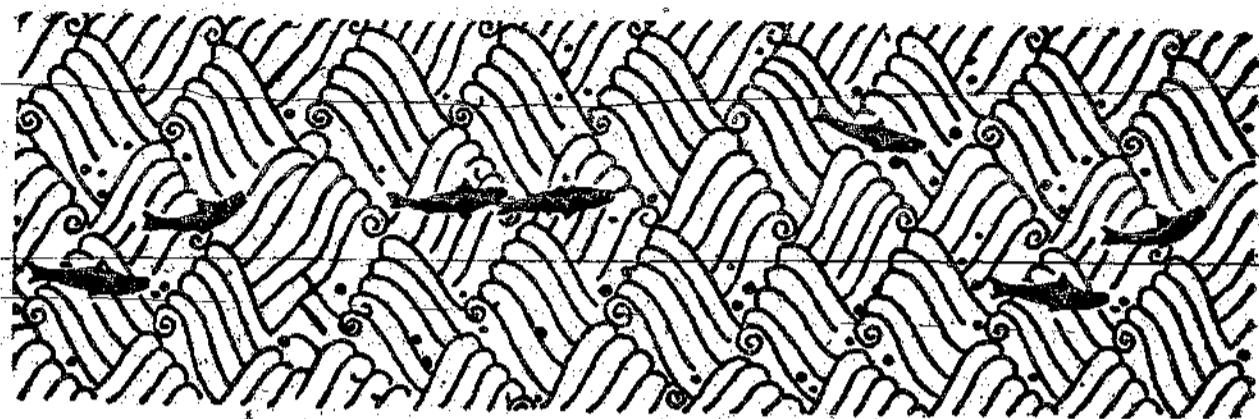
吳頌泰(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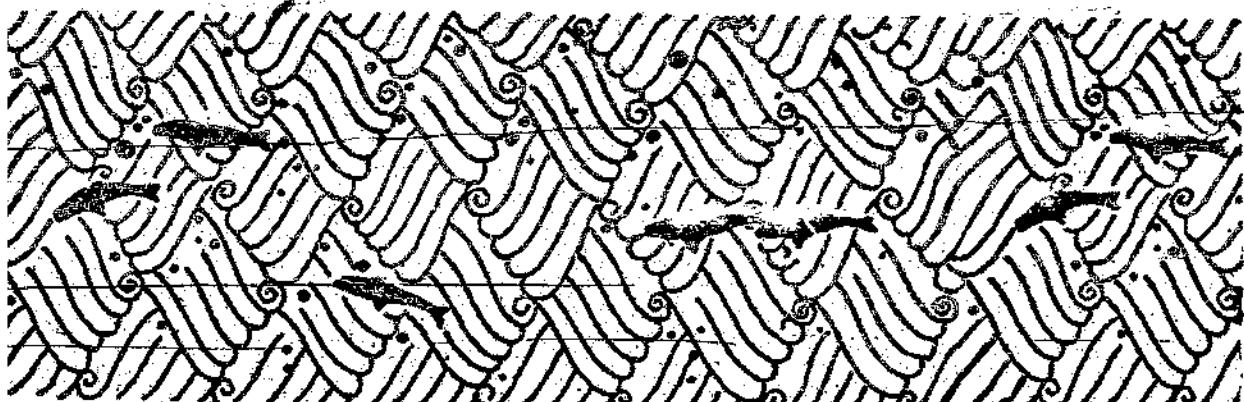
日本大正十五年間經濟界變遷概觀(東京通言)

童蒙正(三)

中國財政紊亂之原因

趙文鏡(三)





現代史料

列強駐華海軍之現勢 青幹 (元)

葡萄牙的第二十一次革命 化魯 (IO)

英俄邦交問題 文宙 (三)

捷克斯洛伐克各政黨的新聯合 文宙 (四)

裁軍會議改為三國會議 幼雄 (美)

日本的大地震 伯雲 (JP)

親屬範圍和親等計算法 朱楔 (元)

散曲研究續 任二北 (英)

將來天戰與科學 謝英魄譯 (英)

◎ Saint Casseh (英)

生命如流水 (小說) 學昭 (英)

◎愛人 (英)

大丈夫 (小說) 法國 Henry Duvernois 著 黃仲蘇譯 (英)

◎談屑 (英)

時事日誌 (英)

德國製造
拜耳阿司匹靈藥餅
二片增新意注



此無比藥片每片二包起售所病康復惟此店
均一見效各處向竟誰能服神
效有各二種能服此
內增便有各二種能服此
標本會賞木百服低藥小料止大十坡見一號

請舉明由東方雜誌分報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一) 人要之下力勢命革



智生唐



衛精汪



崇白



淵魯

(二) 人·要·之·下·力·勢·命·革



李宗仁



李濟深



黃紹堯



古應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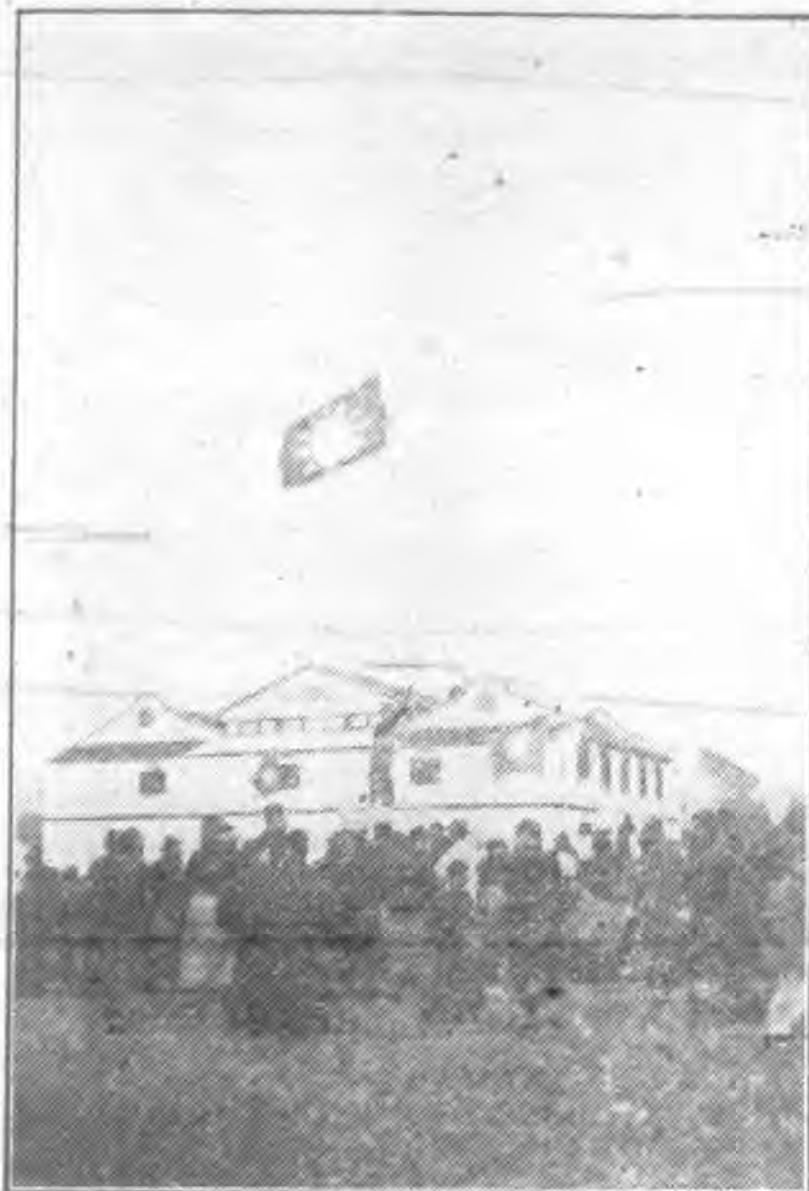
(一) 浙江之下之勢力革命



(上)北伐軍抵杭州 (中)杭州市民大會
(下)諸暨武裝農民慰勞隊



(二) 浙江之下力勢命革



松江市民大會



戰地第二十六軍周良鳳岐



在壇上說演軍右江總指揮程潛

東方雜誌 廣告索引廿四卷六號

INDEX OF ADVERTISERS

March 25, 1927

	Page
Agfa 阿克發照相材料	72
Aspirin (China Export, Import & Bank Co) 阿司匹靈藥舖 (Before Reading Matter)	
Carlowitz & Co., Optical Dept. 達和洋行製造鏡	14
Dr. Williams' Medicine Co. 韋廉士醫生藥局 (Before Reading Matter)	
— do — 全上 (Outside Back Cover)	
Eveready Flashlight 永備電筒	69
International Dispensary Co., Ltd. 五洲大藥房	71
Kodak 美高柯達公司	29
Lai Wah Co., Ltd. 蓮華公司	14
Melchers & Co. 美最時洋行	67
Nanyang Brothers Tobacco Co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15
Odeon-China Co. 高寧華行	28
Palmolive Company, The 榛榄公司	7
Parker Pen Company, The 派克自來水筆	67
Prophylactic Tooth Brush 百福牙刷	93
Scott's Emulsion 司各脫魚肝油	92
Siber Hegner & Co. 瑞勒華盛洋行	71
Standard Oil Co. of N. Y. 美孚行總經理	38
Telge & Schroeter 鐵高泰來洋行	39
Wah Mei Electric Co., Shanghai Branch 哈華美電器公司	93
中國天麻味精廠	6
江達治製藥公司麥精魚肝油	28
扶羅活膚	正文前
威爾禮德植物日記預約	封面後

吉 生 嬰 兒 日 加 肥 碩

推原其始實由嬰孩自己藥片之功力也

其爲父親者之謝函如左東三省吉林省城長報館丁普香先生來示云鄙人小兒初生時常患微病如傷風出疹等項幸經購買嬰孩自己藥片常予服食不惟疾不生且日加肥碩鄙人夫婦覩此肥兒始實其始實兒幸



鳴謝並望有兒童之家同爲購服自己藥片乃是韋廉士醫生爲嬰兒及小孩特製之靈藥如小兒腸胃積滯等症或有風寒感冒傷風等症或小孩瓶路出蛔或可六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內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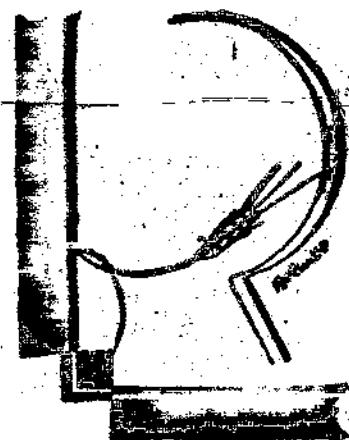
照片一足月生五兒也特致之有良藥貴局實兒幸

難 安 默



多數人士業已證實韋廉士紅色清導丸爲療治大便祕結及胃症與其他煩躁各症之祕鑰於是遂相告其朋儕因而亦得享受其惠矣四川綦江石角鎮郵局曾贊齋先生來示云鄙人夫婦每飯不忘紅色清導丸因內人前患肚痛兼胸前及小肚脹痛飲食不化腹痛之時飲食不進兼之嘔吐大便祕結延醫試服藥未見效在通暢安睡安眠大便清導丸再造之功也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世界人口的將來

陶孟和

英國的經濟學者鍾斯 (J. M. Keynes) 在他有名的著作歐洲和議後之經濟第二章裏，說了歐洲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是經濟的樂土，經濟的理想國以後，繼續着寫：

「那個幸福的時代忘記了以先使經濟學的建設者深切不忘的悲愁的世界觀。人類在十八世紀之先都懷着美滿的希望。馬爾薩司為解除那個時代所流行的幻想起見，曾暴露了一個魔鬼。在五十年裏，凡是認真的經濟的著作，都將那個魔鬼看得很清楚的。到了後五十年裏，這個魔鬼被縛住，不為人所看見了。我們現在或者又將他放開了。」(第八頁)

這極簡單的幾句話可以說是括盡十九世紀人口的情形。十九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物質環境空前的大發展的時期。一方面，因為各種製造工業的發達，大量的生產可以供給那與日俱增的人口，一方面，因為新土地的開闢，源源不絕的食料品可以供養那逐漸增加的腹胃。同時各

種交通事業的發達完成了一個環球大交通的系統，至少還均平了世界上物品的交換。在這個時期裏，人口的增殖並不成爲問題。人口雖然有巨額的增加，但是生產的增加却仍可供養人口而有餘。所以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所謂人口的壓迫的這個魔鬼便不為人所見了。

但是物質的發展不是沒有止境的。歐洲自從中世紀以來幾世紀間科學研究上所積存的結果，當十九世紀裏，覺得盡量的應用，在改進人類生活上，實在是人類歷史上亘古以來獨一無二的特例。我們不能希望這個物質發展從此以後便繼續不已的演化。況且人類所棲息的地球本來也是有限的。在十九世紀裏，地球上差不多沒有一個地方沒有探險家的足跡，白色人種的膨脹，現在已經充滿了全球的四隅。荒漠無人煙的島嶼不待言，就是除了亞洲以外的幾個大陸現在也都為白種人所充斥。非洲的土著或者今後還可以維持他們的數目與地位，至於美洲兩大陸以及澳大利亞洲，土人日益減少，便已經完全成為白人的

衰弱了。但是白人這種空虛的機會豈是可以永遠有的？非白色的人種，

除非保持人口靜止的狀態，又將向那裏去容納他們的過多的人口呢？

就是在這個經濟的豐富時代，有心的科學家便已看出人口前途的可憂。有名的經濟學者耶方斯 (Seale) 曾計算英國煤的產量，預測將來煤脈的枯竭，將影響英國的工商業。著名的物理學者克羅克司 (Sir William Crookes) 於一八九八年便已預言世界小麥的供給將因土壤中養素的枯竭而減少。這種駭人聽聞的議論在當時或者引起人的訕笑，在現在雖然還未能證實，但是假使世界上的人永遠不加制限的增加，終必有土地上或土地下的產品不足供給人口之用的一日。

人類的生殖能力煞是可驚。據抽象的推算，假定世界上只有一百萬人，男女各半。假使這五十萬對夫婦在二十歲前都生子女各一到二十歲時，這五十萬對夫婦都死去，則世界上的人口便仍為一百萬人。如每代的夫婦都能如此，則世界上的人口便永無增減，保持無變化的狀態。但是假使每對夫婦所生的子女平均為二人半，即平均兩對夫婦所生殖的子女為五人，則一百年後，世界上便當有人口三〇五〇〇〇〇人。假使每對夫婦所生的子女為三人，則一百年後的世界便有人口七、九五四、〇〇〇人。假使每對夫婦所生的子女為四人，則一百年後的世界便有三、二〇〇、〇〇〇的人口。再假使每對夫婦生殖子女五人，則一百年後的世界便應有九、七六五、〇〇〇的人口。按這個最末的假定，

人口每年約增加一倍。

以上當然只是一種抽象的估計。一種假定的推算，不足以據以為憑。事界的變化萬千，疫疾，戰爭，天災，地變等等的情形自不待言，就是其他狀況如婚姻年齡，生活狀況，衛生情形，經濟制度，也對於人口有重大的影響。人口的增加絕不能像這樣計算的。我們試看各國人口實際的增加如何呢？例如英格蘭與威爾士自從一八〇一至一九二一年的一百二十年間便會增加四倍，雖然在這個時期裏移民還不斷的遷向國外。歐洲自一八〇〇至一九二四年間，除了移向他洲的人口四千萬不計外，曾自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增加到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口。不計移民，歐洲在過去一百二十四年間，每年人口增加的平均速率為百分之二。這都是老國家的人口增加率。至於新國家的人口增加速度當然更是可驚。例如加拿大在一六八〇年之先，人口不過五八〇〇人。現在他的人口便已達到三百萬以上，這就是在二百四十年間人口增加六百倍。北美合衆國在南北戰爭前的二百年裏，人口增加速度約每三十年增加一倍，雖然以後他的增加率逐漸降低。我們現在只從這幾個例看來，便知人口增加雖然絕不會與上文所引的抽象的推算正相符合，但是如果得盡量膨脹的機會，也可以達到驚人的速度。

所謂人口問題歸根到底完全是人口與土地的比例問題。現在世界各國因為國際分工，國際貿易，國際交通或其他情形，人口與土地的關係

極常不明顯。例如工業發達的國家便可以不受土地的制限，容納大量

的人口，因為他們可以依賴農業國家做他們的倉庫。又如雖然土地廣袤的國家，因為社會的或經濟的情形，一時也常發見人滿之患。但是若就世界全體而言，人口永遠要受土地的制限。人的主要的食品，如穀類、肉類，必須靠着每年土地上的收穫。人的主要的衣服原料，如木棉、羊毛，也必須靠着土地上的出產。人類生活所必不可缺的動植物，完全為土地所限制。土地可以說是限制人口的最終條件。我們要知道世界上可以有多少人生存，我們便應該注意人口與土地的比例。

可是我們研究人口的第一難關便是不知道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活着的生靈。現在只有西歐與北美的兩大國已經精細的調查了人口，日本與印度的一部分近年來也接期做出人口的統計。但是地球的極大部分却缺乏人口的精確數目。中國、中、美、南美與非洲諸國，以及印度的大部分，雖然占地極廣，但是對於人口只有估計，並且是極粗糙的估計。估計稍有不同，出入便是數千百萬。例如中國的人口，據一九一〇年前清民政部的調查是三萬一千四百萬。而一九二一年我們政府官報所發表的乃是三萬一千五百萬。兩數相差九百萬。至於一九一二年中國海關所估計的是四萬四千三百萬。同年郵政局的估計便少了一千五百萬。此外還有若干估計的數目，也都不能認為絕對的可靠。但是這些數目却於我們的人口研究有重要的關係，因為人口沒有確數便無從定他與土地的比例。一國沒有確數已經影響全局，何況是地球的極大

部分都沒有可靠的數目呢。

但是在各國都推行精細的人口調查以前，我們也不妨暫時採用這些估計的數目，使我們得到一種粗淺的概念。這些數目雖然只是估計，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們的意義。據我所知道的，關於世界的人口，有以下幾種推測的數目（單位百萬）

年	著者	全球人口總數	原書
一九一〇八	勒瓦塞 (E. Levasseur)	一六二六	法國國際統計學院報告一九〇九年
一九一四	尼布司 (Sir G. H. Knibbs)	一六四九	澳大利亞洲人口統計報告附錄一九一七年
一九二〇	法國國際統計學院	一七九一	
一九二一	一六四六	泰晤士地圖 (Times' Atlas)	
一九二二	國際農會	一八二〇	國際農業統計年鑑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二	(Sir L. Chiozza Money)	一八五二	白人之禍
歐洲	亞洲	八五一	九九〇
四三七	四五二	九〇〇	一〇〇六
四五三	四五三	四五三	一〇四九

我們據右列各數目，可以暫定全球人數為一千八百億。關於這些人

口在各大陸上的分配則有如下各種推測的數目（數目以百萬計）

著者 大陸名	勒瓦塞 國際統計學院	泰晤士 地圖會	曼尼
歐洲	八五一	九九〇	九〇〇

非洲

二二六、一三三、一八〇、一四一、二二九

北美洲

一六、二〇八、一四五、二、一三

南美洲

四五、三八、六七、一八

大洋洲

五一、一八、八、八

亞洲

一七、三九七、九五一、一六、六五六、七二〇、一六、〇八六、四二九

歐洲

四、五九六、七六一、一六、一四三、七九七

非洲

一六、〇八六、四二九

美洲

一六、〇八六、四二九

大洋洲

一六、〇八六、四二九

共計

五二、八八四、六五八

如接以上所列人口及土地的數目則平均每一方英里只住三十六人。但是我們實際考察起來，這個平均數並不能代表人口分配的真相。試一覽世界人口分布圖便知大部分的人口都住在三個區域，而且全在舊世界上。

(一)普通所謂遠東，即中國、日本諸國，這個區域約占土地二百萬方英里，人口超過歐洲人口總數之上。

(二)印度沿邊界諸區域及錫蘭。這個區域占土地約二萬萬方英里，人口超過歐洲人口總數之上。

以上是人口的數目。至於土地面積，地球上除了兩極之外，五大區域共約五千萬方英里。茲據曼尼錄其分配如下：

(註)葛瓦塞將軍來臺灣死入大洋洲內，所以這個數目特多，與他所計算的不同。

以上三個區域只占全球可用之地八分之一，而人口竟有全球的人口三分之二。此外如南洋的爪哇島，固然也是人口繁密，每方英里住有人口一千二百人，非洲的尼哲里亞 (Nigeria) 每方英里的人口密度也在五十以上，各國的大都會當然也廣集了極稠密的人口，但是無論任何區域人口繁密的幅員都沒有趕得上上述三個區域的。

或者獨有北美洲的東部可以勉強的追蹤這三個區域。他的豐富的自然產物，廣闊的面積直可以與遠東及西歐洲相比擬。他的工業區域已發現人口密集的現象，而他的地理情形將來也足可以容納大量的人口。但是這個地方開闢的時期還不過三四百年，所以他的人口現在只有一萬萬。自從美國按種族的比例規定移民律，加拿大施行選擇移民以後，北美已經不能再為世界的過剩人口的宣洩場。況且，從有色人種的立足點看來，北美也只是白色人種的棲息地——除非他可以取消黃人移民的禁例——於我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上文所說的世界上可用之土地面積五千萬方英里，乃是一種極大量的推算。因為土地的生產力，必須靠着許多自然的與社會的要素，如熱度、溼度、土壤之肥沃，乃至勞動能力、種植技術、及社會狀況等等。就中，特以自然要素為最重要。例如空氣太乾燥則作物不生，天氣太寒或熱

的時期太短則作物不熟。據地理學者的研究，所謂可用之地若除去太寒冷的區域三百萬方英里，太乾燥的區域一千五百萬方英里，實際只剩有三千二百萬方英里，為可生產之地。但是所謂可生產之地又不必全是由耕種之地。世界上果有多少可耕種之地，現在還沒有可靠的計算。據羅馬的萬國農會的研究，在俄國以西，巴爾幹及昆利尼山以北，羅的海以南，歐洲氣候最良好的十三國家裏，生產之地占百分之九十。就中，其分配情形如下：

實際耕種之地	百分之四十
草地，牧場	百分之三十六
森林	百分之十九
池沼，休閑等地	百分之五
耕種地	百分之五十六
草地	百分之二十四
森林	百分之十八
其他	百分之二

從這兩個例看來，耕種地都在生產地之半數以上。（中國、歐洲、西歐有百分之五十二，英屬印度有百分之五）但是其他地方決不容有這樣的樂觀。例如美國農部的計算謂只有生產地之百分之四十可以生

產穀類。加拿大的大部分位在高緯度之內，故可耕之地不過百分之二十。關於非洲最樂觀的推算為百分之五十，而澳洲大陸則可耕之地只占百分之二十。至若日本則可耕之地約在百分之十五乃至二十一之間。我們據以上這些數目，推測全球可耕之地，最高也不能過百分之五十。這就是只有一千六百萬方英里了。概括的說，全球五千萬方英里之中，有三分之一為沙漠或冰天雪海之區，三分之一為有生產而不能種植的土地，另三分之二乃為實際的耕田。

這個或者還是一種大量的推算。偌大的地球，實在可以供種植的土地，只占他的極小部分。人類當前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使今後陸續增加不已的人口在這個小小的面積上尋求舒服的生活。按以上所舉的人口與土地的比例，誠然還沒有達到可危懼的程度。兩者的比例還只是每可種植的方英里平均只有一百十二人強。若按近來的研究即歐美的人口生活上所消耗的生產品，每人每年需要十五畝的土地，則每可耕種的方英里足以供養二百五十人，即現在人口的一倍。若按中國農民的低陋的生活程度，每人每年只需耕地五畝計算，則每方英里耕地可以供養七百人，乃至八百人。按前者計算，世界的耕地可以養活四十萬萬人，按後者，可以養活一百二十八萬萬人。

澳洲的人口統計專家尼布士（Sir George Knibbs）的推測，極大略與此相若。據氏之推算若按美國農部貝克爾（O. R. Baker）關於美國耕地擴張的速度計算，則世界耕地足以維持二九四二〇〇〇〇

○○人若每一英畝（約中國六・五八畝）的收穫可以供養三人，則世界的耕地足以維持九、七九二、〇〇〇、〇〇〇人。假使全世界的陸地皆可開爲農田，則世界雖有一三、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的人口，仍可以維持平均每人需地十五畝的生活程度。

但是這類的推測只有理論上的趣味，而缺乏實用的價值。凡是推測，都假定若干的存在。倘若諸條件之中有一樣不存在，或稍有變動，結果便不能如預期的推測。以上所討論的人口的將來，只可以表示一種可能的趨勢。我們要研究人口變遷的狀況還須注意社會組織，經濟制度，道德觀念，支配自然的知識與能力，及生活程度諸端。所謂人口問題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生殖率問題，因為生殖是受當時環境情形支配的。

然而我們中國人對於以上所說人口的情形，更應該得到一個深切的教訓。中國一向是世界上人口最繁密的區域。白種人可以向美洲澳洲或其他可發展的地方宣洩他們過剩的人口的時候，我們除了向南洋一帶白人所不耐居或不能居的地方遷移而外，只有設法擴張我們自己耕地的一法。我們自己的耕地還可以擴充若干畝，我們無從推知。

但是我們看了人口膨脹最盛的東鄰不遺餘力的經營東三省與內蒙古，慢慢的將這些肥沃的土壤都變成了他們的殖民地，我們將來的人口再向何處尋疏洩的地方呢？

據現在大約的推測，白色人種每年增加五百萬人，便每年需要新開闢的耕地七千五百萬畝。他們除了採用經濟的侵略政策以外，或者還不適於便立刻直接的占領我們已經人口稠密的土地，以解決他們的民食問題。據日本最近的人口調查，他在過去的五年（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五）間，人口曾增加三百七十萬以上。我們試假定他的每年的增加只是七十萬人——一個極低的推測，實在人口的增加是漸進的！——他每年所需要的新耕地，若按歐美人的生活程度，便是三千萬畝，若按中國農民的生活程度，便是三百五十萬畝。已經數人滿爲患的日本，除了用他們的製造品換取食糧以外，更用什麼方法，更向什麼地方去開闢他所需要的新的耕地呢？

這些都是於我們人口前途有切要關係的問題。

〔附註〕此文當與現代評論第二集專刊內人口與土地一文參看。



國產精味

調味妙品

味精係最經濟的調味
妙品在食物中加入少
許所費不過數厘錢
能立致極美之鮮味既
適味覺又省金錢
實爲愛國君子
每飯必備之珍品也

意滿卜定試一購請

味精係用化學方法從 麥麩中提鍊精華品質 精良。允爲全球第一之 調味粉。迭經農商部頒 給褒獎狀。內務部化驗 所證明。上海商品陳列 所品評最優等。著名化 驗室分析化驗。認爲滋 養豐富。適合衛生。國內 高僧各大居士。蒞廠參 觀。撰文證明淨素。並讚 爲持齋妙品焉。茲將味 精優點。略述於後。
顏色潔白。質料素淨。 鮮美絕倫。滋養豐富。 用法簡便。開胃健脾。 歷久不變。節費省時。

售經有均號味海廣南物食頭總凡島羣屬各洋南及埠大各內境國中

中國製造精味廚製創廠
號二五四路建福海上所行發總
南浜橋新首西灣家盧海上廠造製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最適孩童應用之香皂

棕櫚香皂

欲孩童之發育健全必先清潔
其皮膚欲皮膚之清潔必須選
擇適當之香皂擇其清潔之力

大而又無傷嫩

膚者棕櫚香皂即

製造國美

為最適孩童應用

之香皂

凡為家長者幸即購用
現在各處出售之棕櫚香皂已加改良香

料加重改盛美盒益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棕櫚公司啟



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法國政黨概述

吳頌泉

本篇所述，僅限於法國現在政黨的情形的一斑。關於法國政黨的沿革，及各政黨政策的不同與變化，不在本文範圍以內，容俟他日專論申述之。

法國政黨之多，派別之雜，其情形頗與民國元年至三年時相彷彿。不過法國政體共和，為時已久，政黨的作用與勢力，早已顯著於世。雖不能與英國的政黨相提並論，但在歷史效能與人物種種方面，自有其特殊的性質，足以左右一國的政治，則可斷言。嘗考法國政黨所以如此龐雜，其原因有三。第一由於悠久的歷史，法國自革命以後，距今已近百年。其中政治的變化雖繁，但絕離不了帝制派與共和派的衝突，衝突愈甚，見愈紛歧，而政治上的派別亦愈層出不窮。例如第三次共和國成立時，政治上的派別大體說來，總不外乎帝制黨（Monarchists）與共和黨（Republicans）。及後共和黨得勢，握有政權，便因政權的不能分配，

由於不滿置於現實的政治而起，則完全相屬。讀者或許不能苟同，可是已經考察現在法國青年的政治思想與政治主張便可證實此說。還有點不可不申述者，就是大戰之後，法國人民對於國家主義的信仰，日見其堅，姑不論國家主義是否戰後的法國人民自然應得的一種反省，但在政治思想崇尚自由的法人頭腦之中，此種主義當然亦佔重要的地位，則可斷言。總之法國人民是最尚言論與思想自由的人民。歐戰之中，既飽受種種困苦，歐戰之後，又遇著生活壓迫的意味，那裏會不引起一種特殊的政治主張來反抗政治當局？這種特殊的政治主張，愈易表示，在野的政黨的組織，也愈見其可能，這便是第二個原因。至於第三個原因，則凡熟悉法國內閣制者，類能知其詳。法國內閣例須在國會中取得多數議員的信任。此種信任案的關係至為重大。因為一方面說來，內閣的運命的能否沿長，往往須視此信任案（Vote of Confidence）的能否取得多數議員的同意。以爲斷。如從他方面說來，則小政黨的議員所以能操縱大政黨的議員，所以亦能左右內閣的運命，便在這一點。例如共和社會黨一派的議員，僅佔國會中極小部分，平日發表政見，因勢力微小而感許多困難，可是一到了國會要投信任票的時候，他們也就舉足輕重，爲一般大政黨（如共和黨保守黨等）的議員所重視了。所以法國小政黨的勢力，即使很弱小，只要能夠取得議會中十數席，或借重小政黨的緣故，明白了這層道理，可知法國小政黨之多，及其存

在之易，這非英美各國所可比及，這便是第三個原因。

上面所述，無非說明法國政黨之多，及其派別之繁的那幾個道理。今且把法國現在所有幾個重要的政黨分述如左：

政黨的涵義如何，頗非三言兩語所可申明。這裏所謂政黨，祇可指廣義而言，詳言之，即凡在政治上有勢力——不論直接或間接的——有確定的主張的政治團體，皆可稱爲政黨。政黨的人數不論多少，對於現實的政治，不論他取何種態度，但其所發表的言論與思想，多少足以左右當時的政治，多少足以影響到他黨的政策與主張，這樣的政治團體，在現在的法國，實在是指不勝屈。茲舉其勢力較大者如左：

(一) 王黨 (L'Action Française) 這個政治團體，成立於一八九八年，一九〇一年始確定他的政治主張，傾向於君主立憲方面。名之曰「王黨」，蓋極尤當。他在現在法國的議會中雖未佔何種地位，但在民間潛勢力甚大，無形之中影響到人民的政治態度，實不少。這派的大數，雖然不多，但領袖人物，却亦負社會的重望，所以不但一班舊式的復辟派人物，都信仰他，就是大學學生與教授之中，也有奉爲圭臬者。現在的領袖，有兩個很著名的：一個是李翁·杜德 (Léon Daudet)，一個是却爾瑪拉 (Charles Maurras)。都德係法國著名小說家阿爾封都德 (Alphonse Daudet) 之子。文學極好，口才亦佳，現在王黨所出的機關報名叫“L'Action Française”，就是他在那裏主筆。他的文章的勢力，很可左右法國一部分青年的思想行爲。瑪拉亦係文學家，能文

論，擅辯論，贏得許多人的欽佩。他們的政治主張在實際方面說來，並不能有何使人可表同情之處。他們只是反對現在所謂的共和政體，他們並不是一定要替任何人圖謀復辟。他們只希望以前的法國王族能夠出來肩任國事。他們所以抱此不合理的希望，無非身受現在法國人民所共受的一種痛苦。因為受了這種痛苦，所以要厭恨現代的法國政治，所以要攻擊當代的法國政治家。他們常常說：「大戰之後，法國民不聊生，痛苦之深，為從古所未有，要免除此種痛苦，只有借用君主的力量來恢復國家統治的權力。」他們在議會中，並不佔何種勢力，可是利用少數人民仇恨現代政治的一點心理，便有這樣的政治的主張，不能不認為他是一種政治的團體。他們也是國家主義者，因為如此，所以很容易使一部分人相信他和崇拜他。

(二) 天主教派 天主教在現在的法國政治中，已不能佔有何種勢力，這是無可諱言的。法國現有的政治家，也許是篤信宗教者，但他並不借重教會的名義來組織任何政黨，這又是可以相信的。不過從法國社會的情形看來，教會的勢力，還未完全消滅。他們依然有他們的團體，常發表他們政治上的主張。例如巴黎回聲報 (L' Echo de Paris) 便是代表教會對於政治發表演論的機關。他們現在所取的政策，不啻與右派的政策相同。他們自己無甚作為，却能使右派的政治家得到相當的輔助。他們現有兩派勢力。甲派係舊派人所組織，旨在借重右派的力量來維持自己的地位。乙派則大都係年輕新進的人所組織，旨在設

法使政教不要打成一片，既不要反對共和政體，又不要反對社會主義。他們不願居右派勢力之下，却願與左派攜手，共謀新法蘭西的政治的建設。有所謂青年共和黨 (La Jeune République) 者，就是乙派人所組織的政治團體。其首領桑尼哀 (Maurice Sanguinier) 的主張頗含有一部的真理。他曾說過：英美也有天主教徒，但能在共和黨與自由黨中共同作事，並不因教義的阻礙而自居於反對現政府的地位；意大利也有天主教徒，但能與社會黨互相攜手，並不因宗教的關係而放棄這種反對政治當局的政策。所以他很主張宗教是宗教，政治是政治，決不可以宗教而損及現代政治，却應根據宗教的精神，而使現代政治更易發展。這一點比較舊時的天主教徒自是高明百倍。雖目下在法國的勢力甚屬有限，但也不失為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團體。此外又有一派教徒，皆在排斥在法國的一班猶太人，居然亦組織團體，發表主張。凡關於政治上的問題，大都取旁觀的態度，但如遇到國家及社會的經濟問題發生，則他們所發表的文字，什九總是牽連到猶太人身土。例如特里蒙 (Edouard Drumont) 在自由聲 (Libre Parole) 所登載的文字，大都關於攻擊猶太人操縱法國的金融的文字。這種言論，這樣的團體，在政治上並不佔何種重要地位，所以夠不上稱為政治團體。但有一點要知道的：猶太人在法國者大多數已移入左派的共和社會黨與社會黨，他們的一舉一動，往往能使右派的人物受到不少的影響。明乎此理，可知特里蒙實所要攻擊猶太人，也無非代表右派攻擊左派而

B

(三) 愛國同盟會 爰國同盟會 (La Ligue des Patriotes) 是法國主張國家主義的有力的政治團體。本為密雷浪 (Alexandre Millerand) 所發起，勢力有限，及後人數益多，社會上對他的信仰益廣，於是團體的效能亦益顯著。現在有許多政治家如鮑斯 (Philippe Barès)、凡拉亞 (Georges Valois) 等皆已加入，成為黨中的中堅人物。他們是主張積極的發揚法蘭西的國家主義，他們固然主張共和，却反對極端的社會主義與空泛的共和主義。他們想使國家日趨於富強之域，對工商業同時維持國外的殖民地，所以資本主義與軍備擴充二件事，在內能收政權統一之效，對外能有宣揚國威之日。他們主張發展國內的工商業，同時維持國外的殖民地，所以資本主義與軍備擴充二件事，在他們的目光之中，不但不能加以限制，並且要用全力去使他積極發展。

他們極希望法國有一大權獨攬敢作敢為的大政治家出來獨任國事。意大利的慕沙里尼是他們所最欽佩的，意國的棒喝團 (Faisant) 是一種國家主義的結合，所以他們也很願倣效這種組織來執取法國的政權。現在有兩個附設的團體很可以表示他們的政治作用。一是經濟利益協會 (La Union d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一是青年愛國團 (Les Jeunesse Patriotes)。協會的宗旨，就是要排斥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侵入，一面且用全力去幫助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現在的首領係參議員比連哀 (Billiet)，會員則大都是銀行家，礦主，大地主，分各派主導一類人物。大材既多，財力又富，所以在政治上面，很有不少的勢力。愛國團則旨在徵徵意國的棒喝團的組織，不但要有財力，並且要有兵力，所以他們不但盡力吸收青年的陸軍學生及將校入黨，并且自己照軍隊的組織法，加以同樣的訓練。他們的領袖是泰丁格 (Taittinger)，他們有標記，有口號，也有一定的制服。(用藍色襯衫作為圓員的黨徽)。他們自稱不怕一切權威，要反對一切侵害法國民族獨立的人。上面所說的凡拉亞本係王黨巨子，近年忽改變信仰，毅然投入此黨。這人對於政治的野心極大，屢次倡言樸薩凱賽 (Poincaré) 及加亞 (Caillaux) 都不是大政治家。他們只可暫時維持法國的政治現狀，却不能殺出一條新路去替法國的歷史再增一次的光榮。他本來深信非有偉大的君主再生不可，現在却主張只要有智勇過人的迪克推多出來，就可以挽救法國的國運了！

(四) 共和黨 共和黨 (La Fédération Républicaine) 即保舊時之和平共和派之變相。成立於一九〇三年，勢力甚大，所有首領如樸薩凱賽那樣人物，皆為屢遭失敗而屢次登台的政治家。其黨綱注重根據國家主義，用和平的方法，施行合乎共和政體的種種政策。他反對急進派的社會主義者，他排斥愛國同盟會派，他不贊成王黨的作爲，他也不贊成共產黨的主張。只有天主教派與他發生密切關係。所謂右派即係指這黨而言。這黨有悠久的歷史，有比較強有力的人物，又有多數人民對他的信仰。所以到了今日，雖痛遭反對黨的攻擊與一般青年的唾罵，却仍握政治上的大權，仍負政治上大部分的責任，而能在此風雨飄搖。

場之中支持法國政治的危局。關於這派所施的政策究竟如何，現有的黨員究竟能否繼續前人的事業，自然是個重大的疑問。但這黨的首領向來總注重「國家主義」四字，利用國家主義而吸收大部分法國人民的同情心，總不失為他們的一種有力的政策。他們所以能屢為反對黨的攻擊，而不致完全失敗者，推考起來，亦未始不在乎此。

(五) 共和民主黨 共和民主黨 (La Parti Républicain Démocratique) 是介乎右派與左派的政黨，也可說接近左派（或稱急進社會黨）的共和黨。這派的歷史極淺，內容之複雜，却比任何團體為甚。有一派人自稱為左派共和黨，以別於右派共和黨者；亦有一派人自稱國家主義的急進黨，以反對社會主義為標語者。因為內容複雜派別衆多，所以在政治舞台上，不能有多大的勢力可以排斥一切。不過他偏到任何方面——或左或右——在最少的限度之下，也可使他黨受着他不少的影響。這便是他能存在的二個原因。現在的領袖人物，則頗願放棄國家主義而與社會黨攜手，例如參議員愛加爾 (Eugène Trocquer) 即有這樣的主張。

(六) 緊進社會黨 緊進社會黨 (Le Parti Radical) 即是現在所謂左派的最大的政黨。莫里歐 (Herrriot) 和馬兒凡 (Malvy) 告係該黨的中堅人物。他們有幾種反對的表示：(1) 反對教會勢力與政府發生關係；(2) 反對第三國際的共產黨；(3) 反對狹義的國家主義者。他們的主張是：(1) 主張女子參政；(2) 徵收直接稅；(3) 主張發展

工商業而提倡八小時工作的制度；(4) 主張改組參議院。他們在現在的法國的議會中勢力之大，不亞於保羅凱賓的右派。人民對於他們的信用，亦尚不錯。這派的歷史亦很長，早前法國有所謂擁護人權會 (La 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便是左派的有力的先進者。人權會成立於一八九八年，唯一宗旨即在依據法國革命時代一七八九及一七九年所宣佈之人權的保障而使政治上「自由」(Liberté)、「平等」(Égalité) 及「正義」(Justice) 三大原則，得有充分發揮的可能。至今這派依然恪守繩墨，絲毫不加更變，所不同的，現在對於社會主義，比較以前格外重視而已。

(七) 共和社會黨 共和社會黨 (Le Parti Républicain et Socialiste) 也是左派的一個有力的團體。他的首領是班樂衛 (Paul Painlevé)。他組織這黨的目的，在乎聯絡左派各黨的勢力，俾可與右派或守舊派相抗衡。他在左派之中勢力不很強大，而能獨樹一幟，不受反對黨的攻擊。照這派的主張說來，有幾種事情是應該反對的：一是資本家的壟斷工商業；第二是政治家用狹義的國家觀念與鄰國——尤其是德國——互相仇視；第三是王黨的復辟或是迪克推多的產生。這派人注重人民信教與政治的真自由，注重鞏固國家的財政減少國家的軍備以為根本治國之道。他們的眼光比較遠大一點，他們的主張也是比較平和一些。可是此派在議會與內閣中雖佔一部分的勢力，社會上的一般人民向他們表示信仰，却不及右派遠甚。例如德法兩國雙

方稱怨互好一事，在共和社會黨看來，似乎是很應該做的事，但在一般民衆看來，却感大不相同，這便是一個小小的證明了。

(八) 社會黨 社會黨 (Socialist) 與共和社會黨性質不同，讀者或許易於明瞭。社會黨與急進社會黨性質又不相同，却頗不易加以了解。今試分別言之。「急進」二字在法文為“Radical”，本與保守 (Conservative) 一名詞相對而言。法國第三次共和政府成立時，本有保守派與急進派之分，及後急進派中又分出兩支派，一是共和黨，一屬急進社會黨。現在所謂右派，就是那時候的急進派中的共和黨。所謂左派，就是那時候及現在的急進社會黨。實則就「急進」二字的意義而言，純粹社會主義的社會黨——即本節所指示者——比較急進社會黨要急進的多。在一九二四年左派組織內閣時，急進社會黨假使得不到這個社會黨的贊助，恐怕未必能成功。所以就事實而論，社會黨在法國的政治生活中不啻早已有了他的立足地。至於現在左派的三舉一動更免不了要受社會黨的暗示與支配。有個英國政治家曾經說過：「左派好像是個四肢健全的動物，支配他行為的却一半是社會黨，這話便指此意而發。這黨的人材頗多，勢力亦大，例如勒那特 (Pierre Renaudel)、龐加爾 (Paul Boncour)、白倫 (Léon Blum) 都是能做文章，能以口才號召羣衆的人。一九二〇年的法國鐵路大罷工，便是這班人在 (Travail) 的，便是他們所組織，他們與共產黨的工作，不很相同，他們是

主張緩進的改造社會，主張國家須有永久的和平。他們對國際聯盟及限制軍備的事，都很表示同情。他們的學說上的根據，一季固亦得自馬克思，一半却得自十九世紀的法國的社會哲學。因此有許多地方，他們很不贊成共產黨的政策。要之，一個是根據第二國際組成的，一個是根據第三國際組織的，二者孰為和平，孰為激烈，便可不言而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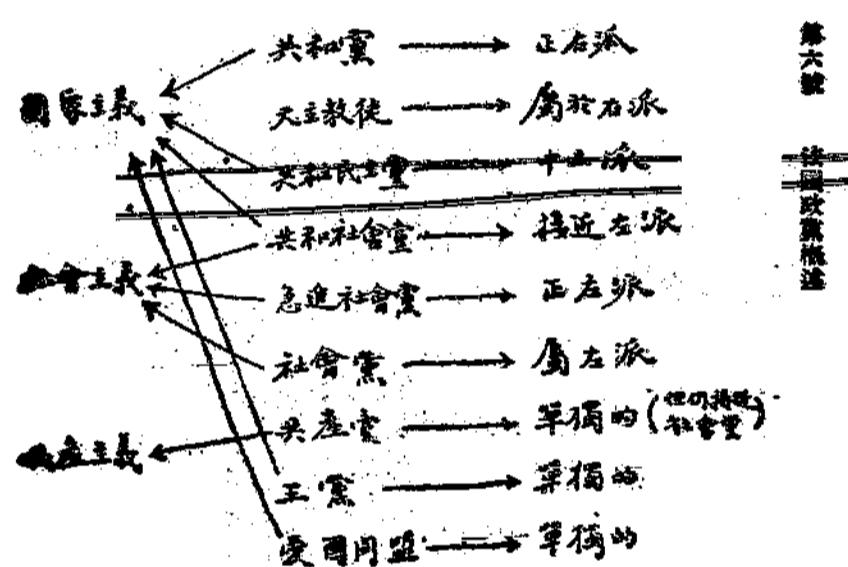
(九) 共產黨 共產黨 (Communist) 在法國比較是最幼稚的政治團體。他本來附屬於社會黨而不能多所活動，現在則完全受莫斯科共產黨總部的監督與指揮，因此勢力漸漸膨脹起來，不但不與社會黨相提攜，有時甚且要取反對的態度。巴黎很著名的人類報 (L'Humanité) 本為社會黨健將耶雷 (Jaurès) 所創辦，對於社會上很有信用。現在則屬於共產黨，成為該黨唯一的宣傳主義的機關了。共產黨在法國已取公開運動，政府不加取緝。如開會講演等事，已成為公開的秘密。人民對他視同常事，毫不為怪。自一九二四年在國會中佔得二十六席後，這黨的勢力已為反對黨所公認。因此在許多地方他們所發表的主張與文字，不能不負相當的責任，與往日專取譴罵的態度，似乎徹有不同。黨員中現在有三人都很負名望的：(一) 是加寧 (Marcel Cachin)，對於社會學說深有研究，主辦黨務，責任極大；(二) 是柯泰里 (Vaillant-Couturier)，係一少年作家；(三) 是倍兒頓 (André Berthoin)，係法國有名的律師。這三人在巴黎政界中都很活動。他們現在所取的政策，即一方面公開的向政治上攫取勢力，他方面則仍在工人人工界

努力宣傳。因為社會黨會有勞工總會的設立，他們也組織一個團體，叫做勞工聯合總會 (La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UE. ou la CGT)。以爲抵制。此外另有一政治團體叫做社會黨共產黨聯合會 (La Union Socialiste et Communiste)。其目的則在把社會黨聯在一起以擴充在野的勢力，主其事者爲拉封 (Ernest Lafond)，亦係很有幹才的人。

上面所述的九個政治團體，便是現在法國最大的政治勢力。我們要想明瞭現代法國的政局，似乎不能不先把各政黨的派別，加以相當的了解。因爲法國政黨，比較最繁，組織方面也比較最沒有系統，所以如此繁雜之原因已於上文申述過，現在要講者，就是他的缺點。依英國政治家的見解，法國政黨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完密的組織。除共和黨（即右派）及天主教派自有他的歷史上的系統外，其他如共和民主黨共和社會黨等團體，大都因幾個政治家的能力足以號召社會之故，遂組織成黨。黨員之多少不問，黨綱之是否完備亦置之不顧。所以每遇到倒閣的政潮將發生之時，這種政黨往往不能確定固有的主張，一面只得隨機應變以維持原有的勢力，一面則用盡各種方法強拉別的團體加入，以應付對方的計畫。例如共和社會黨忽而排斥社會主義，忽而反對國家主義，時而吸收社會黨員，時而聯絡共和黨員，主張既可隨時更變，政策亦可不必決定。這便可證明法國政黨內部組織之不堅固不完備，實遠遜英國之政黨。說得好些大都是以調和的精神周旋於各派之中，

以維持或促進法國政治的發展；說得透切一點，可說是騎牆派居多，只講暫時的如何攫取政權，却不注意於永久的政黨的組織，以期延長政治團體的生命。這種缺點，實則不但英國人看得清楚，即如法國少數政治家亦何嘗不見及乎此。不過法國的國家組織與他國不同，法國的政治歷史亦與他國不同，並且法國是講政治思想絕對自由的國家，要他像英國政黨一樣的整齊完備，有議會精神，有團體組織，這是一件很難做到的事。但據吾的觀察，法國的政黨却有一點精神令人不可及者，就是不論他是標出什麼主義採取什麼政策，却有一點共同的心理隱藏在政治家的頭腦之中，這一點共同的心理，就是愛國心。這不但揭示國家主義的政黨如青年同盟會，青年共和黨等具此心理，即如保守派之共和黨與極端左派之社會黨也皆有這種心理的共同表現。記得人類報有人做一篇文章曾經說：『我們是法蘭西的共產主義的信徒，我們要認清我們是法蘭西人……』這寥寥數語，真令人玩味無窮。我無以名之，只可名之曰『愛國心的自然的流露』。人類報的口吻尚且如此，其他更可想而知。這種愛國心能夠無形的支配政治團體的行動，未始不是法國民族很可驕人的一點。我所以認爲法國政黨有一點不能不使人佩服者，亦即在此。

末後，爲使讀者易於明瞭本文之意思起見，特將士述各政黨列表如左，以供參考：



華麗公司

本公司選辦寰球物
品推銷中華國貨搜
羅盡有價復從廉而
地點又處繁盛之區
交通利便夥友皆具
商業學識招待尤週
凡欲採辦貨物務請
駕臨本公司當能滿
意而返也

南京路海麗華公司啓

東方文(746)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ZEISS

總經理德理經理

啟謹部學光上
上海四川蘇州湖州角路

蔡司望遠鏡乃
遊獵時之良伴。
蔡司天文鏡乃
科學家之利器。
樣本等項函索即寄。



東方文(688)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頂上五國貨
梅蘭芳香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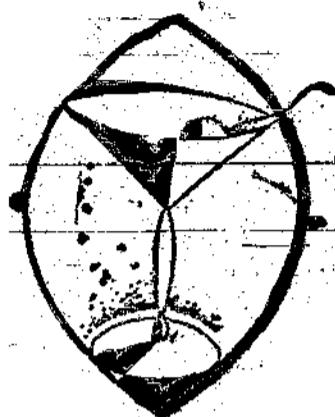
吸蘭芳烟如氣呵

市上香烟多孔目名
而蘭芳牌群衆特愛
歡迎者以品質美其製
也精法製



中南洋兄弟公司烟草

• 請由東方雜誌公司說明 •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日本大正十五年間經濟界變遷概觀

童蒙正

一 概說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內則經西南戰役，內亂平定，憲法頒布，國內臻於統一。外則經日清日俄之二大戰役，聲威赫赫，鳴雄於世界。明治在位四十五年而崩，繼之者為大正。在此初期時代，日本經濟猶未臻於鞏固之地位也。日俄戰後，雖呈一時之良好市況；但未久而物價下落，商品停滯，生產減少，一般消費萎縮。雖其後以桂內閣之外資輸入政策，而恢復一時之良好現象；但終沈於蕭條之市況。良以日俄戰爭一役，外債負擔額，著著增加，其時民間之外資輸入額，約達二十億之譜，僅利息付出，超至一億以上。且當時之外國貿易，又連年入超，如大正元年輸入六億一千九百萬元，輸出五億二千七百萬元，入超額達九千二百萬元之數。因而在正貨源源源流出，在大正元年末，國內正貨額減至一億三千六百萬元，翌年減至一億三千萬元，又翌年再減至一億二千八百萬元。此時日本

之財政經濟基礎，實有頻於不安之勢焉。

然而經此二年間之暗澹以後，世界大戰，實然爆發，日本亦捲入漩渦。在大戰之初，外國商品輸入杜絕，輸出商品起一時之紛亂。迨後聯合國因戰事需要之增進，與夫交戰國之輸出貿易減退區域，次第為日本商權所占有，於是國內工商業，農業，及海運業，頓形發達，成為空前絕後之良好現象。至大正七年，休戰條約訂立，日本狂熱之市民，無異冷水澆身，市況頓時為之大挫。然以交戰國尚忙於戰後復原事業，故日本雖受一時之頓挫，仍能繼續其工商業之繁榮。迨至大正九年三月以後，日本經濟界乃漸漸入於衰沈之地位；加以大正十二年秋，關東突起大震災，國富猛受損失，匯兌暴落，貿易逆調，遂更臻於悲慘之境地。且自歐戰以來，日本社會上亦開始新知識之運動，如勞動爭議之頻發，細作爭議之蔓延，失業者輩出，就業難生活難之事實，漸呈顯著，於是社會上漸感不安，而此問題亦遂為今日經濟討論之中心矣。

關日本在此十五年間之經濟界，正如一大循環。大正初年之蕭條景象，正如今日之悲況。然歷史非反復者也。今日日本經濟界之地位，較之大正初期時，其規模其內容，實有隔世之變化。明治時代，固為空前之大變化時期，而大正年間之變化，吾人實有感其不必即為絕後之變革時代也。茲將大正十五年間之經濟發達狀況，分為「財政」「金融」「貿易」及其他三項，而概論之如左：

二 財政

大正十五年間之財政，以數字列之，而覘其發達如左：（單位千元）

年 份	歲 入	歲 出	大正元年		大正十四年	
			皇室費	○・八%	○・八	一・二
大正元年決算	六八七、三九二	五九三、五九六	六四八、四二〇	○・八	一・二	
三年同	七三四、六四八	六四八、四二〇	五五五	一六・〇		
七年同	一、四七九、一一五	一、〇一七、〇三五	三九・五	二〇・七		
十年同	二、〇六五、六一	一、四八九、八五五	一六・七	一二・九		
十三年同	二、一二七、三九一	一、六二五、〇二四	一六・五	一四・六		
昭和元年預算	一、七三〇、〇五八	一、七三〇、〇五八	二・二	二・〇		
由上表觀之，大正元年度乃至三年度，其增加額尚不及一成，此可見其沈滯停頓中之狀態。但自歐洲大戰開始，至終戦年度之間，（即自大正三年至七年之間）其歲入遂有十成餘之增額，歲出亦有六成之增加。比年遞增，迄至大正十五年末（即昭和元年度），有十七億三千萬元。	一八	六・四				
遞信省	一三・三	二二・五				
農商務省	二・九（農工省）	三・四				
文部省						

夫財政之膨脹，從其本身言之，實無足喜；而在其能為各般行政之處理。一方減除無謂之費用，一方剏免苛稅，以休養民力。日本比年以來，人口，貿易，金融，產業，交通，販賣等，國民經濟力有顯著之增加，故其財政不僅歲出入總額上有極大之進步，而細考其內容，實更有發達進步之跡可覩焉。茲將大正元年度與十四年度分別各省所管之經費，以百分例而比較之，即可證斯言之不誤也。

增加也。

與助成金此項數額之增加，實為日人痛心之事。然而陸海軍費則有顯著之減少。包含產業助成費之商工農林省所管經費則有增加。又開發國民知識與經濟能力之文部省所管經費其增加額尤大。從此可見大正

年間日本已由軍國主義的國家而推移於平和的經濟國家矣。

抑有進者日本在此十五年間就稅制一項已行數次之改革與整理，其缺點固尚不少，而其趨向於社會政策，重視國民分配不公平之矯正，則實為可以注意之點。大正年間初次之稅制整理為大正三年由本內閣時代，其整理者為提高所得稅之免稅點，千圓以下之所得及勤勞所得，特別免除之。又繼承稅設免稅點，小財產者免除之。其第二次稅制整理為大正七年行之者為寺內內閣增徵所得稅，酒稅又提高免稅點，與免除之規定，更徵戰時利得稅，作為戰時成金專以為臨時軍事費上之用。第三次抗制整理，行於太正九年原內閣，更加徵所得稅酒稅稅率，而免稅點之提高與免除額之規定，更行寬大化，凡同居家族之老幼及殘廢者，皆得認為免除稅額之列。大正十一年又經加藤內閣之一次稅制整理，自此而後關於關稅改革與稅制大整理，皆為憲政會內閣下之事業矣。以上數次整理，欠徹底之點固不少，而其以禁過奢侈認社會政策之重要，則歷次之旨趣皆同也。

復次日本政府為企圖調節金融，以謀民間經濟之發達，關於種種設施，其成績之偉著，尤堪一述。如大正三年在歐戰開始時，財界之救濟輸出金融之援助。四年以降，屢次之米價調節，同年及大正九年同十五年

之生絲救濟，戰時中之海上保險補助。大正九年恐慌時之財界救濟，大正十二年震災後之震災票補償及火災保險支付助成金等等不勝枚舉。

然而在此時期內日本國債之增加，與夫財政之膨脹，亦有同樣之顯著。在大正元年之債額為二十五億二千四百萬元，至大正十五年，則有加倍之為五十一億六千九百萬元以上。日人以如此放任，恐釀成國債亡國之端，乃於從來之減債基金逐次收入之外，此次又以國庫剩餘金流用於減債基金，樹此偉大政策，亦可在謂大正時代之一大事業也。

總之大正十五年間之財政史，在其初為國步極不安之時代，由歐洲大戰而得救為良好之市況。然此市況不幸復流於放漫，其結果財界發生反動，而再陷於苦境，此可謂大正時代告其最後之一段落也。

三 金融

日本金融界，在大正初年，亦為極不利之時期。自元年至三年，金融趨於硬調，日銀公定比例，在元年一月為一分五厘，至二月十日即提高至十一月為一分八厘以上。大正三年七月，達至二分。三年五月，大隈內閣雖聲明以非募債主義，不壓迫財政金融，實則當時日本民間之財政經

濟已極窮窘，政府即欲募借，其如民間之無金可借何？

然自歐洲開戰以來，日本外國貿易，聲起空前極大之繁盛，輸出超過，貿易外之其他收入額，亦大為增加，於是遂有巨額之正貨流入。大正元

年內地所存正貨為一億三千六百萬元，大正五年則增至二億二千七百萬元，六年更增至四億六千一百萬元以上，資金遂以潤澤，日銀公定比例連續三次減低，六年三月低落至一分四厘，市場利率亦隨之而低下，金融遂顯著之緩慢。

蓋自歐戰開始而後，英國事實上即禁止金之輸出，美國亦於大正六年九月，禁止正貨輸出海外，日本於是亦從而禁止之。但此次戰爭，實為日本擴張輸出貿易之絕好機會，故其政府為欲避免國際貸借清算上之不圖滑，見極力援助日銀及市中銀行，使之金融活潑，得以大膽的貸出匯兌資本。在大正四年上期末，僅有六百一十萬圓之殘額，至七年下期末，則增至四億四千四百萬元。又日銀不僅單為兌匯之資本，且購賣匯兌銀行手中所持之外國債權，充為兌換準備，以潤澤內地資金。一方市中銀行，亦將準備金運用（註一）放出於匯兌銀行，於是金融遂有非常之趨勢。此亦為種種特殊銀行發生破綻之一大原因也。在此時日本準備金市場運用非常發達，乘此時機，各特殊銀行以及一般普通銀行，陸續均向海外增設支店，於是同以限於東方一孤島之金融市場，遂乘此再逐於世界之金融市場矣。

日本因出超而得巨額之正貨流入，致成空前良好之市況，已如上述。而在國內，則物價繼續騰貴，增資計畫新企業計畫，續出不窮，股票價格昂貴，投機熱潮漫於全國。詎知盛極必衰，大正七年歐戰停止，日銀即於同年秋作四次連續之警告，提高利率，大正八年十一月高至二分二厘。

然而財界之狂熱，猶繼續四個月至大正九年三月，股票市場乃大暴落，各大商店破綻續出，遂陷於恐慌之狀態。幸此際東西銀行組織國際信用銀行團，（註二）決定貸出救濟資金，而政府又以現金償還國債，日銀資金之融通，乃得過此難關焉。

自此而後，日本財界遂入於整理時期，不意其進行途中，於十二年秋突遭關東大震災，卒以支拂猶豫令（註三）之實施，及震災補償金之公布，得救財界於危難。又震災後復興材料輸入價格之暴落，亦使日本得意外之急速恢復也。

然日本欲得完全之恢復，此時尚非易易。溯自九年恐慌以來，雖得漸次整理之進步，但貿易連年入超，金融終欠圓滑，尚不能脫離警戒之氣勢。日銀公定比例，十四年四月，低至二分，最近十月更低至一分八厘，信托存款金之利率，亦見低下。在表面上觀之，金融似趨於緩慢，然其中實有不少之變態性質存在焉。日本政府最近運用低利政策，亦未始不使市況轉佳之一原因也。

其次日本金融界，在大正年間有顯著之現象者，為銀行之集中。在大正九年恐慌之際，銀行發生破綻者僅有一行；但在大正十一年秋，則因銀行破綻而引起全國之恐慌者，計大小達二十八行。於是銀行制度之缺陷，遂為朝野上下所注目。在政府方面則銳意獎勵銀行之合併，最近銀行集中之趨勢甚為促進。在大正元年，銀行數有二千一百五十一行，至十四年六月，則減少至一千七百五十五行，然其實力則在此十五年

之進步，尤足驚人也。茲以數字證明之如左（單位千圓）

大正元年 大正十四年

	大正元年	大正十四年
全國銀行收入資本	五五七、四八七	三、〇七六、五六五
同 公積金	一九九、五七九	一、九九五、三五六
同 存款額	二、〇二五、四九三	一一、一四六、八五一
同 放款額	二、五九四、五四五	一二、九〇四、一〇七
茲更分別若干金融統計數字，而比較之如左（單位千圓）		
國內正貨額 (在外正貨在內)	大正元年 三五二、〇〇〇	大正十四年 一、四一三、〇〇〇
兌換券發行額	四四八、九二一	一、六三一、七八三
郵政貯金額	一九七、二九二	一、二三六、五九三
票據交換額	九、七一二、六六四	八三、一二、四九九
物價指數	一〇〇	一九五
復次，在大正末期，與銀行集中有同樣之顯著者，為金融機關之分化。		
日本自大正十二年一月信託法及信託業法實施以來，信託公司大為		
物與銀行成為相對立之勢。其他如短期商業金融機關，則有普通銀		
行，準備金運用市場，貼現市場等之發達。而在長期企業金融機關，則有		
國際信用銀行團與證券公司等等。總之，無論何種金融機關，皆漸傾向		
於分化之勢。而此種傾向與銀行集中實能速增其資力，此實大正年間，		
日本金融界發達之一特徵也。		

大正年間，日本經濟界大為發達，因而國內生產分配關係上亦起極大之變化。其最顯著者，則外國貿易擴異之發達是也。茲就統計表所載，抄錄大正十五年間之貿易額，以觀其發達之趨勢。（單位千圓）

四 貿易及其他

十五年 二〇二一〇月 二三七二六三五

三五、五四

由上表觀之，可知日本在大正元年至三年間之貿易，尚為不振，乃自歐洲開戰而後，頓轉為出超，此亦即日人所謂「黃金時代」是也。但自大戰而後，日本外國貿易，又復臻於戰前之狀態，轉為入超，就在大正十二年大震災之際，不但匯兌暴落，又以復興材料之輸入，遂達五億三千四百餘萬元之入超。十三年更增至六億四千六百餘萬元。戰時中之所

得者，此際殆已全部吐出矣。

且也，日本因此關係，對外匯兌上，亦發生極大之波瀾。當在歐洲戰事中，日本因出超及對外貿易之收入大為增加，又以列國禁止金之輸出，匯兌竟超過平價，在大正七年十二月對美匯價達至五十二弗八分一之記錄。後因大正九年之反動，及入超之轉換，低落至四十八弗，十年及十一年徘徊於四十七弗半與四十八弗半之間，十二年以政府之建值維持政策，漸漸得維持四十九弗之狀態。後以震災而暴落，至大正十三年九月，竟低至三十八弗之最低價。

然而匯兌崩落，乃對外貿易上之好現象也。一方阻止輸入，一方則促進輸出。大正十四年度入超額激減至二億六千七百萬元，於是因貿易之恢復，又引起事業之投資，遂使匯兌復呈於激漲。大正十五年中，幾近恢復於平價。然匯兌恢復，貿易又起不利，十五年度前半年中，多為入超，輸出入均見有減少之勢。但在政府方面，則以匯兌既近恢復於平價，則倣各國之例，將實行金輸出解禁之準備，使匯兌臻於安定。此亦為大正

年間閉幕前，經濟界準備成功之點也。

抑更有進者：日本對外貿易，不僅如上所述之「量」的增加，而在「質」的方面，在大正十五年間，其進步尤足驚異。如在大正元年精製品輸出額，占輸出總額十之三成，原料及半製品為六成；而在大正十五年，則精製品占四成四分。原料品及半製品減為四成八。再就輸入品方面言之，在大正元年，精製品輸入額占輸入總額十之一成九，原料及半製品則占六成一；而在大正十五年，則精製品輸入減為一成一，原料品及半製品則增至七成二。兩相對照，即可知日本原料及半製品輸入與精製品輸出增加，漸進於工業國之地位。更自食糧方面觀之，亦由一成一分增至一成五分，從可見日本已在製造工業技術上為立國之道程矣。

日本貿易輸出中，占巨額者，仍為生絲與綿紗布。此項綿業，在大正年間，實有驚異之發達。紡績噸數，由大正元年之二百十八萬，增至五百三十三萬。紡績公司收入資本金，由七千二百萬元，增至三億六千萬圓。綿紗布輸出由元年之九千六百萬元至十四年激增至五億五千六百萬元。棉花輸入額，亦由二億元增至九億二千三百萬元。而其輸出製品中，如綿紗則細紗漸漸比較的增加，綿布中則由粗布推移細布，無花布漸漸改為有花布。且此等貨物不僅在內地製造，販銷於國外，更進而在中國設廠經營，最近更復試行於印度矣。從可知日本經濟界在實質上實有驚異之發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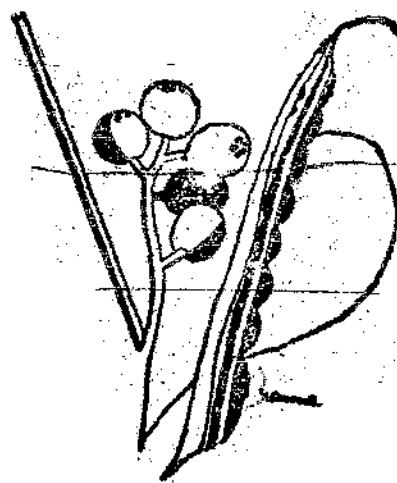
(註二)「準備金運用」係譯義之名，譯音為「可烏替」。此項準備金運用，在日本與金融之關係，如同我一心即銀行在經濟界安定之時，將準備金的量貸出，以活潑金融之謂。其貸出方法有種種：有以半日收回者；有以翌日收回者；有以貸出次日以後，在一日前之預告而收回者；有以一星期間，在兩日之預告，而收回者；有以一月後，一定之期間而收回者；有以一月以後，以滿日之預告而收回者；有以三十日至六十日之長期者，種種。

(註三)支付猶預令之頒布，即因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大震災之影響，臺灣上不安之區域，依勅令之指定，關於金錢債務，得可延期交付，及票據等之權利保存期間，得可延長是也。

(註四)「國際信用銀行團」亦係譯義之名，譯音為「新基羅烏托」，即有價證券，如國債、新債之募集，由該團代為發行或商討屬事務。又知對於中國放款亦由該團承辦。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以三月上半月份收到者為限)

現代評論五卷二十六至二十七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上海農業大學第一系	上海貢物路西門路永春里七十九號孫師毅
北新二四至二五期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上海卡德路八十三號	上海農業大學第一系
清華週刊二七卷一至二號	北京清華學校	北京農業大學	上海農業大學第一系
新教育評論三卷九至一二期	北京西四羊市大街五十二號	奉天淺岡町三之二實驗治療社華天文社	上海農業大學第一系
青年友七卷三期	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六樓	北京西單新皮庫胡同七號張宅轉	上海農業大學第一系
真理與生命二卷二至三期	北京米市青年會一零四號	上海紫來街三十六號	上海農業大學第一系
甲寅週刊一卷四二至四三期	天津日界吉野街八號	廣州花塔街大榕寺內國畫研究會	上海農業大學第一系
語絲二十八至二二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上海農業大學第一系
幻洲一卷九期	上海寶山路三德里B字一二二號幻社	北京宣內安福胡同七十七號	上海農業大學第一系
弘毅二卷一期合刊	北京清華學校弘毅學會	上海寶山路三德里聯泰書局	上海農業大學第一系
孤軍週報一一〇一期合刊	北京法政大學第一院	廈門大學	上海農業大學第一系
新女性二卷三號	上海寶山路開明書店	上海中華書局	上海農業大學第一系



中國財政紊亂之原因

趙文鏡

緒言

國家猶機器也。機器無動力，則無由發動而行其功用。國家財政支綱，則政治運用不靈而危亡可待。中國之紊亂，其初固多由於政治之不良。然至今日，即欲改造政治，每以財政之困難，無從着手，而政治愈陷於危境，同時財政之辦理，亦益形艱窘。故嗣後中國之當局者，其焦點必聚於財政，可斷言也。

欲知中國今日財政紊亂之原因，非詳細解剖現行之制度，不爲功。但苟概括言之，可分爲經濟上政治上之二大原因。

一 經濟上之原因

中西之區別甚多，苟自經濟方面而觀之，則中國爲農業國，歐美爲工業國是已。由此不同之一點，引起以下種種之不同，而影響於財政者，遂

甚大。

1. 國民財力之不同 近世政府之財源，多出自租稅，而租稅之多少，每視國民之財力何如以爲衡。未有國民富而政府不富，亦未有國民貧而政府能獨富者。是以西洋國家，以培植國民之財力，爲理財最要之原則。顧其原理，我昔賢早已確鑿言之。

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徵乎！（十而稅謂之徵。）曰：二（十二而稅）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徵也？對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中西學理，固皆以培植國民之財力爲要務，而中西國民之財力則大不相同。歐美以工業立國，中國以農業立國。農業以自然爲主，勞力資本爲從。工業以資本勞力爲主，自然爲從。以自然爲主者，豐年僅足以糊口，凶年恐不免爲餓莩。欲求有積蓄，不其難乎？以資本勞力爲主者，每日每時，生產之量，皆有預算。變原料爲製造品，所獲之利甚厚。國民之財力不

同，而付稅之能力，自隨之而異。

論語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孟子孟子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兒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古聖昔賢，以「節用」「薄稅斂」為治國之金科玉律。後世君主，罔敢或違。苟或違之，小則亡身，大則滅國。誠以農民之財力薄弱，不能負擔重稅也。反之，工業不特為資本家之根據地，而一般人民之財富，亦為之增進。故近世工業國租稅種類之多，與夫稅率之高，幾出乎吾人意料之外。然彼不以為苛，而視為固然者，則以工業國經營之事業繁，範圍廣，所需要之費用大也。但彼所需要的費用，隨人民財力之程度，逐漸增加。而吾人之費用，則多出於模倣，以西洋國家之所有者，亦不可不有。以四千年農業國之人，一旦欲負擔工業國之費用，能乎不能？此財政紊亂之一原因也。

2. 經濟組織之不同 中國國民每人之財力，固不能與工業國之人民相比較。但全國之財富，除固定資本與夫未開闢之物產外，流動之金銀，當不在少數。苟以之流通於市面，未始不可為國家生產事業之用。但農業國之人民，往往埋藏金銀於地下（Hoarding），或以之為裝飾品。有金銀而不流通於市面，則雖有若無。此銀行之制度，所以不起於農業國也。

銀行之制度，與一國財富之增加，有極大之關係。夫一國之財富金銀，固僅為一部分，但為一極重要之部分，殆無容疑。金銀之多少，不僅以數量計，而流通之速度（Rapidity of circulation）亦甚重要。例如金銀之埋藏於地下，與地下之鑛無異，直等於無，以其不流通故也。假設甲國所有之金銀，與乙國同，然苟流通之速度倍於乙國，則不啻所有金銀之數倍於乙國，以其效用等於甲國之倍數也。餘以類推。銀行之功能，一方面自私人吸收資本（存款），他方面以資本供給於市場（借款），其能獲利與否，不在乎資本之浩大，而在乎營業之多少。且所作之營業以短期借款為最能獲利，是以增加貨幣流通之速度，為銀行獨一無二之職務。

中國地大物博，雖為農業國，但即就已開闢之財富而言，必有可觀。然零星分散不聚於一處，而銀行不發達，以銀行不發達，而最初之賠款，不能募集於本國之市場。借自外國，條件苛刻，財政之自主權為之喪失。培植實業之資本，不能募集於本國之市場，借自外國，條件苛刻，國家之權利，為之喪失。此銀行之不發達，又財政所以紊亂之一原因也。

以經濟組織之不同，而農業國與工業國之人民，又發生一異點：即私人民利害之關係，與國家觀念不同是已。

中國農民數千年之生活，與夫人民對政府之思想，可由以下之事實推定之。

堯治天下五十載，遊於康衢，有老人擊壤而歌於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壤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繙讀此歌，可見人民之視政府，何等淡漠。出作入息，終日勞動，無暇謀公益，鑿耕食，自食其力，老死可不往來。此國家思想之所以缺乏，即營運動之所由絕無也。

反之，工業國以交通之便利，鐵路輪船電報電話之傳達迅速，消息靈便，痛癢相關，牽一髮而全身爲動。一民族爲一經濟之單位（Economic unit），個人之生活，與國家之行動，有密切之利害。海陸軍所以保護國際上之權利，警察司法所以維持財產生命之安全，教育所以謀科學之發達，生產力之增加，故國民對於國家之費用，直目爲自己謀幸福，雖重稅亦絕不以爲苛。苟政府而不勝任，則不憚煩而與之「算賬」，或竟爲之重組。蓋國家猶一公司，辦理公司與監督公司，不得不以「營業」之方法出之也。

二 政治上之原因

國人無「營業」之智識，政府之費用，與彼之利害若何，毫不聞問。其來源當若何，亦不爲之設法。一任其「借債過日」。至於借債之抵押品若何，用途若何，又不爲之監督。世界國家中，未聞有能以借債過日者。借債過日，此財政所以紊亂之又一原因也。自工業發達而生活程度日高，謀生不易。但工業國之人民，同時以財富之增進，尚不足爲患。中國人自與工業國接觸後，所用之工業品日多，但以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內地之工業，無由發達。以農業國人民之收入，須應付工業國人民之支出。朝野上下，以生活程度之逼迫，而道德日趨於墮落，此可爲世道人心憂，亦可爲國家前途患者也。

近來學校所培植之人才，以工業之不發達者，皆羣趨於仕途。政府所借之債，所賣之官產，至少其一部分，用以供給若輩之揮霍。然彼以爲是薪俸也，爲國家官吏所應得，可告無罪於國人，而不能自證爲無罪者，則握實權之官吏，濫發公債，盜賣官產，斷送權利，通同舞弊。國家愈亂，而彼益可上下其手。國家愈窮，正爲彼發財之機會。此種高等游民，以無正營之職業，而虛糜國帑，吞沒公款，不得不歸咎於工業之不發達。但銀行家亦以工業之不發達，而其資本不能謀正當之經營，反不若借款於政府，可立「回扣」「匯水」「匯兌」「貼現」等種種名目，而又擅高利率，利用抵押品，以逞其盤剥之技能。上下交征利，此財政之所以紊亂之又一原因也。

以上所述之事實，固足使財政之紊亂，然爲經濟上之原因，較之政治上之原因，猶不甚重要。試觀東鄰日本，明治維新以前，亦爲農業國，賴以政治之改良，而財政不至於紊亂。苟中國早能建設鞏固之政府，則上所述財政紊亂之分子，或不至發生。即發生矣，而其效力或可以減少。故中國財政紊亂，由於經濟上之原因者比較的尚不足爲大患，而由於政治上之原因者，殆有甚焉。試分述政治上之原因如左。

(一)歐美爲立憲國而中國尚非爲立憲國也。中國名雖共和，至今已十六年，而尚無憲法。立憲國與非立憲國不同之點甚多，而其最重要者，

則人民或國民之代表，有無監督財政之權是已。我國古代人民，雖無監督財政之權；然古昔賢君之於國用，亦自有法度之可言。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其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度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是我國以量入爲出爲財政之原則也。但近世國家則以量出爲入爲財政之原則。先預計政府一年之費用若干，而後籌畫應付之政策。二者適趨極端，宜乎此是必彼非矣，而孰知有不然者。

(1) 我國素爲農業國，倚賴天然以爲生活，苟不量入爲出，積蓄於五年，則或遇旱涼，或遭干戈，借貸無方，國用將無所出。反之工業國銀行發達，一旦有事，租稅之所入，不足供給需要，或發公債，或發紙幣，巨大之款項，不難募集。此經濟之情形不同，而財政制度亦因之不同也。

(2) 我國素爲專制國，人民無監督財政之權。苟不量入爲出，則將違反「節用」「薄稅斂」之天經地義，而百姓恐負擔不堪。反之立憲國之預算，必須爲國會所通過。政府之收入，爲全國謀利益，取之於民者，仍用之於民。自無「苛政猛於虎」之怨言。此政治之情形不同，而財政制度，亦因之而不同也。

雖然，人民監督財政之權，較銀行制度之發達，更形重要。蓋政府之支出，苟無人監督，則量出爲入之禍，不知伊於胡底。證以中國之現狀，即顯然矣。

中國在舊式政治之下，一切掌財政之官吏，對於皇帝而負責任。皇帝須守「節用」「薄稅斂」之習慣，否則革命起而遷亡朝之禍。自辛亥後，雖名爲共和，而尚不及專制。蓋向者爲一人之專制，而今則爲多頭之專制。

一人之專制，猶有秩序之可言，多頭之專制，則紊亂而不堪言矣。

雖有數次國會之召集，而無監督財政之實權；雖有所謂「內閣制」，而內閣並不共同負財政之責任；雖有民二民三民五民八之預算，而仍不實行；雖有審計院而等於虛設之機關。財政總長，名義上掌全國之度支，而對任何人不負責任；借款也，發公債也，訂條約也，以一人之意志，即可成爲事實；且其中內容，不必宣布而無人過問，即過問亦不發生效力。至於部內之用人，部員之調動，薪俸之增減，視爲總長固有與特別之權利，而非他人可能過問，則尤不待論矣。

雖然財政總長，不對人負責，而人亦不對之負責。其在英國，財政總長（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不特對附屬之徵收機關，有管理之權，即對同級之各部，於經費之預算與支出，亦有監督之權。蓋政府各部，無自己之收入，即有收入，亦歸入於國庫，故所需之經費，不得不取自財政部。財政部既負支付之義務，自不能不有監督之權。不然，經費過多，恐失支付之能力矣。

若夫中國之財政部則何如乎？黜陟之權，僅限於本部，外省外部之進款，不解至本部，外省與中央宣告財政獨立，即中央之各部，亦宣告財政獨立。但宣告獨立矣，而索款之電，仍紛至沓來，索款之人，四限爲穿收入，甚微，而欲應付無限之支出，不得不不出於借款。借款之抵押品易窮，恐不得不宣告破產。此憲法不立，權限不明，財政所以紊亂之一大原因也。

(三)中國之財政有戰爭財政之性質也。立憲國每年之支出收入，既先有預算，而預算又極準確。英國之預算，尤足爲立憲國之模範。每年終核計，較預算超過或不足者，往往不甚大。據 Bastable 之考查，英國自一八八九年四月一日至一八九二年三月三十日之三年間，政府實在之用費，與預算相較，於二六四〇〇〇〇〇〇金鎊之總數中，相差不過一三七〇〇金鎊。實言之，每一百金鎊，相差僅一先令強而已。其所以然者，雖由於財政部計算之精密，但實由於國家太平無事，所收入者當爲幾何，所支出者當爲幾何，得以通常之經驗而測定之也。苟有戰爭，則支出之費用，隨前敵之形勢，時時變遷，且以交通斷絕，工商業停止，稅收之數，自出乎意料之外，不特預算之根據，無從確定，而財政且由之而大紊亂。觀夫歐洲各國大戰以前，財政井井有序，至一雖歸於和平，而恢復爲難，是爲最顯明之例。

我國近年以來，內訌迭起，固大受戰事之影響，而不知受戰爭之影響者，爲時已久。自道光二十一年鴉片戰爭（一八四〇）——一八四三年起，迄於今日，其中除短時間可稱和平外，其餘幾皆干戈紛擾，無有寧日。

蓋清自嘉慶、道光已萌，至道光而愈衰。鴉片之役，自軍興至於南京條約，將及三年，賠款二一〇〇〇〇〇元，財源益涸，叛亂之徒，得以乘閒而起。

洪楊之亂（一八五〇——一八六四），前後經十五年之久，雖終平定，而精疲力竭矣。且其間又有英法聯軍之入寇（一八五六——一八六〇），賠款共一千六百萬兩。洪楊未平而捻匪（一八五三——一八六八）肆虐。捻匪始平而又須克定回亂（一八六二——一八七三），回亂定而又與新疆有事（一八七三——一八七七）。

左宗棠之征新疆也，重費浩繁，以窮乏之餘，何能負此重擔，而外債由之而興矣。同治六年，特派道員胡光墉赴上海，向英商借款二百萬兩，由各省分債半額，其餘一百萬，以海關票稅作抵，爲征討伊犁之軍資。光緒三年，自匯豐銀行借款五百萬兩，以溫州廣東上海漢口之海關稅爲擔保，爲伊犁軍事費。翌年，更自德意志亞細亞銀行借洋二百二十五萬元，其次年再自匯豐銀行借款一千六百十五萬元爲補助，邊疆征討用。

且同時與外國齟齬，而財政上又大受損失。同治十三年（一八七三），臺灣之役，向外商借銀二百萬兩，以海關稅票爲擔保。光緒七年（一八八一），伊犁條約成，以俄金九百萬盧布，償價伊犁占領費，及俄人一切之損害。光緒十三年，募五百萬馬克之公債於柏林市場，以補中法戰爭（一八八四——一八八五）所受之瘡痍。

但自光緒十一年以至中日戰爭，力圖挽救，元氣恢復，十年之間，平均

歲入約為八千三百萬兩，歲出約為七千七百萬兩，每年可多六百萬兩，以前所借之外債一一還清，所餘者惟柏林公債五百萬馬克而已。

然至甲午之役（一八九四—一八九五）而情形為之大變。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四），自匯豐銀行借上海規銀一〇、九〇〇、〇〇〇兩（匯豐銀借款）。翌年復自匯豐銀行借金三〇〇〇、〇〇〇鎊（匯豐金借款），自麥加利銀行借金一〇〇〇、〇〇〇鎊（克薩洋款）又向瑞記洋行借金一〇〇〇、〇〇〇鎊（瑞記洋款）。此四借款，合計六、六三五、〇九〇金鎊，皆用於軍費，及馬關條約告成（光緒二十一年即一八九五年），賠款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銀兩，無力支付，乃自俄法借款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分二次，一為英德借款，為數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成立於一八九六年；其一為續英德借款，成立於一八九八年，為數相同。以爲付賠款及補助中央政府與濱海等巡洋艦六隻之用。是以中日戰爭，使中國財政史上為別一時代。戰時及戰後所借之外債，至五四四五〇〇之多，即此一端，已足挫國運而有餘。况拳匪之役，（光緒二十六年，即一九〇〇年），又增加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銀兩之負擔乎？

雖自辛丑至於辛亥，十年之間，干戈不動，可稱和平。然因庚子賠款每年之償還額，約需一千八百八十三萬兩，與舊債合計，每年須還四千萬兩以上，雖無戰爭，而大受戰爭之影響矣。

至於民國，雖無對外之戰爭，而內訌迭起不已。以革命戰爭之結果，而袁世凱欲謀整理，所借之大小外債，共計至四千五百萬餘鎊之多。然袁

世凱在時，中央之威信，猶足以號令各省，各省解款，莫不如期送到，歲入歲出，幾能相抵。迨袁世凱死而各省幾皆宣告獨立，督軍欲擴張其勢力，日日加添軍隊，於是經費大增。省政府之收入，不足以供給，而又截留中央政府之鹽稅，與鐵路之進款，以爲挹注。最近督軍與督軍，又互相勾合，或欲排斥異黨，或欲侵佔地盤，或欲把持北京，時起戰爭，一贏得勢，往往壟斷中央政府之財源，以培養軍事上之實力。嗟夫，民脂民膏，銷耗於權林彈雨之中者，無所底止，此財政紊亂之最大原因也。

(iii) 外人之管理財政 美國各省憲法有最普通之一條文曰：「國家萬不得允許或結條約，以征稅之權讓之他人，或被停止。」(The power of taxation shall never be surrendered or suspended by any grant or contract to which the state shall be a party) 國家之主權不一而征稅之權，為國家最重要主權之一。英美國民，以此權當農之國會，不肯授之於行政機關，況肯讓之於外人乎？蓋征稅之權，苟為行政機關所操，暴君污吏，得以肆行凶虐，而不能抵抗。若操之於外人，則更足以制吾人之死命矣。

此為最淺近之理，而吾國政府昧然不知。以鴉片戰爭之結果，而海關之進口稅，訂定值百抽五，出口稅不得過值百抽五。以中日戰爭，同英借款以償賠款之結果，中政府擔保，苟英國與中國之貿易，多於其他任何

之條約國，則總稅務司必為英人。以善後借款之結果，而釐稅在外人管理之下。關鹽二稅，為國家最重要之財源，而為外人所管理，則政府失其為政府矣。

且也關稅釐稅之收入，作為外債之抵押品，其能有餘而作為政費者幾何？確數當有若干，政府既無從知之，即知之而欲應急需，又非得總稅務司或洋會辦之獻心，則不能亦迫不及待，乃寅吃卯糧，或先發公債，或自銀行借款，貪官與市僧，由是狼狽為奸，除去回扣折扣重利之後，能為政府所用者無幾。政府得之之後，頓時分配淨盡，雖亦由於中國人之不愛國，未始非由於外人管理財政之所致也。此尤財政紊亂之一大原因也。

由中國財政之情形而知 Henry C. Adams 所謂財政之三大原則者，乃愈形眞確。茲列述三大原則，以與中國財政之情形相對照如左。
 (1) 國家之遺產不可有所遺失。個人之壽命有限，而國家之壽命，則視為世世繼續，而無窮。個人之所為，有往往不能顧及其身後者。例如一人毫無子女親戚之負擔，或將其所有之財產，變賣為現金，交付於人壽保險公司。終其身，每年得年金 (Life-annuity) 若干以度日，亦不得為失策。但治國之財政案，則必視國家有永久之生存，不能變賣國家之遺產，作為數年之用，或任意處置國家之財產，置後世之利益於不顧。
 宪法原則之一曰，每一任之議會，自前任議會所接受之種種權利 (Rights) 權力 (Power) 與管理權 (Jurisdiction)，須交知之於後任。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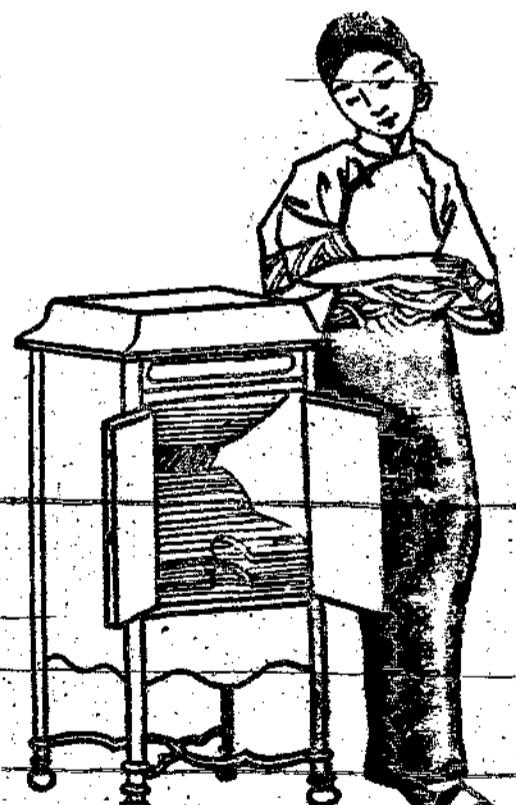
每一任之執政者，必使供給國家需要之財源，其範圍至少與前任相等。我國政府，適與此財政之原則相反。滿清與西洋國家，結不平等之條約，其結果也。(1) 國庫不能得充分之收入，(2) 工商業不能發達，降至民國，不足以善其後，於是只有出於借債之一途，不惜以重利與極好之抵押品，送於債權者。數年後之財源，預先提用，財政為能而不素備。

(2) 財政之監督必不可少。政府既有專賣 (Monopoly) 之權，又有強迫人民納稅或負擔公債之權，又有印發紙幣之權，不可不有政治之監督，以防其為虐。中國舊有之監督，完全出於習慣，所謂輕稅是也。為若者苟遠此習慣，則大亂隨之，絲毫不爽。

民國成立後，此習慣之效用已失。執政者或濫發紙幣，或濫發公債，或擅自借款，為所欲為，無人鈐制，用所欲用，無人查賬，財政為得而不素備。

(3) 財政之制度，欲行之而成功，必須遵從當時流行之政治思想，與本國之政治組織不違反。吾國之專制政體，行之數千年，而一旦改為共和政體，既採用共和政體，必人民有監督財政之權，然後有共和之人。而今不然，財政焉得而不紊亂。近世國家之財政，實根據於工商業之發達而來。中國無工商業國之生產力，而事事模倣工商業國之消費財政，焉得而不紊亂。近世國家之財政，其有賴乎關稅之調劑者，諒非淺鮮。中國關稅不自主，財政無伸縮力，財政焉得而不紊亂。近世之財政，量出為入，以國民有監督之權，故不足為害。今中國國民既無監督財政之權，當還照舊思想量入為出，以圖節省經費，今則不然，財政焉得而不紊亂。

有高亭唱片



雖足不出戶能聽古今中外之音樂不論何時何地皆足以極聽覺之娛

高亭唱片發音清晰響亮
定價低廉各處均有出售

上海江西路五十八號高亭華行啓

商標



獅頭

麥精魚肝油

中國自製補品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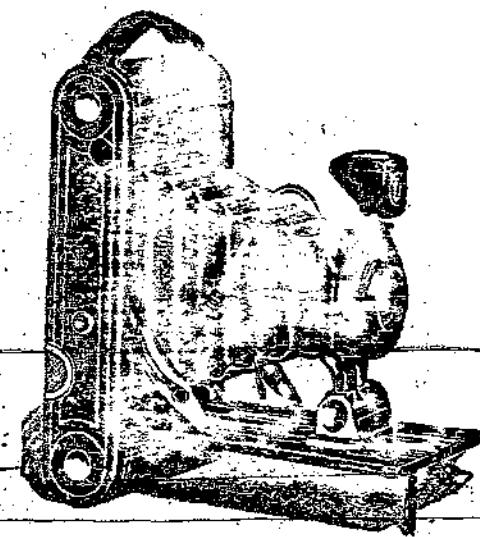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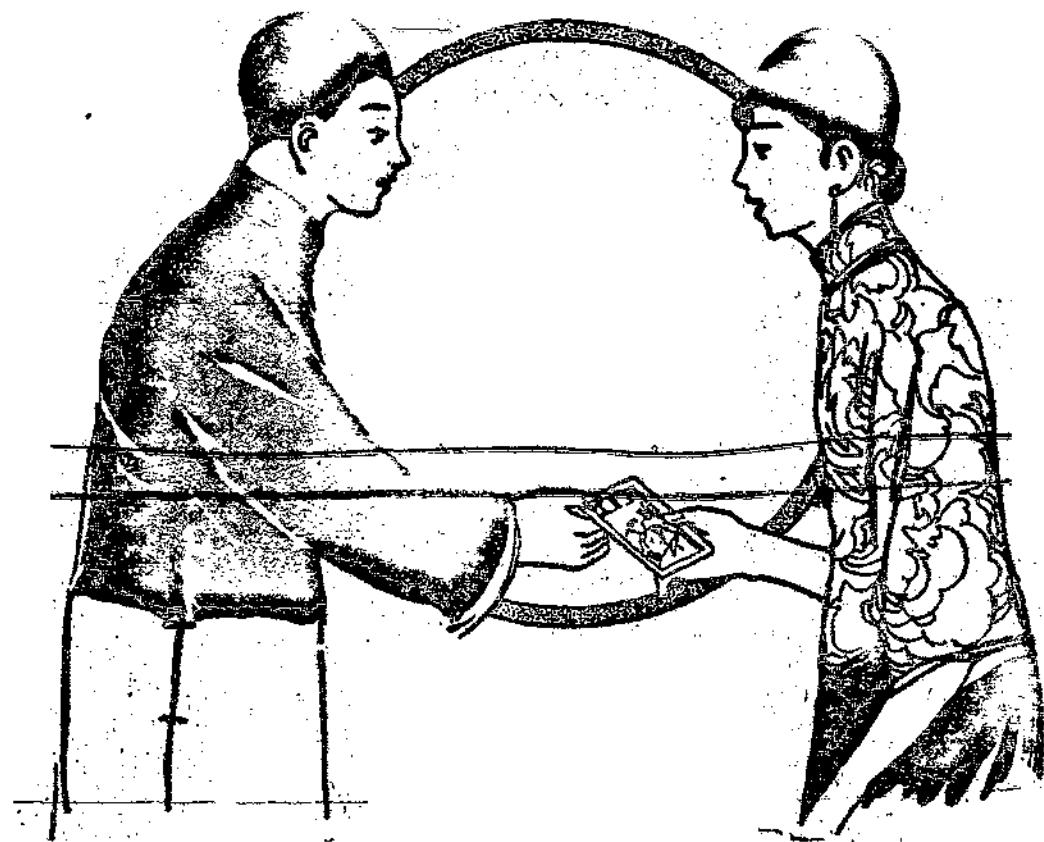
潤肺止咳 滋養固本
治癆療虛 培元固本

各處藥房均有出售 價目每罐一元 每打十元

號四三一A路川四海上製

江逢治醫學公司發行

"Kodak"



以小影贈朋友情
達軟初達鏡箱及柯
逼真尤能博受者
之歡迎

上圖爲小號

一A號柯達

自寫鏡箱輕巧便利對光
容易鏡頭精良製造堅固

美商柯達公司

上海江西路六十四號

(五一七)

KODAK



現代史料

列強駐華海軍之現勢 育幹

近數月來，中國民族運動，勢力日見進展，因之列強派遣來華示威之海軍亦日益增加。據專家之計算，現在駐華各國海軍軍力之大，為從來所未有。中國領水以內，隨處可見外艦隨意遊弋，耀武揚威；在實際上，中國已不啻受制於列強武力之下。茲經調查結果，中國領水之外，國海軍所有軍艦，已達一百七十餘艘，綜合而成一大艦隊。此艦隊為海軍司令八人所指揮，內有英人三、美人三、法日人各一。其分配軍艦數目，在三月間，已有英艦七十六艘，日艦四十八艘，美艦三十艘，法艦十艘，意艦四艘，西

班牙、葡萄牙與荷蘭各一艘。現在列強尚陸續徵調不已，實際上之數目，恐尚不只此。此等軍艦以駐於上海為最多。據最近調查，僅上海一埠，已駐有七國軍艦近六十艘，英國佔十一艘，美國、日本各佔十六艘，法艦四艘，意艦二艘，荷蘭、葡萄牙各一艘。形勢之嚴重，於此可見一斑。茲將各國軍艦名稱列下，以資參考。（以所能考査得出者為限。）

英國……驅逐艦武塞D九十八號，巡艦芬狄克提夫號，開里斯夫號，開士託號，達特茅資號，砲艦武特柯克號，考克却菲號，維特琴號。

日本……驅逐艦檜號，柳號，櫻號，桃號，巡洋艦阿古里號，巡艦霍金斯號，克里堪特號，巡艦里滿河斯號，小砲艦蒙古利亞號，巡

日本……驅逐艦檜號，柳號，櫻號，桃號，巡洋艦川內號，五十鈴號，特務艦平戶號，驅逐艦保

爾號，巡艦加拉道克號，愛麥拉爾號，恩特勃策斯號，飛機運送艦赫本斯號，輕巡艦狄士丹尼號，龍號，美恩號，砲艦阿菲斯號，萊吉保

特號，巴特利亞號，飛機運送艦阿克斯號，巡艦無畏號，費班號，驅逐艦汪德賴號，華保林號，戰艦赫美尼斯號，良美拉爾特號。（此即三月二十四日砲轟南京之艦）白魯斯號，巡艦里滿河斯號，小砲艦蒙古利亞號，巡

津號，禮多號，比良號，嵯峨號，浦風號，磯風號，

旗艦利根號，巡洋艦天龍號，驅逐艦濱風號，

天津風號，時津風號，砲艦隅田號，伏見號，巡

艦鳥羽號，安定號，對馬號，堅田號，八雲號，輕

巡洋艦阿武隈號，球磨號，驅逐艦旗號，桿號，

椿號，桑號，樺號，梨號，海防艦矢矧號。

美國……旗艦營資堡號，（美國亞洲艦隊總

司令韋廉士為中國時局於一月間由馬尼

拉開來）休倫號，驅逐艦斯台華特號，又驅

逐艦三四三號，三四四號，巡艦泊萊斯頓號，

諾亞號。（此數艦即三月二十五日砲擊南

京者）司令艦伊薩辨拉號，驅逐艦鷦鷯號，

白爾夫號，巡洋艦諸開賽號，驅逐艦新浦生號，梅

森號，砲艦摩羅號，巡洋艦新浦生號，梅

克馬克號，巡洋艦摩羅號，馬盛爾黑特號，

砲艦里底號，愛爾克那號，亞拉威將軍號，西

希威號，驅逐艦河寶號，麥克立希號，雪卡號，

麥克卡米號，柏利脫號，雪菲遜號，凌里白爾

號，巡洋艦保羅約士號。

意國……巡艦立烏號，砲艦卡洛多號，桑喬志

號，阿拉帝號，克洛尼號。

荷蘭……巡洋艦蘇門答臘號。

法國……巡艦亞拉爾特號，砲艦求爾米起號，

西班牙……巡洋艦勃勒斯地來佐號。

葡萄牙……巡洋艦物勒斯地來佐號。

葡萄牙的第二十一次革命 化魯

在十年的二月中，葡萄牙又經過了一次革命。這是一九一〇年葡萄牙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一次的革命。要是把一時間發生立時

自從一九一〇年葡萄牙推翻王室建立共

和制度後，政治不會上過軌道。舊時的王黨在議會中仍佔有大部分。此外政黨在名義上有所謂民主黨與國民黨，而實際上則都是保守分子，專以輪流奪取政權求得個人的祿位為目的。各派勢力互相消長，在野黨往往利用暴徒及軍隊以武力推翻政黨，政黨再以武力推翻之。如是循環不已，成為各派輪流分贓的政

局。革命改變因此迭出不窮。單在一九二〇年一年中，葡萄牙換了九個政府，其中有一個政

府有二十三次了。總之在這十七年中，葡萄牙



磨只有二十四小時的壽命。別的一個政府只有六天。一九二三年塞爾華 (Silva) 組閣歷二十一個月之久，那要算是葡萄牙有史以來最長壽的共和政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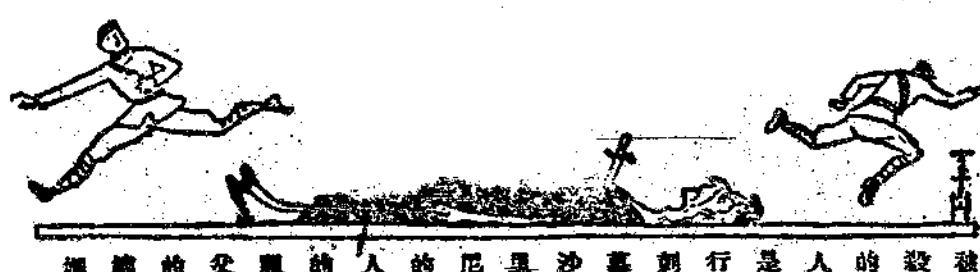
自從一九二六年一

月以來，葡萄牙政府採取棒喝國式的獨裁制，在一年中由甲卜客提斯 (Mendes Cabral)

及戈斯差 (Gomes Costa) 卡爾摩那 (Carmona) 更迭秉政。

現總統則為卡爾摩那氏。今年二月初在野的失意軍人政客，以反對卡爾摩那的獨裁制為名，舉行司空見慣的革

命叛變，以狄亞士將軍 (General Songa Diaz) 為領袖，在阿波爾都 (Oporto) 及京城里士本



被殺的人是行刺幕沙里尼的父親的人

(Lino) 兩處同時起事。在京城巷戰數日，死傷至千餘名。但因軍隊大部擁護卡爾摩那，革命軍遂被政府軍擊敗。到了二月十日，戰爭停止。

美 Current History 雜誌上有 Emil Lengel 的投函，論葡萄牙政局擾亂的真因，很多中肯的話。他說葡萄牙政局不安定有三個主要原因：第一因葡萄牙人種太雜。因古代迦太基、希臘、羅馬，北方蠻民，非洲部落，阿拉伯人及貝貝爾 (Berbers) 人的相繼侵入，葡萄牙人血統文化與各異人種混合不能判別。因

種族混合的結果，造成獵戶強橫易於激起情感的民族性，這是葡萄牙常起革命的一個主因。

葡萄牙至今尚未脫封建文化，從前的大地主貴族階級至今依舊存在。但在中世紀時他們是因了葡國有許多殖民地所以得恣意掠奪，現代這些殖民地大部分已失掉了，貴族階

級無以為生，便利用無智識的暴民，鼓動內亂，以圖自己的利益。同時在葡萄牙因工業影響，失業衆多的緣故，造成數百的遊民，此種游民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流氓無產階級」(Thampen proletariat) 的一種，專以內亂及革命為

職業。無論何方面只消發給一點食物和幾個銅子，就可以雇用了去作政治運動的工具。在一國家內上面有許多軍機武人，下面有許多流氓青皮，自然不會有安靜的日子，這是第二個主要原因。

最後財政及經濟狀況的惡劣也是葡萄牙政局不能安定的主要原因。國家預算的入不敷出，紙幣的濫發，商人資本之流出國外，尤其因為美國禁酒的緣故，佔葡萄牙出口的大宗的酒類失去市場，而使國內產業受致命的打擊，因此讓成生活不安，失業衆多，而革命改變遂循環迭出。在目前政局恐怕終不會安定罷。

英俄邦交問題

文富

自一九二四年十月，徐諾維夫的信發表以來，（按徐諾維夫是當時的共產國際領袖，這封信是要求英國急進分子顛覆英國政府的。）雖經俄方說明共產國際與俄國政府的區別，並認此信出於唐造^者，英俄兩國的感情從此漸趨惡劣了。後來英國煤礦罷工，英人深恨俄國工聯的經濟援助，中國國民革命運動，英國又恨俄方的活動。

俄國對英國方面也是這樣。牠恨立陶宛的政變，有英國從中作祟，認英國要假手於波羅的海各國打擊蘇俄政府。加之薩勃林(Sablin)的信件事件，（按薩是舊俄官吏，該信件述英方雇用白俄壓抑英礦工潮，並述白俄得英議會默契在英報上宣傳）也引起俄國對英的懼感。

在這兩方仇視疑恨的心理之下，開始不能忍耐的乃是英國。英國保守內閣中終於以溫和急進兩派的調和，雖暫不致對俄邦交破裂，而對俄警告的通牒於二月二十三日由外相張伯倫發出了。

通牒的主要點，是英方責俄方破壞英俄通商協定而謂蘇俄如再不遵重協定，則英方將

英俄兩政府之關係，今方繼續在於不滿足的狀態之下，俄國於一九二三年六月四號會議署下之協定：

「蘇俄政府決不以金錢、人物，或派遺代理，組織機關，在英帝國境內造作不寧，鼓動反抗；並承認使蘇俄官吏繼續遵守條件。」

根據於此協定，前內閣麥唐納曾於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號對俄通牒警告，其文如下：



左圖：如利美羅丁拉了來意不是可

了住第瓜拉加尼的小渺把義主國奇美

約承允。且實破毀對方所給與英國政府之嚴重

雖有了麥氏的警告，但本人仍須時時告

俄方代表注意於俄方破毀協定的事實。

現在蘇俄領袖——不管他們是政府的

人員，或是政治部的人員，或在外國的公

使，都在明白的對英誹謗，而鼓吹世界革

命。要是這種狀態繼續下去，英俄邦交的

進步是不可能的。所以英國政

府，又須重請注意麥唐納的警

告。

更有一點可以注意的，就是蘇俄駐英代表常以私人資格陳述好意，這與蘇俄當局的態度，

不相一致。例如前克拉辛氏對

英說好話時，俄國當局一面進

行反英的宣傳。

俄方常對英方懷疑，以為波蘭波斯及波

羅的海各國的政策，由英方操縱，反對俄

方，這個情形的繼續，實是俄方當局對英

仇意和輕信報告所致。

張氏的通談說到這裏，就列舉俄方官吏反英

的演說，及報紙上的反英的言論，且說中國波斯的總罷工，就是這個仇意的表示。

英政府對於俄國內政與政治形式決不過問，英政府所要求的是俄政府須力避

對於純粹英國事件的干涉，與反英的宣傳及行動。如俄方繼續此種行動，則所訂

的商約，而牒中並不舉一例證，即對於該

商約中所謂「在英國境內

造作不寧，鼓動反抗」這句，

絕不舉以例證。英方通牒中

所舉的只是些蘇聯領袖在

俄國所公開演說的話，及蘇

俄報紙上的文字。不過英俄

兩政府間並不會訂有條約

禁止各與國境內出版發言

的自由。英國人民對蘇俄的社會政治有所評贊，英國政府對之不負責任，蘇俄人民，對英國的社會政治有所評贊，也同樣的不負責任，所以要把蘇俄境內所發表的文字言論牽涉到一九二三或一九二一年所訂協定上去，實在是無根據地據

商約不久即須廢止，且斷絕普通外交關係（下略）

蘇俄接到此項通牒以後，即於二月二十六日由列丁諾夫氏簽發覆牒；現在也把覆牒內容節述如下：

自英俄商約簽字以來，其間經過三年半，

在這期間內，英政府會直接間接數次對

蘇俄有所通告，說俄方違毀該約，蘇俄政

府會拒絕此項責辭，要求英方有確切的

例證。

英方謂蘇俄破毀一九二三年英俄所訂

的商約，而牒中並不舉一例證，即對於該

商約中所謂「在英國境內

造作不寧，鼓動反抗」這句，

絕不舉以例證。英方通牒中

所舉的只是些蘇聯領袖在

俄國所公開演說的話，及蘇

俄報紙上的文字。不過英俄

兩政府間並不會訂有條約

禁止各與國境內出版發言

的自由。英國人民對蘇俄的社會政治有所評贊，英國政府對之不負責任，蘇俄人民，對英國的社會政治有所評贊，也同樣的不負責任，所以要把蘇俄境內所發表的文字言論牽涉到一九二三或一九二一年所訂協定上去，實在是無根據地據

大了協定的範圍。

至於英政府人員在英國境內作反俄的宣傳例證是很多的。如印度事務部長白

根海（Lord Birkenhead）的演辭說：「蘇聯政府是強盜的集團」（見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晨報）財政部長邱

吉爾氏（Churchill）說：「一切惡運動的背後，有莫斯科的黑暗勢力，這些黨徒，是從歐美大都市下層社會中集合而來的，他們受俄國的接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晨報）他又說：「蘇聯政府是集聚於莫斯科的黑暗黨徒」（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每日電報）其餘如殖

民部長亞茂利（Amery）航空部長豪袁（Hoare），陸軍部長伊文司（Washington Evans）等人都有同樣的言論，而保守黨大會時顧克氏（Cook）竟說蘇聯政府是「一羣國際的兇手」（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晨報）

英國保守黨報紙充滿着攻擊蘇俄的言

論，對蘇俄的機關，蘇俄的政府，蘇俄在倫敦的代表人，皆不恤造作謠言，肆意誣蔑。即使在倫敦備受保守黨報紙的辱罵，而俄方駐莫斯科的英使，則與以應有的外交特權，蘇俄報紙絕無譴責之辭，英方通牒所指報章之言論文字，其中並無此項同樣之攻擊。

英政府對蘇聯關係上，常破壞國際的慣例，及普通儀節對蘇聯政府，常加無根據之誣詞，又規避兩造談判的會集，以解決

捷克斯洛伐克各政黨 的新聯合

文 宿

捷克斯洛伐克最近政黨的變遷，表示了捷克斯洛伐克人與日耳曼人開始的混合；兩民族間開始拋棄了民族的歧視，而以階級為政治的基點，這實在是歐洲政治上民族問題的

新篇章。
最近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府，是代表日耳曼數，則自一二一至一五一，不過這些反對黨並不集合。自一九二六年春季以後，捷克人的政

爭端，而時時以惡聲向蘇聯政府，且於蘇聯政府的組織每不明了，於黨及國際組織與蘇聯政府之間不加分別。

總之英方對俄恐嚇決無良效，而前商約的訂定，與國交的關係，係屬英俄兩方共同利益，如英方認英俄間商業及其他關係的斷絕，確出於英國人民的需要，有利於英帝國，且能引致和平，則英政府必能相當行動而負其結果之全責。（下略）

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內閣，乃是從捷克人的政黨組成的，——均田黨，國家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國家社會黨，天主教民衆黨，——各黨在議會中集合的票數約在一五九票至一七三票，而反對各小黨（其中多屬日耳曼人）的總票數，則自一二一至一五一，不過這些反對黨並不集合。自一九二六年春季以後，捷克人的政

氏屬日耳曼基督教社會黨，斯氏屬日耳曼均田黨。

（是衛生部部長）該黨向以斯洛伐克自主爲口號，而反對舊日捷克各黨聯合的政府。現在也放棄了宗教和民族的問題，而加入現政府了。

捷克總統馬沙列克對此事極表樂觀，認日耳曼人之參加國政乃應有之義務與權利。馬氏於捷國獨立紀念日演說，謂羅加拿大及討萊（Theory）兩約實代表捷克人的總意志。此後

捷克國中各民族間政治經濟社會的互助必日益增進。

捷克人的感受日耳曼確是歐洲處在同樣狀況下的各國家的模範，確於歐洲民族間空氣的緩和大有影響。雖有人以謂中歐各小民族聯合恐有戰前「中歐政策」（Mittel Europa）復現的危險，不過這根本性質與民族聯合不同，所以是不必過慮的。自奧匈帝國解體以來，國內各民族紛紛成爲獨立國家，這些獨立國家因語言習俗的關係，難免隔絕，使他們親和的乃在經濟的關係。這回捷克政府的組成，更足以促成各獨立國間親和穩固關係。

新組內閣的閣員中，後來又加兩個斯洛伐克人民天主教黨的黨員，（一是統一部部長，

捷克議會中擁護現政府的多數黨共爲一

六三票，其中屬於天主教政黨的有六七票。（捷克三一、斯洛伐克二三、日耳曼一三）內閣中有天主教政黨的閣員五人，則此後新政府的政策自然是代表中產階級而反對社會主義的了。

裁軍會議改爲三國會議 納雄

美國總統柯立芝向英法意日四國提議召集第二次裁軍會議，我們在前期現代史料中已經說過，照美國的意思是因為現在各國復趨向海軍軍備競爭之一途，前次華盛頓會議所訂立的條約幾已失去功效，所以再召集一次會議，來補救這個局面。這話是說得很響亮的，但實際上會議能開不能開却是一個很難斷言的問題。

美國於二月十日提議，法國即於十五日援助艦以求能與英美的勢力相匹敵。惟其如此，所以對於美國的提議三次裁軍會議頗有些難以贊同的形勢。我們且把法、意、日、美四國的答覆記述出來。

美國於二月十日提議，法國即於十五日援助艦以求能與英美的勢力相匹敵。惟其如此，所以對於美國的提議三次裁軍會議頗有些難以贊同的形勢。我們且把法、意、日、美四國的答覆記述出來。

就覆文，他承認美國提議的高尚目的與廣大理想，然以為礙及日內瓦業已開始之事業，此案須歸國際聯盟辦理，在日內瓦開議，始可研究，法國因此理由，不願召集五強之特別會議以討論世界各海軍國皆應出席之限制輕艦問題云。十三日意相莫里尼亦與海軍參謀長商榷覆文，內容雖未能確悉，但知意國鑑於自己海軍建築程序的穩緩，不願依此計畫，致

所未經規定的輔助艦上去下功夫。想擴張補

危及其重要利益，也完全拒絕。至於日本覆文

則於十二日由閣議決定，以該案無反對理由，

日政府決定欣然允諾參與會議，但具體的細目須得充分研究以期貫澈主張，若五五三之比率欲適用於巡洋艦，則日本絕端反對。

由此可知美國提倡二次裁軍會議，法意完全拒絕，日本雖然願意加入，但他不願再屈伏於五五三比率之下，只有英國是完全贊同的。各國間的形勢如此，故二次裁軍會議似已沒有成立希望。但美總統又改變主張以為法意既不贊成，竟可令其除外，而改為美英日三國的裁軍會議，於三月八日切實向英日二國建議；定於六月一日後在日內瓦召集。現聞英國已經決定接受美國這個建議。而在開會時，將請法意二國派代表旁聽。大約這個三國會議總可以開成，不過法意既不加入，恐怕會議也難有良好結果罷。

日本的大地震

伯雲

舊約報

止一二次，那知道本年三月七日西京大阪左近又有劇烈的大震。據觀象臺的報告，以日本西部而論，這次地震的劇烈竟為一八五四年以來所未有。



美英日的裁軍會議

七日晚六時三十分，西京大阪都有劇烈的地震，地面上下激動甚厲，有幾處竟龜裂，電氣的供給首受應響，終至變成黑暗世界。交通機關斷絕，大阪市又有火警，居民惶恐已極，室內物品大都震墜，鐘擺全停。此外名古屋神戶也有較輕的震動。所以這次大阪感受地震的程度，可說和大正十五年一月十五日的東京地震相仿。西京市民也都逃出戶外，一時電話不通，人畜房屋，尙無重大損害，比先前東京和但馬地震，時間較長，聲響較大，而東南方面震聲更大。震前地底常發可畏的聲響，名古屋亦有相當波及，鐘擺也停，屋內器皿大都墜落。姫路從午後六時二十五分起，震

了。大正十二年大震之後，其他微小的震動不

動約有四五分鐘，震勢也很猛烈，到六時三十分和三十七分又小震二次，這是該市明治初年以來的地震。檜松市約莫震了五分鐘，好在震動不烈。橫濱甲府兩地也有強烈的震顫，但是沒有損失。上諏防地方震動更烈，牆壁下墮，器物墜地，地方居民也免不得逃出戶外。

舞鶴地方和丹後各地電燈完全熄滅，居民亂竄，婦孺哭泣，慘不忍聞，地面也有許多龜裂。地震的重心是在距離大阪約八十里的丹後。災情雖重大，丹後雖為產絲綢區域，但出品全供國內銷用，於經濟上尚沒多大關係。據飛機視勘後的報告，峯三鎮三分之二燒於火災，地積雪很深厚，居民困於飢寒，苦不堪言。豐岡町的原形已不能存在，房屋完全頽倒，混亂已極。岩龍鎮也差不多全燬，難民集中在雪掩的舊

式鐵路上，無食無宿。其他附近的小鎮災情也很重。奈良方面被害也不為小，市內在地震的當兒，各處起火，幸而旋即撲滅。久美浜網野二處大致受害也烈。地震災區，又值狂風驟雨，災民七萬人，其他因飢寒而死的尚不知若干人呢。

災情的重大既如此，第一步即在設法救濟。各報館首先發起籌募賑款，大阪神戶西京的市政局都設法趕運糧食、衣服，救濟難民。惟因各處地面龜裂，不時還覺微震，道旁又盡是瓦礫，餘燼間有屍體枕藉，而丹後的地震中心點祇有一小鐵路，無新式軌道，所以散賑很感困難。且該地依舊積雪未消，地震後又加以大雨，民露宿，益增困苦。軍隊和義勇隊雖都極力從事救濟，可是受傷者多，一時實不能善

運呢。

政府方面，為商椎山陰地方大震善後事宜，特在八日開臨時會議，決議應急政策，和地方官廳協力救護。內務省急忙派專務官廳往災區，辦理救護事宜；大藏省決定減免災區的地租，和一切其他的稅項；鐵道省准免費轉運救護物品，和災民免費乘車；遞信省也准許郵便局金的臨時支出；安達代理內相，又指赤坂離宮親見日皇，面奏一切。日皇特遣侍從一名，去慰問災民。

這次震災情形，如上面所述，雖甚重大，恢復須時，但方正興復的京城東京，和第一海港橫濱，尚未蒙重大波及，在經濟和物質上面，不發生多大應響，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便簡法用

遠宏效奏



水 疫 避 孚 美



美孚避疫水功能殺滅病蟲
解除穢氣為公共衛生所必
需凡學校家庭不可不備而
於廁所陰溝以及牛欄馬廄
中用之人畜咸得其益際此
春回百蟲復起之時亟宜購
用以收先發制人之效

法 用

將此藥水徐徐加入
清水(清水約占藥
水之五六十倍)中
混和之變成白色即
可灑於各處

美 孚 行 製 造

各藥房均有出售

東方 (ESTD)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分發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德 國

M. A. N.

(愛姆) (愛) (愛西)

笛 色 爾 柴 油 引 擎

為全世界始創發明及最大製造
笛色爾柴油引擎之廠

用 油 最 省

各式全備無論紗廠，電廠，鐵廠，及
船用引擎均能製造

大小馬力均備最大之引擎
為 10,000 匹馬力

業已供給全世界大小引擎
馬力達 1,200,000 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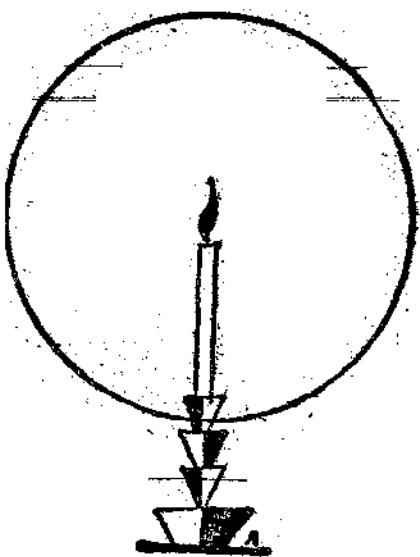
總經理：德商泰來洋行

上海四川路一二四號

東方文(三)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親屬範圍和親等計算法

朱 傑

——一個親屬法上的根本問題——

親屬範圍是親屬法上的根本問題，用何種親等計算法來定親屬範圍，尤其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先決問題。中國現在尚未有正式頒布的民法典，舊有的民律草案親屬範圍已被廢棄，新起的民律草案親屬範尚在編訂之中。際此百端更張的時候，提出親屬法的根本問題來討論，似乎很切時要。也許可因此引起製法諸公的注意，對於這個問題加以考慮，於中國將來的民法典上有所貢獻，這是更所希望的了！

親等計算法是算定親屬等第的方法，是用以定親屬範圍的計算法。計算的方法中國與外國不同，即中國自己的法律，亦互有差異。歐美各國及日本都用羅馬法的親等計算法；中國民律草案則用寺院法的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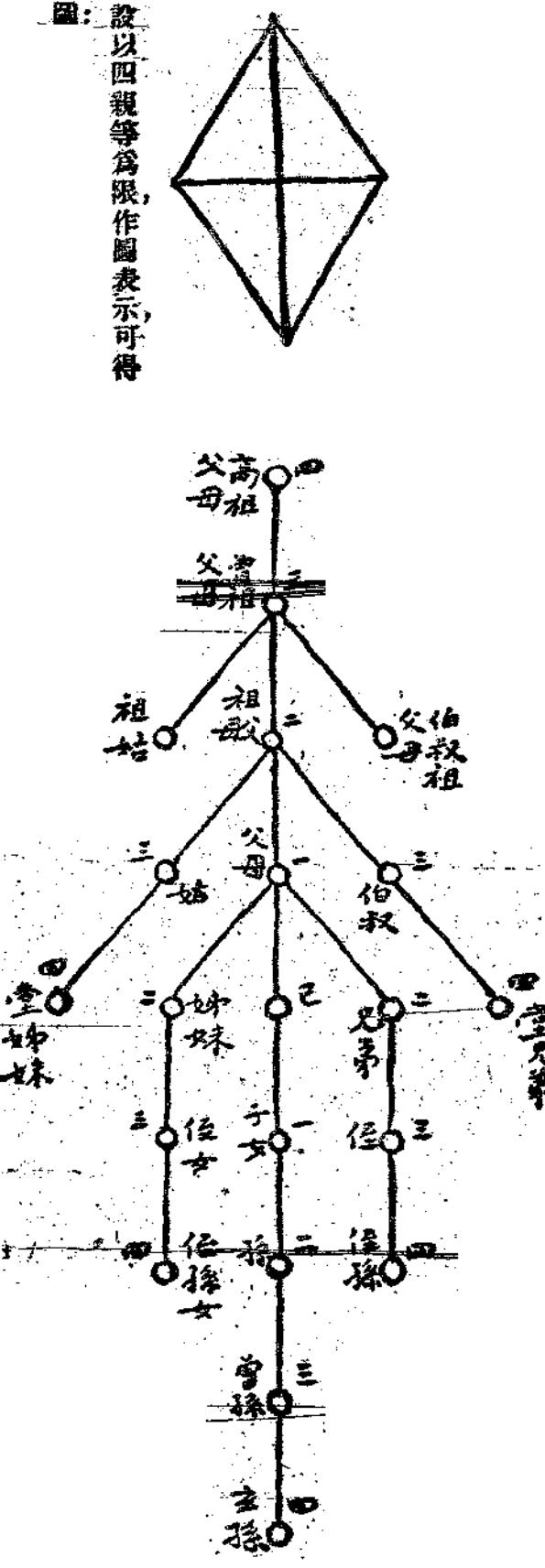
等計算法，而暫行新刑律則沿用中國向來的妻服服制圖，以爲親屬範圍的標準。本篇所欲討論的，乃在說明寺院法親等計算法的不合理，與中國親屬法之應該去獨從同，與世界各國一樣的採取羅馬法的親母與孫之間相差二世，則爲二親等；其餘類推。於旁系親則由兩方上推至同出之始祖，合算其世數而定親等。所以兄弟姊妹之間爲二親等的旁系親，因爲從己身上溯至父母爲一世，由父母下推至兄弟姊妹爲二

部說明。

世，合爲二世，所以是二親等。伯叔與侄之間爲三親等的旁系親，因爲由姪上翻到他的父母爲一世，再由他的父母上溯到他的祖父母爲二世；更由他的祖父母下推至伯叔爲一世，合爲三世，所以是三親等。其餘以

此類推。這一種親等計算的方法是非常邏輯的，統統以己身爲本位，向上下左右推移。我們若用圖來表示，恰好是一個圓椎形——一個以妻形（Rhombe）較長的對角線爲軸旋轉而成的棱子形。

下圖：設以四親等爲限，作圖表示，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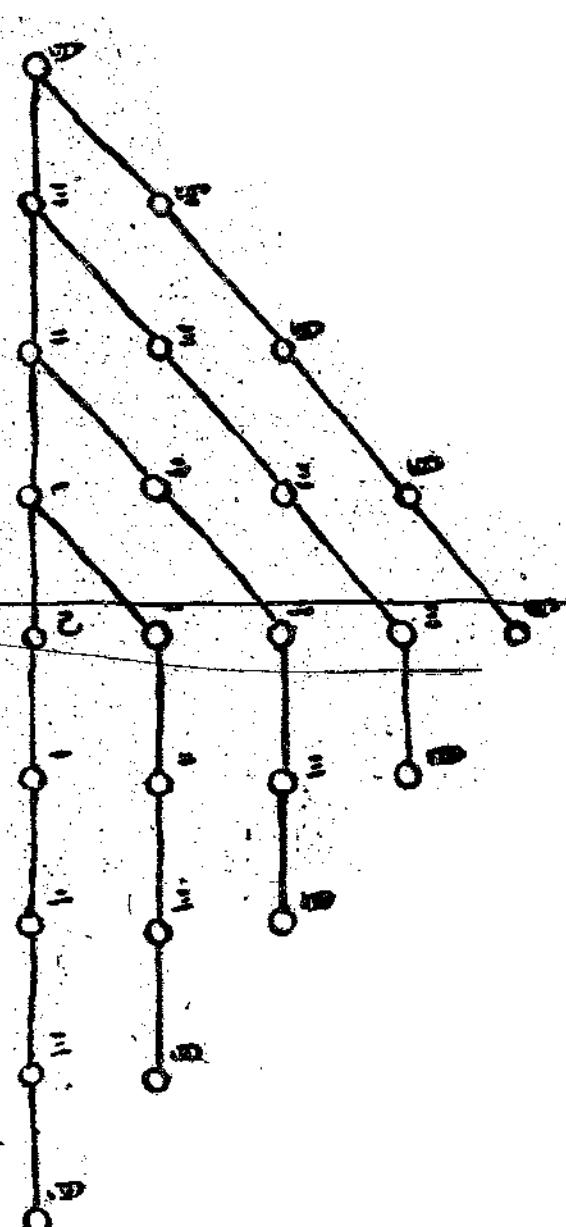
至於在多少親等以內始定爲親屬，則各國法律規定不一。羅馬民法，西班牙民法，比國民法，日本民法，皆以六親等爲限；意大利則爲十親等；法國民法則更增至十二親等。這是由於親屬範圍原無天然的界限，完全由立法者意思爲轉移。所以德國新民法竟無限制的規定。

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於直系親屬完全與羅馬法相同，於旁系親屬則不用合算的方法，單取一方的世數，以定親等——若兩方世數相同，

則任取一方即可；若兩方世數不同，則取其較多者，以爲計算標準。例如兄弟姊妹間的親等，依羅馬法計算法爲二；依寺院法計算法，則從父母起算，無論下至何方，皆爲一世，故爲一親等。又如伯叔與侄之間的親等，依羅馬法爲三，依寺院法則爲二。因爲從同源之始祖起算，下至伯叔爲一下至侄——己身——則爲二；從其多者計算，故爲二親等。其餘類推。

依這一種親等計算法，親屬的範圍，較羅馬法爲廣。若用圖來表示，正是以一正方形（Square）的對角線爲軸旋轉而成的陀螺形。

設以四親等爲限，作圖表示，可得下列二圖：



二、喪服服制圖及與親等計算法之比較

中國舊行新刑律以喪服服制圖爲標準，用服制來定親屬的範圍。第

二次刑法修正案，始革去舊法，改用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以與民律草案相一致。不過他的親屬範圍，仍多根據服制圖。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既如前述，現在對於喪服圖及舊行新刑律「尊親屬」及「親屬」的意義，稍加說明。

依刑律第八十二條的規定：「稱尊親屬者爲左列各人：

- 一、祖父母（高曾祖）；
- 二、父母；

六、出嫁女爲本宗服圖（大功以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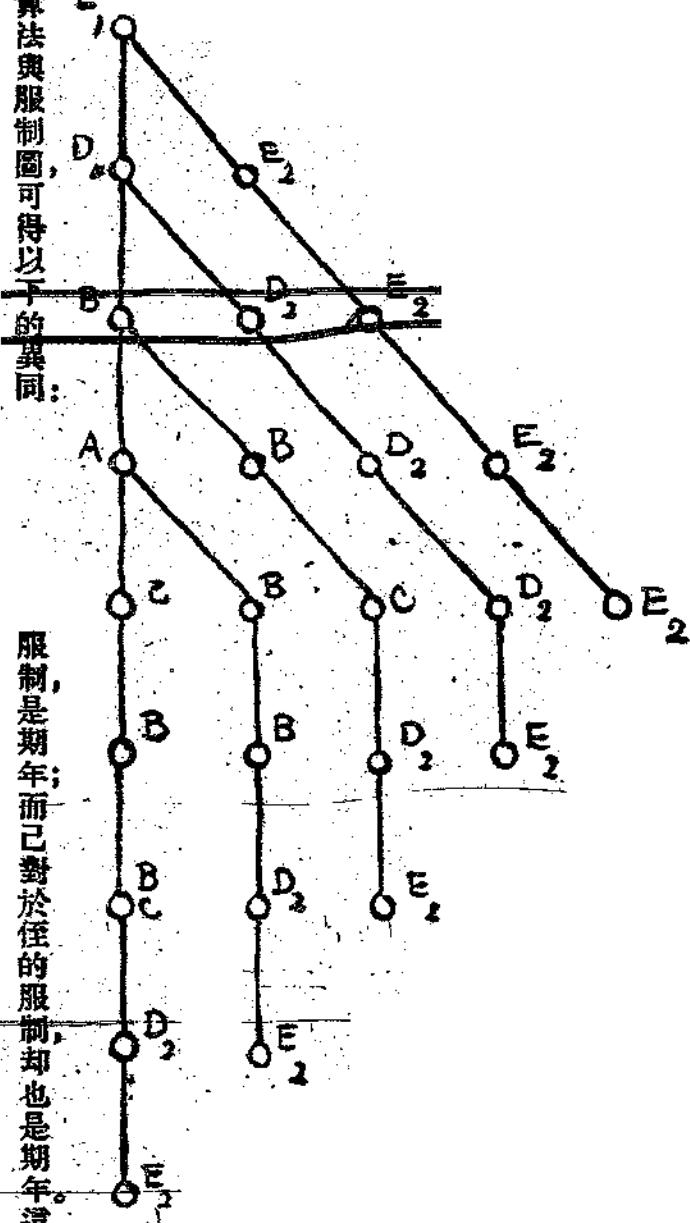
要服服制圖衍自周禮，完全用的儒家「親親有術，尊賢有等」的階級主義，所謂數千年以禮教立國之基者，蓋在乎此。要明白喪服服制圖，先

須得明白幾個名稱：

喪服服制有五等：（一）是斬衰，所謂「三年之喪」是。這一種喪服是用頂精的麻布做的，不縫下邊。（二）是齊衰，又有四種分別：（a）是杖期服，喪一年，用杖；（b）是不杖期服，喪也是一年，不用杖；（c）是以五月為期；（d）是以三月為期。這一類喪服，都是用稍粗的麻布做的，縫下邊。（III）大功期限九月，用粗熟布。

（四）小功期限五月，用稍粗熟布。（五）缌麻期限三月，用稍細熟布。我們假用

A 代表斬衰（三年），B 代表喪期年之服；○ 代表大功（九月），D₁ 代表期齊衰（五月），D₂ 代表小功（五月），E₁ 代表齊衰（三月），E₂ 代表缌麻（三月）。可得以下的圖：



同點：

（1）範圍相同。

（2）從四周向中心，以次遞進。（如外緣之字目相等，第二層之字目亦相等。）

異點：

（1）服制圖推重己所從出的直系親屬，如父母與兄弟姊妹，在寺院法同為一親等；在服制圖則為父母須服三年斬衰之喪，在兄弟姊妹則期年已足。又如曾祖父母與伯叔祖父母，在寺院法同為三親等；在服制圖則對曾祖父母須服齊衰五月之喪，對伯叔祖父母則小功五月已足。

（2）服制圖對於

由己所出的直系

親屬，服制比依寺

院法計算的同等

親之旁系親屬較

輕。這也是理之當

然。譬如祖對於孫

的服制，是大功

九月，對於嫡孫的

服制，是期年；而已對於侄的服制，却也是期年。這三種親屬，在寺院法却毫無差別，都視為三等親。由此可見服制圖於直系親屬及旁系親屬總稍示差別。這是服制圖比較合理的地方。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羅馬法的親等計算法，絕對分別直系親屬與旁

系親屬；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絕對不分直系親屬與旁系親屬，服制圖則稱為分別直系親屬與旁系親屬，可以說是介乎二者之間的計算法。

三 中國民律草案採取寺院法親等計算法的理由

中國民律草案親屬編以喪服服制圖為準，採取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依民律草案第一千三百十七條的規定，「本律親屬者如左：

一、四親等內之宗親；

二、夫妻；

三、三親等內之外親；

四、二親等內之妻親。

父族爲宗親；母族及姑與女之夫族爲外親；妻族爲妻親」。該條所稱宗親，其範圍以九族爲準。所謂九族，便是以自己爲本位，直系親由己上推四世至高祖，下推四世至玄孫；旁系親則由己橫推至二從兄弟——包括兄弟、堂兄弟，再從兄弟、三從兄弟——而止。換句話說，即是寺院法計算法四親等以內的本宗親屬——或稱親族。民律草案同條理由項下，稱贊以九族來定親族範圍的好處，謂：

「……以九族定族親之範圍，是中國法制之特色。蓋各國於實際上不得並時生存之四世外，直系親多列在親屬範圍內，而於實際上得與自己並時生存之旁系親，例如族兄弟，則置諸族親範圍外。」

獨中國九族制度，則專從實際着想，於高祖以上五世之祖及玄孫以下五世之孫，實際不得與己並時生存者，則略之。其實際上得與自己並時生存者，其親分雖稍遙，仍列入親屬範圍內。是中國以九族定親屬之範圍較為合於實際……」

他們既然有此先見，便以為服制圖是唯一無二的立法準則了。可是服制圖實際上用起來太複雜，他們也明知其然。於是不得不改用親等計算法。但是親等計算法有羅馬法與寺院法兩種，二者之間取那一種？這是他們曾經考慮過的問題。

他們先有了服制圖的成見，先把服制圖擱在面前，然後用兩種親等計算法來比較，那一種可以「湊合」服制圖。比較的結果是採取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因為假使採取羅馬法的親等計算法，直系親屬固然可以不生問題；但是旁系親屬依寺院法計算的四親等——如服制圖中的族兄弟（三從兄弟）姊妹——在羅馬法非算作八親等不可了。直系親纔算四親等，兩旁系親倒要算八親等，他們認為「於理不順」。所以他們舍去了世界公用的羅馬法親等計算法，而「特立獨行」地採取寺院法親等計算法。這一種不苟同的精神，固可欽佩；但是他們的理由却是否值得贊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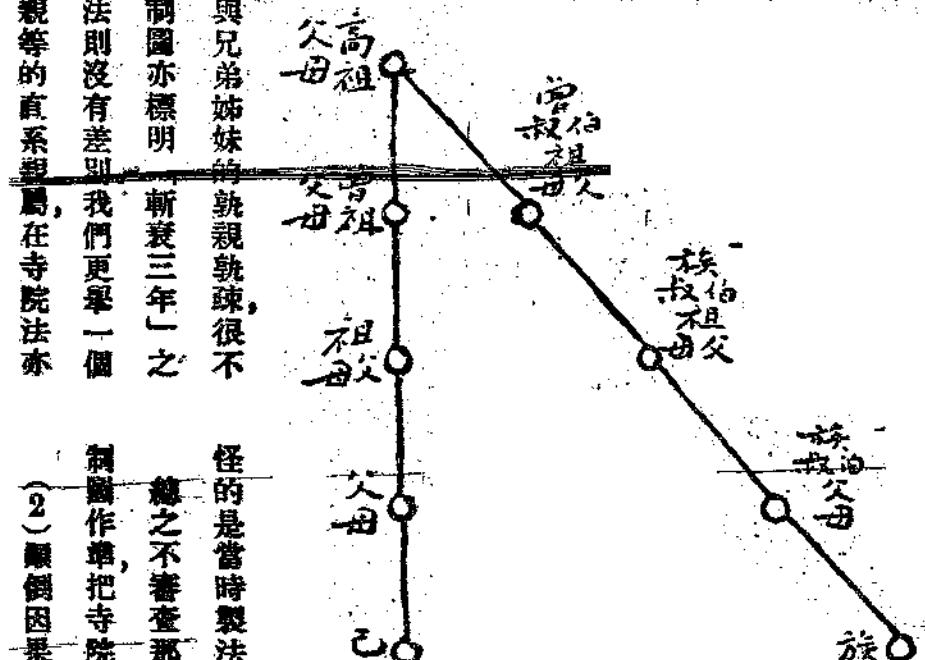
四 不能採取寺院法親等計算法的理由

他們根本的誤點，可以說是不求「合理」，只求「湊合」。他們不問服制

圖有取法的價值沒有，他們只知道遠近。他們不比較兩種親等計算法那一種較為合理，他們只知道挑選比較近似的一種。他們並不探究親屬範圍的用意，是否就是要多包含些與己並時生存的親屬；他們只知道以九族來定族親範圍，包含與己並時生存的人可以多些——至於這種方法合理與否，更非所問。這是籠統的批評；以下更分別說來：

(1) 直系親屬與旁系親屬不應該不示差別

寺院法親等計算法的最大缺點，便是於直系親屬與旁系親屬的親等計算，不示差別。詳細一點說，依寺院法計算旁系親屬等的時候，不合算兩方的世數，單取較多方的世數，結果直系親屬與旁系親屬沒有差別。這是寺院法親等計算法不合理的地方。以下更舉具體的例來說：



這一種親等計算法

若要拿服制圖和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來比較，我們寧可說還是服制圖比較合理些。因

為服制圖雖然對於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統統定為總麻三月之喪，但是牠却還能分別高祖父母與族兄弟等，定對高祖父母為齊衰三年之喪。總之於直系親屬與旁系親屬不加分別，是寺院法親等計算法最大的缺點。惟其如此，所以才有高祖父母與族兄弟同為四親等的大謬誤。最可怪的是當時製法諸公廢棄了服制圖，却變本加厲的採取寺院法。

總之不審查那一種方法合理，不懷疑服制圖之不足取，却「就」以服喪與「期年」之喪以示差別；惟有在寺院法則沒有差別。我們再舉一個難斷言；所以在羅馬法則相差一親等，服制圖亦標明「斬衰三年」之顯明的例來看：高祖父母在羅馬法是四親等的直系親屬，在寺院法亦

然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祖父母，族兄弟，在羅馬法是五親等，六親等，七親等，以至八親等的旁系親屬；而在寺院法則統統認為四親等的旁系親屬。夫高祖父母與族兄弟之孰遠孰近，最為顯明；而從高祖父母以至族兄弟五代的親疎，亦有層次上的差別。乃寺院法則同視為四親等，毫無分別。這可能說是合理。「親等」最緊要的是在辨別親疎等級，今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如此，我們將焉用

看。但是依羅馬法親等計算法，從己身至高祖父母，是四親等；從己身至族兄弟，却非要八親等不可。「於直系親屬僅算四等，而於旁系親屬反算八等」不合理。所以他們不採取羅馬法的親等計算法。他們不先審查自己測量的目的物（服制圖）合理不合理，却就說用以測量的標準（羅馬法的親等計算法）不合理；這正如自己所量的東西明明不是八寸，却反說用以測量的尺度不準。他們不知道錯誤之原是在拘守服制，他們就斷定依羅馬法親等計算法計算是不合理。這種類倒錯亂的推理，也屬他們以立法家自命的諸公推得出來。

（3）親屬範圍的目的並不在努力減少與己不得並時生存的親屬中國民律草案採取寺院法親等計算法唯一的原因，便是說這種計算法較為合於實際。他們說假以羅馬法作計算標準，則高祖以上及玄孫以下實際上不能與己同時生存者，反包括在親屬範圍以內；而實際上得與己並時生存之旁系親，例如族兄弟，却不包括在內。他們却不知這是兩個問題。親屬範圍之大小是一件事；計算方法合理不合理又是一件事。我們要用合理的方法來擴充親屬範圍；我們決不可用這一種不合理的方法來「將就」着把族兄弟也包括在四親等的旁系親屬以內。況且親屬範圍的目的，並不在努力減少與己不能並時生存的親屬。高祖父母與曾祖父母，玄孫與曾孫，實際上多不說與己並時生存，但是服制圖寺院法却都包括在親屬範圍以內。誠以親屬間之關係，決不是祇發生於並時生存的親屬之間。如刑律第二百五十九條規定的

「損害遺棄盜取尊親屍體者處無期徒刑或二年以上有期徒刑」及同條「損壞遺棄盜取尊親屬遺骨遺髮及殮物者處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以及第二百六十一條「發掘尊親屬墳墓者處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第二百六十三條「發掘尊親屬墳墓而損壞遺棄盜取其屍體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同條「發掘尊親屬墳墓而損壞遺棄盜取其遺骨遺髮及殮物者處無期徒刑或二等以上有期徒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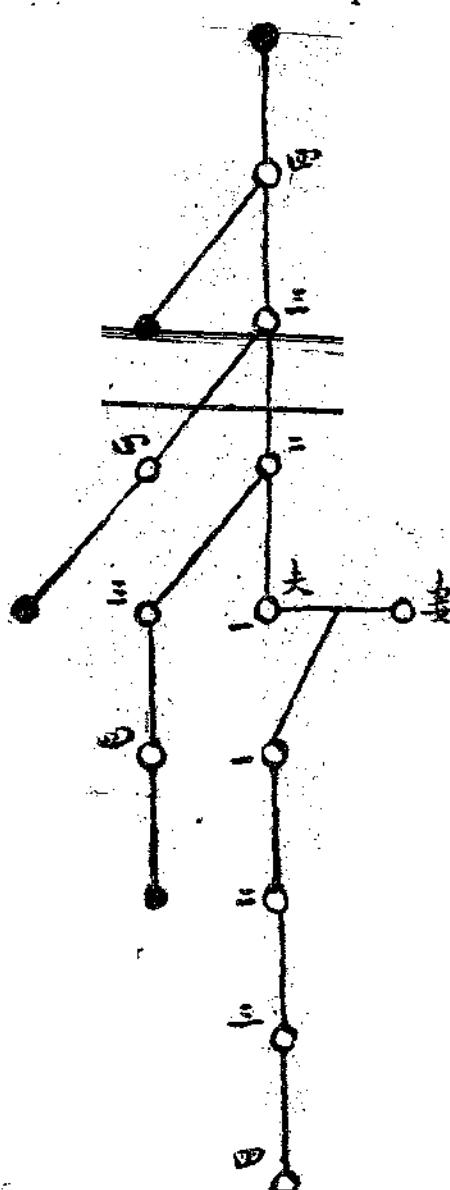
凡此等等，皆是對已死的親屬而犯的罪；然因為遭損害者是尊親屬，所以科罰特別加重。親屬的關係仍是存在。刑律第八十二條規定，尊親屬只至高祖為限；但是上學諸罪對高祖以上的祖父母而犯的，不能決定說沒有。所以論者都主張於上學諸條，尊親屬下應加上「及高祖以上祖父母」八字，方為妥當。這不過是舉其一端，可見親屬範圍的效力，決不是祇及於並時生存的親屬；與我們並時生存稍有血統關係的人很多，但是決不能一一包括在親屬範圍裏面。所以親屬範圍的規定，應該適得其可，不相干的人包括在內，「雖多何妨」。

這是我們反對以寺院法親等計算法為親等計算標準的重要理由。

拘守舊法的人，常常主張「法律祇能規律社會，不能產生社會」。這我們固然可以相對的承認。製定法律的時候，固不可輕議理論，不顧國情。但是以羅馬法親等計算法來代服制圖，決沒有什麼不合國情。我們須知道，服制圖是二千年來的遺物，於日常生活上已不發生什麼影響。

「適於古未必適於今」，時間上的不能強同，正如空間上的不能強同一樣。所以與其拘守二千年前傳下來的，不適時代要求的禮教，還不如完全打破牠好些。況且服制圖原是介在羅馬法與寺院法兩種之間的，我們為什麼不進一步採取合理的羅馬法親等計算法，反要退一步採取更不合理的寺院法親等計算法？

法律與禮制不同。禮制是一國所固有的，所以不妨獨異；法律應得採取他國良規，所以不嫌從同。世界各國既然是大多採取羅馬法親等計算法，我們為何不擇善而從？



宣稱：「寺院法的親等計算法是不合理的方法，中國民法應得採取羅馬法的親等計算法。」

於此有一個連帶的問題，即「妻對於夫的宗親外親的親屬關係，應該如何規定？」民律草案第一千三百十九條規定，「妻於夫之宗親外親，其親屬關係均與夫同。」但是夫對於妻的宗親外親，則不但不相同——夫對於妻的宗親外親，統稱「妻親」——且更要強迫妻對於夫的宗親外親，認為她自己的一樣。這是法律上規定有的一樣。

所謂「妻親」，但反過來却沒有「夫親」字樣。民法親屬編中關於男女間的關係很多不平等的地方，而

此為不平等之尤。牠的不平等的程度竟然還超過了服制圖。服制圖「妻為夫外親服降一等」，對制圖作準，來抹殺改良的進步的羅馬法親等計算法，更進一步說，法律固然不可不顧習慣，但決不可全依習慣。法律應該

於斟酌習慣之下，兼問合理不合理。習慣中不合理的部分，豈也有保存的價值？

這是我們反對採取寺院法親等計算法的附加理由。於是我們可以

平等的程度，竟然還超過了服制圖。服制圖「妻為夫外親服降一等」，對於夫的宗親又有「妻為夫族服屬」一圖，以示差別。但是民律草案第一千三百十九條，竟連此差別也去掉了！這真是「變本加厲」！我們應該提倡，假如夫對於妻的宗親外親，有「妻親」的特別名稱時，那妻對於夫的宗親外親，也應與夫對於妻的關係一樣，一樣加以「夫親」字樣。現在改

良的辦法，應該以夫妻之間為一親等，妻對於夫的親屬間的計算法，除

由她所出的子孫而外，應該統統比她的夫加一等。所以夫對於妻的親屬，理論上這應該如此。依此類推，已對於伯叔祖母，伯叔母，兄弟妻，侄婦……的親等計算，也應該統統比已對於伯叔祖父，伯叔父，兄弟，

侄，侄孫……間的親等加一。這纔是大公無私的立法制度。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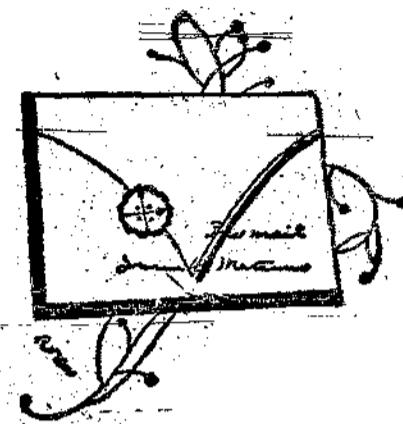
（三月下半月份收到者為限）

知難	二至四期	上海愚園路一八七號	現代評論五卷一至八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前進半月刊	五期	廣東兵器製造廠黨代表辦公廳	清華週刊二七卷三期	北京清華學校
黃埔商埠周報	一七至一七八期	農聲集刊四集	清華校刊二〇期	北京清華學校
協和七編		中山大學		北京西四羊市大街五十二號
黃浦日刊	二六〇、二六一、二七八號	廣州白鶴洞協和神科大學	新教育評論三卷二三至一四期	北京法政大學
三民週報	一期	黃浦軍校	孤軍週報一一至一二二期	上海霞飛路二九九號
		廣州三民書店	道路月刊二〇卷一號	上海江西路四十三B號中國工程學會
		工程二卷四號		



散曲研究續

任二北



九派別

涵虛子所定樂府十五體除前節已引之八體外，尚有關於文章派別者七體如下：

- (一)「丹丘體」豪放不羈。
 - (二)「宗匠體」詞林老作之詞。
 - (三)「盛元體」快然有雍熙之治，字句皆無忌憚。
 - (四)「江東體」端謹嚴密。
 - (五)「西江體」文采煥然，風流儒雅。
 - (六)「東吳體」清麗華巧，浮而且聽。
 - (七)「淮南體」氣勁趣高。
- 此七體中之盛元體，似與前節所列之承安體頗為相近，惟其解釋語中實重在「字句皆無忌憚」一句，故仍屬之此處派別方面。惟此七體中，

按之仍有重複及不切實處：僅丹丘體之「豪放不羈」，江東體之「端謹嚴密」，東吳體之「清麗華巧」，可以鼎峙而立，成為三派；若盛元之「字句皆無忌憚」，淮南之「氣勁趣高」，其義皆可於丹丘體之「豪放不羈」四字中見之；西江之「文采煥然，風流儒雅」，可以附見於東吳體之「清麗華巧」內；若宗匠之「詞林老作」，不過指作者筆下老練而言，是於各派之中皆有之，若其本身終不能自成爲文章之一派也。

僅列豪放、端謹、清麗三派，事實上已可以廣包一切。蓋元曲之文章，本以用意造辭，兩俱豪放不羈者爲主，其餘者雖概目之爲別調可也。惟曲之爲事，境界廣闊，而方法放任，初不故步自封，蓋成任何褊狹之畦町，以自限而復限人也。故一面儘管以豪放爲主，而一面於變換豪放者，亦一

聽其自然發展；倘用意方面，較豪放爲平實，爲和易近人，而不作恣肆放誕，且造辭又多用循循規矩之文言者，則聽其爲端謹嚴密之一派；倘造辭方面，較豪放爲濃染，爲纏綿或采（前一種舉多用文言，但不必都

煥然成采；此種煥然成采，但不必即用文言。而不俚質白描，且用意仍清疏瀟灑者，則聽其爲清麗華巧一派。——三派鼎立，分別在詞意之收放與文質之間。僅言「豪放」、「端謹」、「清麗」於意亦既足以表見其各派之特色，若又贅以「不羈」、「嚴密」、「華巧」者，則皆爲進一步之說耳。惟三者之中，「不羈」、「華巧」，皆無間言，而端謹進一步之「嚴密」，獨有所不可。

董曲之工，全恃機趣，端謹者，其趣已鮮，所謂「嚴密」，若於機趣中見之，自佳，若已鮮機趣之端謹，復嚴密其組織，豈不蹈冷靜、沉滯之弊乎？故實際上一首散曲，既端謹，而復嚴密，而仍不失其爲好曲子，妙曲子者，其例殊不多見也。再所謂「豪放」者，既屬辭意雙方之事，而不僅屬於意，則有時如言情之作，其意境無所謂放，亦無所謂不放者，但其遣辭若基本色，則仍屬豪放一派；若遣辭不尚本色，而尚藻采，則是清麗矣。因此三派之中，豪放與清麗尤爲要緊，尤較易辨，惟端謹者，有時不甚顯著，其詞遂亦在可，有可無之間矣。吾人尋常看散曲，若覺其既非豪放，又非清麗者，即可歸之於端謹。故端謹一派，內容甚雜，有善有不善，善者不過爲確成，爲大方，終非第一流好曲子；不善者，則爲平庸，爲板滯，爲枯澀，全無足道矣。因此端謹之稱，若易爲「平穩」二字，而視作曲中消極方面之一派，則尤較妥貼也。

元人散曲之中，豪放最多，清麗次之，端謹較少。明人散曲，大抵與之相反，多者少之，而少者多之，若清麗則仍屬居中。然在明人之心目中，端謹者不以爲端謹，而正以爲清麗；實則麗而不清者居多，有時且非曲之麗，

而實爲詩詞之麗，又善瑣屑鉅細，一切遇非元曲比前之所謂三派，於此已不適用矣。崑腔以後之南曲，此種情形乃大著特著。崑腔以前，翁去元人之短鑊不遠，下文當詳論之。茲就元明人散曲中，先各舉三例，以見三體之確然不同，而確可認爲文章之三派也。

新桂令

元張可久

想人生七十短，百歲光陰，先短了三十七十年，四十載，五十載，餘分盡黑，隔分得一牛兒百日風雨相隨，免走馬飛，仔細沉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

又

對青山，強整烏紗，歸雁橫於後，客思來，翠袖殷勤，金杯錯落，玉手琵琶，人老去，西風白髮，愁來明日黃花，回首天涯，一抹斜陽，教點寒鶯。

元虞天錫

以上三首皆北曲，皆見於散曲之第一部，選本陽春白雪，第一個曲調折桂令中，並非從各處選擇而來者，可以見元曲中隨在能用此三派，以分別其文章也。就中盧詞全用白話，意固曠達，辭亦亢爽，當然屬豪放一派，唐詞意亦不俗，祇通篇脫胎於古文，比較前後兩首，則顯覺平穩，而機趣爲遜也。張詞除去「回首天涯」四字外，其餘句中，句中如「青山」與「烏紗」，句外如二三兩句，四五六三句，七八兩句，十與十一兩句，皆成對仗，而意趣瀟灑，不因藻翰而傷綴，則分明爲清麗一派也。

朝元歌

明楊慎

花街柳巷，風月時時變，歌詞，這裏，空留連年，舊愛，舊知，山，信來，金雞翼，分付

多才嘗卷一去不尋來，且經醉心裡，常將笑口開，愛枯利舌，去搭在九霄雲外。

贊道人

附注：河華始比鵝文雅道，清風急急。溪頭明日照開幕，酒說脫頭支鑿，白眼看絕世上人。

一詩書

青深時小園，任荒葉種蓬草。黃庭呼小道，任生魂寫牛馬。分來紅葉管，就好拂去青苔雨。

後錄又不顯，又不仙，拾得榆錢當酒錢。

以上三首皆南曲，同見南宮詞紀末卷內，用調雖異，而屬隱逸一類，其內容固相去不遠。顧所謂豪放、清麗者，前後兩首，望而可辨，而中間一首之爲端謹，亦易由比較而得也。

以上因潘虛之樂府十五體，約爲豪放、端謹、清麗三派之說，前人之論

散曲派別，與此說相接近，而足爲參證者，略引一二如次：

王惲賞雲石陽春白雪序曰：「蓋士嘗云：『東坡之後，便到稼軒。』」茲評

甚矣，然而北來徐子方滑雅，楊西菴平熟，已有知者。近代陳齋媚嫵如仙

女尋春，自然笑傲；馮海粟豪爽灑爛，不斷古今，心事又與疎翁不可同舌。

其談關漢卿、庚吉甫造語妖嬈，適如少美嬌，使人不能對尋……客有

審僕曰：「適先生所評，未盡選中，謂他士何？」僕曰：「西山朝來有爽氣。」

……按陽春白雪既爲散曲中第一部選本，則此序所論，宜可注意。吾

覺元人對於當時散曲所分派別，確可於此一序中見之。蓋所謂「東坡

之後，便到稼軒」者，乃借詞中豪放一派，以規撫曲之大體也。雖「茲評

甚矣」一語，詞意含糊，但賀氏寶謂曲之文章，正應類於蘇辛之詞派，而

不可同於周秦姜張婉約一流，故序中劈頭始有此語。其宗旨固彰明較著也。——此可爲曲以豪放爲主之第一證。序末之品評選本中其餘諸人，概以西山朝來爽氣喻之。夫所謂「爽氣」者，正爲不沉晦，不沾滯，不塗飾，不拘束……之意也。諸人詞品，既皆如是，足見元代散曲之一般風派矣。

——此可爲曲以豪放爲主之第二證。序中謂「不可同舌共談」者，乃指豪辣灑爛之與嫵媚妖嬈二者而言也。至於嫵媚與妖嬈之間，固無甚區別，賀氏雖兩分之，實則正所謂「可以同舌共談」者耳。顧嫵媚妖嬈之意，恰與清麗相拍合，而序中上文所謂「滑雅」「平熟」者，又正與端謹相接近。賀氏之於滑雅，平熟，乃獨不以與下文數派，相提並論？——此又足證元曲之中，雖連端謹，共有三派，而實惟豪放、清麗兩派，乃永久對峙者耳。他如太平清話謂「元士大夫以樂府名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庚吉甫、楊淡齋、盧疎齋，豪爽則有馮海粟、陳玉雷、蘆藉則有賀酸齋、馬昂夫」所言，實以賀序爲本，而故爲增飾者耳。「奇巧」「蘆藉」，含義皆不中肯，不如實說之可注意矣。

潘虛子有輩英格勢九十餘條，後之論曲品者，每依據之。實則其於每個人作四言一語者，皆隨筆拈綴，模糊影響，令人無從捉摸，王穀德議之，宣也。劉氏藝概中約九十餘條爲三品：一曰清深，如吳仁卿之山間明月，二曰豪曠，如賀酸齋之天馬脫羈，三曰婉麗，如湯舜民之錦屏春風。亦僅就潘虛之語，以爲歸納，並非從三家之作，實地體會而得者，且豪麗兩派之外，多「清深」「清深」爲義之不諳洽，遠不如「端謹」矣。

問所聞

金鑑

以上爲散曲派別之概論，以下剔去端謹，專取豪放、清麗兩派論元人。

豪放。

一派，元人雖許馮子振、陳玉霄兩人，而兩人卒日傳之曲不多。

（馮僅小令四十二首，陳僅十四首。）據其所傳者以觀，實無以十分著

明豪放之義，吾人未可盲從。當斷以馬致遠爲此派之代表也。馬作見於
《鴻臚元四家散曲》一書中有令百四首，套十七首，除喬吉張可久外，元人
散曲之篇幅，此爲最富矣。秋思一套，自元周德清以來，卽評爲散曲中第
一，其然尾云：

登吟閣一覽錢塘點，聽曉時萬事無休歇。何年是徵，看畫閣相織排兵，戰紛紛蝶舞驚，酒
醕醕爭並。裴公綠野堂，知令白蓮社。愛秋來那景，和露摘黃花，帶霜分紫葉，煮酒燒紅
葉。想人生有限，深幾箇箇細算。人道我煩憂記者，便太薄深言來，道來纏醉丁也。（字
句從《樂府新聲》）

若問此曲何以成其爲豪放，則無人不知其爲意境超逸，實使之然。文字
不過適足以亂之耳。然重韜意境之超逸，以造成豪放，乃豪放之第一義
也。此外更有他義。如馬氏續不斷小令云：

菊花開，正晴來，伴虎溪僧，尋林友，龍山客，似杜工部。曉漏明，李太白，有溫庭筠、東陽酒
湖臺，吹楚三關休怪。

意境自與前曲完全相同，而意境之外，修辭亦大有可注意者，則全曲之中，用入名地名物名以表象者，聯貫成串，其多實出於尋常也。第三句之連舉三地，有如地理志；第四句與末句之連舉四古人，有如對鬼簿；第五句之羅列諸品，無以似之，殆類市中之南貨鋪。此種修辭法，在尋常之詩詞中，要皆不宣，所謂「偶」是也。而在曲中，用之乃特放異彩，所謂「不羈」

是也。故此曲之所以形成豪放不羈者，端由於修辭法之特殊，不僅倚賴
意境，此乃豪放之第二義也。更如馬氏壽陽曲曰：

心閒事，說與他：「說不動早言所懶。」說字兒，是可可你這是，我心裏怕那不怕！」

此曲所寫之情，乃人之明瞭於我薄倖者，而我始終原諒之。祇認爲要，不
認爲真，自己則矢志堅貞，以待他人之挽回於萬一，絕無怨恨之意，可謂
重粧點，此種恰與清麗一派相反，亦認爲豪放，乃完全脫離意境之豪放
而豪放者，豪放之第三義也。馬氏以外，如白樸、賀雲石、劉致、馮子振、汪元
亨、馬九皋等，皆豪放之尤者。蓋凡屬元代曲家，無人不有此派之作，特多
寡之間，各家不同耳。

清麗一派，若依賀氏前序，舉盧闡爲代表，則不如舉喬張之妥善。蓋所
謂「麗」者，其材料或俗或雅，都無不可，而喬多用俗，張多用雅，二人既自
來並稱，合之又適可表見此派之全義也。以俗爲麗者，詩詞中不常見，而
之所已有，而新之變之，頗後精緻，人人所好，人人能賞，可即以「雅麗」二字
別其派。無論奇與雅，其爲麗也，機趣要不能板，而脉理要不能滑，此所
以又統在清麗範圍之內也。

喬有喬夢符小令一卷，雅俗兼該，融洽無間，最爲當行。清厲鶚評其曲，
以爲出奇而不失之於怪，用俗而不失其爲文，殊得奧窓。後人之爲曲，不
難於雅麗，亦不難於豪放，而獨難於此奇麗。如清初朱彝尊厲鶚，提倡

高張兩家散曲，其所摹擬者，祇能及張，終未嘗及喬。蓋笙鶴翁（喬之別號）之絕技，凡筆端祇能雅而不能俗者，一概無從問津矣。如水仙子情詞及詠雪曰：

眼前花怎得接連枝，肩上鉛新綴配錦匙。描筆兒鉤錯了傷春事，閃霓裳爭斷線兒歸鶯。

春別對了閨誰蝶，野蝶兒難尋覓，蠍虎兒甘害死，蠻蝶兒別墮了相思。
冷無香，煙翠撲將來，凍成片梨花拂不開。大灰泥漫不了三千界，銀梭了東大海。探梅的心嘴難捱，碧雲兒裏安舍，望遠兒裏深尉宅。粉紅兒裏舞樹，金。

此等曲除上文所謂詭喻以外，別饒嫋媚，讀者每以爲奇，則有之，麗未必然，蓋看慣以雅爲麗者，狃於所習耳。喬氏以外，關漢卿、查德卿等散曲內，亦常有奇麗之作。關氏不伏老一套煞尾爲尤著云：

我却是蒸不爛、煮不熟、鍋不直、炒不爆、響當當一粒鋼豌豆。您子弟誰教賣入他鍋不斷、研不下、解不明、頓不脫、慢騰騰千層錦至頭？我玩的是梁闌月，飲的是落陽酒，賞的是落陽。

眼思夢想

兩曲俱屬雅麗，與前舉喬作以俗爲麗者，顯然不同。然如次首中，末句之審意，與「裏翠」「擅香」「流暖」等之措辭，全是詞境，以較前一闋之蕭疏，豈不嫌其過乎？清麗一派，作家甚多，如張氏之至處者固少，如張氏之失處者亦少。徐再思、任昱、李致遠、曹明善等皆其流。如徐之梧葉兒曰：

芳草思南浦，行雲夢楚陽。流水恨瀟湘，花底春愁蕪。敘頭金鳳鳳，被面纏爲蕊，是誰等是誰。

半兒及水仙子云
花漫織月靜紗，葉底滄波冷翠溝。池上輕風閑御舟。可憐秋一半見芙蓉一半見柳。
金籬裏翠動花梢，翠袖香贈那條玉波流暖迎蘭棹。西湖春暮好，相送酒重詩豪。醉罷

麗龍香劍，新絞調鳳尾，槽草色語緩。

雖用比興，却連所比所興者亦於末句明白說出，大別於詩詞，斯最得體也。

世間事既有兩極端者，亦必有中和者。豪與麗，雖分兩派，而以一人兼有之，或以一詞兼有之，皆尋常事。近人有因蘇辛詞集中，未嘗無一二婉約之作，周秦詞集中，亦未嘗無一二豪放之作，遂謂放與約不足爲詞之兩派，實則分詞曲之派別，應以詞曲爲單位，曰「此詞約，彼曲放」，可不應以詞人曲人爲單位也。卽論斷各家之派別，其著作之多數如何，足爲據，不應因其少數之作相反，而遂全部抹殺也。譬如馬與喬張，雖各到好處，其餘雖不儕於端謹，總嫌參用詞法過多，並非論曲者所宜提倡也。清人不善學之，有一種「詞人之曲」，卽張氏此派之末流矣。如下列一

張有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共七百餘首，爲元人散曲中流傳最多者，此外且無一劇曲，故張氏可謂散曲之專家也。其曲十之八九爲雅麗一派，餘亦有豪放與奇麗者，特少數耳。張氏當時受何影響而致成此派，惜其生平事跡不彰，無從追考。要其所成者，實僅十之四五，恰到好處，其餘雖不儕於端謹，總嫌參用詞法過多，並非論曲者所宜提倡也。清人不善學之，有一種「詞人之曲」，卽張氏此派之末流矣。如下列一

搖其大體矣。茲舉馬之小桃紅、張之殿前歡，以爲豪麗兼用者例：

臺空春曉鐘聲重，寶篆香微動。此外處名要何用？醉鄉中，東風喚醒梨花夢。主人愛客，常迎送，鬱鬱在金籠。

宮長安，前程渺渺幾茫茫。南來北往誰征雁，行路難。音沉小劍閣，紅葉溢江岸，白草連雲橫。功成半紙，風雪千山。

以上論元人散曲之派別，以平分崑腔流行前後兩時期以論明人。

明代未有崑腔以前，北曲爲盛。涵壩子所列明初十六家中，惟湯式一人之傳作，有五十餘套，餘皆二三篇，未足言派。湯之套數簡短，不病拖沓，惟多贈答酬應之作，端謹之餘，與一二小令，皆豪麗參用。十六家外士大夫染翰此業者甚多，亦都零星無足數者。惟周憲王有燉之誠齋樂府，袁然成帙，足稱一家。而論其文字，乃十九端謹，且庸濫居多，豪麗兩面，均鮮敏。爲一派，王磬爲一派，沈括爲一派，皆各有面目，未見雷同，而康馮之爲豪，王沈之爲麗，則又其大概之一致者耳。茲各見論例如次：

康海洪東樂府，用本色，爲豪放，擺脫明初闢茸之習，力爲振拔，有功於明代散曲之作風。不少惟貪多務博，殊欠翦裁，是其一失；用俗之處，往往爲俗所累，元人衣鉢，未盡真傳，是其二失；其中極熱極怨，而表面以解脫之語蓋之，時覺捉襟見肘；展其全集以觀，無非憤世、樂閑、南類之作，而志趣並非真正恬淡，根本有誤於元賢，是其三失。此三失雖不必獨集於康氏一身，而康氏實啓此派之始，王九思、李開先輩，則應分任其咎者也。明人之論調，多抑康而袒王，異所不解。茲舉康之雁兒落，得勝令，及王之水仙子：

數年前也放狂，這幾日全無況。關中作件思，暗裏般校量，真苦是不精不細曉行藏，怪不得沒頭沒腦受災殃。從今後花底朝朝醉，人間事事忘。剛方逢了濟和榜，荒蕪田舍全了籍與康。

一拳打敗鳳凰鵠，兩脚蹬開虎豹羣。單身撞出麒麟洞，望東尋人亂捕，空縱關老英雄。

參詳破郎郎一夢歡息殺商山，四幕思量起拳獵三學。

馮惟敏海浮山堂詞稿四卷，生龍活虎，猶詞中之有幸棄疾，有明一代，此爲最有生氣，最有魄力之作矣。王世貞王穀德輩之品評，皆嫌馮氏本色過多，北音太繁，多俠寡馴，時爲紙類，蓋皆崑腔發生以後，「南詞」盛行時之議論，殊不足據也。馮氏之長處，正在本色與寡馴，惟其如此，乃能豪爽若論，其失有因委肆之極，傷於犷悍者，有因任情率性之極，詞意近於頹唐，不能凡百興會者。至於全集之中，豪辣者多，而進一步渾涵於灑爛之境者猶少，是亦其成就上之缺憾。諸家之中，獨馮氏斯足責也。馮之意志，亦極怨極憤，所異於康王者，在怨憤便索性將全部怨憤痛快出之以示人，較少做作；而才氣之橫溢，筆鋒之犀利，無往而不掩蓋，披靡篇幅雖多，各能自舉，不覺其濫，亦非康王一派之所及也。馮氏此派，後無來者。唐寅小令，間有與之相會處，其前有一常倫，亦微近之，而才氣皆遠不及。曲律謂陳沂胡汝嘉美而放，按陳僅傳雪詞，美則有之，豪未必也；胡僅傳夏侯，堆擗而已。茲舉馮之塞鴻秋，乞休，以見豪辣，雁兒落，得勝令，謝友枉駕，以見灑爛：

詮形容合不著，公卿相看半疑也。漫箇揚揚，量衙門又管了交際賈，告尊官候進傳譯，休狀廣開方隻門，大風包容量，換春衣直走到東山上。

遠的是試春遊張曲江，訪的是耽酒病陶元亮，有的是快吟詩齊翰林，坐的會聲鑿江。

隔相。隔道的是白雲明月觀，有多少秋風野草，誰知平湖了四士，誰名字，傳說徐公臥在東山入醉鄉，周郎耳聰著六名情，獨樂鴻鵠，身歷了三朝老更狂。

王磐西樓先生樂府一卷，善爲清麗，王穎德頗能賞之。於元人之中，兼得喬樞之趣。其麗也不僅工雅，兼能出奇，其清也蕭疎放逸，且好爲遊戲，詠諸之作，而不用康鴻兩派之粗豪，一以精細出之。明人之中，所知者惟金鑾一人，是其一派。茲舉王之沉醉東風蝶拍及金之詞西六娘子，閩

莊子夢蝶，公詩句句成，清晰的燕舞蝶，快照的雲歌堅。信知吾玉載薄憑，占了無國故色名，難怪那蝶王關影。

蝶衣殘絳過鳳頭，沒人處軟軟行來，好風兒不生愁，是春曉也。蝶說口難開，待動手難擋，淚點兒和衣曉曉的撒。

沈括睡窗絨一卷，亦爲清麗，而以香奩體著聞。於元人頗得王鼎之趣，治點之中，生動新切。其失在偶摹元人經襲之作，後人踵之者又變本加厲，皆標其題曰「效沈青門體」。沈氏遂受謗無窮矣。沈括符盛推陳王陳（譯）沈，自或據化治之音，後所不及，或者沈氏之作，不止於香奩也。惜窗絨原本佚而不傳，顧猶名思義，與舊選本之所載者，實季董是多耳。茲舉兩首：

倚欄凝望，指揮花葉，依然舊春色，綠牋上，綠牋上，相思無解，那裏奈，臨風不奈，高歌，只教我指定名兒，暗喚牙。

東風吹落梨花，淡日相思因暮。惆悵人誰解，不覺梨花落月牙。却原來是梨花，認哥哥不是他。

以上四家，王鑑之筆，最爲整飭，可云無弊，餘皆有得有失。他如吳誠夫

始合處有西樓白娘（金）之精，而冗雜亦復如康王。陳鑑所作，套數尤多，稱類類明初湯式，令則不出王與沈。明人皆以其與梁辰魚相伯仲，實則陳之文字，絕未入江東白苧園套也。陳所聞雖在崑腔大行以後，而其著作品格，與湯式陳鑑，最爲相近；若納之下文，梁沈兩派中，殊爲不妥，故亦附及於此。

崑腔以後，祇有南曲，而北曲亡矣。南曲又多參詞法以爲之，形成所謂「南詞」，而曲亡矣。崑腔創始於魏良輔，一時新曲，首先採用者，厥爲梁辰魚之所製，在劇曲爲浣紗記，在散曲則爲江東白苧一集。張鳳翼序之謂：鄉地可作金聲，張旭初於吳疆合編內，至推爲「曲中之聖」焉。自有崑腔，南曲之宮調、音韻，一切準繩俱定，傳奇之法愈密，犯調、集曲，日盛一日。沈環爲南曲譜及南詞韻選二書，楷模大著，學者翕然宗之。龍子猶於太霞新奏中，對沈有「詞家開山祖師」之稱焉。起嘉隆間，以迄明末，將近百年，主持詞壇者，文章必推梁氏，爲極軌韻律，必推沈氏，爲極軌。此爲崑腔以後之兩大派，一時詞林，雖濟濟多士，要不出兩派之範中也。其文章獨不從梁，而韻律獨不從沈者，劇曲則有湯顯祖之四夢，散曲則有施紹莘之花影集。夫文章之不從梁，兩家乃戛戛獨造，千古不朽矣；若韻律之不從沈，適爲兩家之病，亦百世而不能易者也。——得失之間，炯然不侔，有如此者。蓋論崑腔以後散曲之派別，不能不分舉梁沈施三家。

梁辰魚之曲派，爲文雅蘊藉，細膩妥貼，完全表現南方人之性格與長處，去北曲之疏略造風，亢爽激越者，千里萬里矣。惟此種陰柔之美，實宜於

詞之收斂性格之文學，而不宜於曲之放散性格之文學。故其取材取徑，於不知不覺之間，無一不與宋詞相接近，而與元曲相背馳者，結果乃得一種詞不成詞，曲不成曲之物。吾嘗論此派之末流，以爲意境迂拘，而色彩繚麗，經於字句之煊染，又祇有枯脂燥粉，敷衍堆塗，拆碎固不成片段，鉛合亦難象樓臺，臣妾宋詞，宋詞不屑，伯仲元曲，元曲奇恥。天下依違於兩可之間，欲兼擅其勝，而卒至進退失據，成共棄之物者，崑腔以後江東白華派之散曲，是其一也。此所言爲欲闡揚元人之絕藝，保存曲體之本源，不無過激之處，然實從體會比較而得，非徒託空言。所謂「樂府」之選集，與所謂「南詞」之選集，其書今日俱在，是非究竟，可以實按也。（元人多稱曲爲樂府；崑腔以前選集別集，皆以「樂府」名；或以「詞」名，亦必不分南北，蓋不專門爲南曲也。崑腔以後，盛行「南北詞」之名，如南詞韻譜、南北宮詞紀等，皆曰「詞」，而不曰「曲」，或特創名目，曰「新奏」，曰「吳騷」，而獨鮮用前人習用之「樂府」二字者，風氣使然，亦一奇也。其名稱既多用「詞」字，其文字之多用詞法，固可以反證矣。）漫亭歌者（袁于令）曰：「詞才不同，梁伯龍以豪爽，張伯起以纖媚，沈伯英以圓美，龍子猶以輕俊，至於秀麗，不得不推王伯良。」夫如伯龍者，倘猶推爲豪爽，則如元人爲東籬之振鬣長鳴，白仁甫之奮翮高舉，豈不皆放獵悍頑野，不可亦無足怪矣。惟此派之弊，尤在套數與集曲，若單隻或重頭之小令中，猶

於不知不覺之間，無一不與宋詞相接近，而與元曲相背馳者，結果乃得

間有生動之作也。茲錄梁集第一套內詠輕雲之長拍及小令山坡羊，以略見其得失：

舞接霓裳，響接霓裳，歌舞金盞。送月來，醉人間留住。這是萬古仙歌，幾半偏近歲天衢。筆舞絃絃，引飛煙，控雨雨，彩雲聲歸去。誰見瓊瑤傳曲，誰還念黃鸝樓中千載。問仙歌何事，冒雨飛雲，又不知春山深淺，何日還舒。

病淹淹，連聲淚的模樣，歌怯怯難卒坐的形狀，急驚驚難措計的寸腸，虛飄飄難按捺的情和況。空自忙，全然沒主張。冒雨飛雲都成說，顰轉思來，更無的當。淹涼爲甚，更長夜誰長？著那莫認他那是故鄉。

沈璟之曲派，乃一面文字受梁氏之影響，而一面自己又專求律正與韻嚴。沈氏好翻北曲爲南曲，曲海青冰二卷皆是也。目的專在便一時歌場，繁衍南聲，故材料翦取前人之現成者亦可不必由己出也。其文既爲聲而發者多爲文而發者少，則其受韻律之拘牽而生氣削弱，尚待言乎？沈氏於所翻諸曲，雖自命名曰「青冰」，實則去「藍水」猶遠甚，直是點金成鐵，活文字則死之，新意境則屬之耳。原其初意，蓋欲納北曲文字之美者，入於南曲聲音之美中，以收聲文並美之效；而實則槩搭體，詞翻曲，北翻南，集曲種種辦法，同一補於聲音者鮮，而害於文字者多，得不儻失耳。同沈氏一派，而才具較長者爲王驥德。王氏能賞識元曲，且極知南曲與南散曲之弊，以此中無傑出人才，足舉其業，與元人抗時，致深慨焉；其集獨以樂府名（方諸館樂府），而衡其造就，仍未跳出梁沈窠臼，風氣固人。

上，韻嚴而律稍舛者爲次上。王氏則另創南詞正韻，專爲南曲而設，分出

姜光、堅洞、居遲、機奇等新譜部。又新製集曲三十三調。文字之弊已見上文體製一節，茲不復贅。惟王氏小令亦多奇俊之作，其故詳下文論。小曲一派內茲舉沈氏翻元曲及元曲原文，及王氏自製曲，見例如次。

人聲甘州 集雜劇名，即元人吳昌齡北韻。

明沈瑞

集曲在散曲中，周練涼冷，嘆驚驚，枉怨怨，帶月影，調樂夢中真。另言留彩霞，憶在夢裏香。

周練涼冷，嘆驚驚，枉怨怨，帶月影，調樂夢中真。另言留彩霞，憶在夢裏香。

周練涼冷，嘆驚驚，枉怨怨，帶月影，調樂夢中真。另言留彩霞，憶在夢裏香。

良宵多月亭記曲江池上，晝日初晴，輕橫仙路，乘航恰遇雲英。萬花堂畔，香飄四玉鏡臺，作詩賦，他便心歡喜，教無厭博情。

良宵多月亭記曲江池上，晝日初晴，輕橫仙路，乘航恰遇雲英。萬花堂畔，香飄四玉鏡臺，作詩賦，他便心歡喜，教無厭博情。

二郎賦董君集二郎賦序二調

明王穎德

蘇軾的曲江通月曉，正對着春風柳管，初相逢在麗春園道上，便和他謁榮的星譜，曾和他在萬花堂請志誠，詠香亭說舊事，誰承望下船頭牛馬兒不應承及殺調風。

蘇軾的曲江通月曉，正對着春風柳管，初相逢在麗春園道上，便和他謁榮的星譜，曾和他在萬花堂請志誠，詠香亭說舊事，誰承望下船頭牛馬兒不應承及殺調風。

泥於色相，及專於雕琢、磨滌、穿鑿、拂拭、採摘中討生活者，正不啻即爲「色」。按所謂「放下色相」原以論人，實亦可以論詞，其所言之反面詞意，雖琢而工，不磨滌而淨，不粉澤而豔，不穿鑿而奇，不拂拭而新，不採摘而特具者，尤爲明著矣。沈德生又曰：「子野外服儒風，內宗楚行，其於世間色相，一切放下，其性靈穎慧，機鋒自然，不覺吐而爲詞，溢而爲曲，以故不雕琢，不磨滌，不粉澤，不豔，不穿鑿，不拂拭，不新，不採摘，亦如是。」

沈兩家寫照也。施派以後，亦無來者，惟清人趙慶熹差近之。茲錄施氏春遊述懷套內叨叨令，及合鏡詞套內金索掛梧桐：

且尋一箇穎的要的真知音，風風流流的隊，拉了他們後的雷的雷，一箇清清雅雅的會，掠一平的軟的襯花箇，香香瘦瘦的地，擺列着奇的美的趁時景，新新鮮鮮的味，兀的便醉殺了人也，麼哥，兀的便醉殺了人也，麼哥，任地上乾的涸的混的，悶昏昏沉沉的。

以士明人散曲派別，崑腔前後，共列康馮王沈梁沈施七家。此外當時成就如，並稱「瘦硬蘇詩館」，極採了長短句，並列著奇的美的趁時景，新新鮮鮮的味，兀的便醉殺了人也，麼哥，兀的便醉殺了人也，麼哥，任地上乾的涸的混的，悶昏昏沉沉的。

施紹莘之曲派，乃融元人之豪放與清麗，而以綿整出之。時代微後於明人，選本六七種內無及施氏一字者，其故可以思矣。蓋所謂選本六七種者，皆梁沈之派，錄詞標革，首贊韻律，而施氏所長，則首異梁沈，施氏所短，又首傷韻難，斯無怪二者之格格不相入矣。有明一代散曲文字，實惟

馮施兩集，爲真不可少。陳繼儒曰：「子野才太俊，情太瘦，膽太大，手太辣，腸太柔，舌太纖，搔搔猶癢，描寫笑啼，太逼真，太曲折。」此其贊施氏者，不爲過分，一方面且不啻爲曲家立一明訓。蓋所言實語語中肯，凡爲曲者，莫不應然也。他姑勿論，祇挾手一層，卻擇沈之派所特乏，而馮施之派所

馮施兩集，爲真不可少。陳繼儒曰：「子野才太俊，情太瘦，膽太大，手太辣，腸太柔，舌太纖，搔搔猶癢，描寫笑啼，太逼真，太曲折。」此其贊施氏者，不爲過分，一方面且不啻爲曲家立一明訓。蓋所言實語語中肯，凡爲曲者，莫不應然也。他姑勿論，祇挾手一層，却擇沈之派所特乏，而馮施之派所

音調，兼源於南北曲，而文字則得於北曲者獨多，其聲勢所及，崑腔以後

之各家小令，無一不受其影響者，即康濤畫之小令中，亦每存小曲面目。

也。陳宏緒塞夜錄紀卓珂月之言曰：「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讓元，庶幾

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紋絲之類，爲我明一絕耳。」此言大有識

見，就散曲言，梁沈之所謂「南詞」，固絕不足與元人北曲對峙，即馮施之

業，亦承元人餘緒，未足以云分庭抗禮也；若明人獨創之類，爲前人所無

者，祇有小曲耳。王驥德曲律云：「小曲掛枝兒，即打棗竿，是北人長技，南

人每不能及；昨毛允遂賜我吳中新刻一帙，中如噴嚏枕頭等曲，皆吳人

所擬，即韻稍出入，然措意俊妙，雖北人無以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遠

也。」可見小曲精神，雖因緣北地而來，而南人固亦優爲之，甚至所以優

爲之者，不僅在小曲本身，且侵入南北小令之中矣。此前人從無言及者，茲爲別出，並舉例以明之：

丹雲閣

參寥寧耐，欲說誰做采，惹得旁人笑，招着他們怪，歡喜冤家，分定嫌離苦，去不去心頭恨，了不了前生債，教我心上黃連苦，自捱，却似鎖上門兒推不開。

玉壘壯

冤家心狠，這些時誰家兒謔，打聽得有箇真實，我和他兩命誰全，神靈怎替置，管不叫冤家只叫天。

風入松

想才郎二去幾多時，誰知他箇外生枝，書來止說功名事，不道着「恩情」兩字，本待要尋活冤死，怕落下歹名兒。

讀南枝

難留，曲徑通，相逢他猛然丟一眼，教我口兒不能言，聽完擇地軟，他回身去，一道烟，斷

等事，亦多爲之，乃梁沈之嫡傳；若兩吳集中之合作，間如明之王鑒金鑒，

得勝枝，招來他抓箇纏。

駐雲飛

小小冤家，拖逼得人來，慘棒殺雅溪，搖播盡，舉止多蕭灑，暫記折梨花，在茶廳東集忙，論佳期，倒答著閨中話，一半冤人一半愛。

鎮南枝

才郎至喜倒頭，匆匆出迎羞不前，含笑拜媽，然欲說偷憐，你把歸期誤，搬取攜打先，誰道見郎時，都做一團軟。

駐雲飛

棄性丢頭，再不將他記上懷，怕有神明在，壞我心腸歹，呆那裏有神來，丟開何害，只看他們，拗我如塵芥，靠神明欠明白。

江兒冰

郎莫開船，西風又大了些，不如依舊還奴舍，郎要東西和奴說，郎身若冷奴身熱，且至用，而今這一夜，明日風和便去也，奴心安帖。

萬子猶

諸調之中，如鎮南枝、駐雲飛，猶可謂之本爲小曲用調，若其餘者，固皆南北曲也，然諸家之文字，則一例化於小曲矣。

前人之論明代散曲者，有王世貞之曲藻，徐復祚之三家村老委談，沈德符之顧曲雜言，王驥德之曲律，張旭初之衡曲麈談等，諸家當時所見，散曲之集，今日不能盡見，今日於數百年後，以旁觀地位，覺得極其明瞭者，諸家當局，反而昧昧不察，故以諸家議論衡茲篇之所主張，多見其鑒柄矣。

至於清代散曲，約可分爲四派：第一，南曲派，承明末梁沈之餘風，好爲南曲，如沈謙、吳綺、陳維韜、將士銓、吳錫麒等皆是。沈謙集中於集曲、翻譜等事，亦多爲之，乃梁沈之嫡傳；若兩吳集中之合作，間如明之王鑒金鑒，

絕非樂沈所論限矣。第二驕雅派，倡高張之清麗，而一味當其驕雅，好爲

北曲，如朱彝尊、顧鸞及後來之劉熙載、許光治等皆是。劉氏說主高張之驕雅，而所作因求被諸聲歌，故俯就南曲，以用其崑腔。（其實元人北曲，

崑腔內亦自有譜可唱。）餘人集中，則絕少南曲，與第一派異也。朱厲等

一味崇雅，雖未得元人真味，要得雅之真味，成所謂「詞人之曲」，又非明

人梁沈輩之參用詞法，或所謂「南詞」者所可「同舌共談」矣。第三道情。

派此派乃徐天祐所創成，處於元明南北曲及小曲之外。小曲內容大抵

男女情詞；徐氏之道情，則黃冠體中之警醒頑俗也。徐氏自謂構此頗不

易，必情、境、音、詞，能處動人，方有所謂道氣。（見陸以湉之冷齋雜記）其前

鄭燮之道情，自與此爲一派；特鄭氏之作所警醒頑俗者，不過勿貪富貴

功名而已，道家之套語也。若徐氏所警者，乃世情積弊，人事惡習，敢言他

文所未嘗言，他人所不敢言者，固於世道人心，極有感化作用之文字，非

等閑俚唱可比，自足另成一派，與其餘者並列也。第四爲趙慶雲、張惠言、清代

散曲之有趙，猶明代之有施，雖局面較狹，而文字亦恰到曲之好處，非此

不足以存曲體之真價矣。如驕雅派，則曲爲詞之附庸而已，南曲派亦曲

之昆腔而已，道情派與小曲，又同爲旁枝而已，惟趙氏一派，自有其自己

時代之面目，並不貌襲元人，而實本元人之法，可以列於曲之正統之中也。

小桃源（據蘇曼生《據自藝曲》）

枉流了鴻江水，還剩得蘭陵酒。雙紅牙拍斷紅珠溜，教育鞋踏蓮青山。招黃冠復御黃

十 餘論

金吳管甚麼蚊蟲，等閒無休！

梧桐樹

西施

吳昌碩

西風吹白紵，歌罷人何處？莫道功成肯逐鴟夷去，算回頭只有烟波路。吳苑千秋花也老，無主感客子，綠綿也兜難住，獨相思石上苔無數。

水仙子

鳳翫

朱雲林

中湖山上採樵夫，百步橋邊垂釣徒，三家村裏耕田父。這生涯都不苦，要「歸來」只恨歸期晚，錦屏風，蒼崖紅樹白雲，誰金鑑玉鏡，綠荷香亦米青蘋。

秋思用張小山春思韻

曉晴

徐大椿

落秋思，芭蕉葉葉竹株根。南浦風雨涼，何自憐？葉落成愁，蟲聲唱盡殘更，那堪排「人字」，風飄書仙事，餘音滅後，誰夢回時。

水仙子 海棠

詠

許光治

紅絲織鳳撲華鉛，紅錦回香散舞錢。紅絲頭金簪妝鏡，遇清明百六天，畫眉低，何處秋千？

春粉蝶流霞蝶，明月洗華燈，鮮是花中第一神仙。

道情

刺時文

徐大椿

讀書人最不濟，儒時文，屬如泥。國家本爲求才計，誰知這作了欺人計。三句承題，兩句破題，題尾擡頭，便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噦噦。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奉貢光陰，白白晝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廬的晦氣。

江兒本

詠

趙慶雲

自古新須盡，從來舊必收。我初三歲你眉兒彌，十三歲你絳兒就廿三歲你纏兒來……都在今宵前後，何況人生怎不四風敗柳！

以上論三朝散曲派別，各家粗見得失，未曾詳盡，舉例亦不能備。瑣屑

之處，參看拙著《曲譜》，其說間有出入者，即以此篇所見爲準。

散曲之形式與精神，本身與作家，據以上八節所敘論者，已可得其大概而有餘，頗猶有未及之義，而甚爲緊要者，如散曲之音樂與歌唱如何，散曲之前途如何，於今後文學上之地位如何，有志作散曲者，今後之任務如何等皆是也，茲再約略見之。

觀於上文用調一節，知北曲十七宮調，而散曲用集九，南曲十三宮調，而散曲用其十一。南北曲之音樂，今所僅傳者，祇有崑腔，却非元人之原唱。元人之南北曲樂，均用絃索，即明人之唱南曲，在崑腔以前者，亦以能上絃索爲準，觀於何良俊四友齋叢說等所紀可知。非若崑腔之以管笛爲主器也。然元曲之腔譜唱法，與宋詞同一不傳，深可歎惜。吳瞿齋先生謂會見用乙凡二音之南曲古譜，恐即崑腔以前，元明人之唱法矣，惜未收之，不知其書，終落何所。惟崑腔亦非憑空結撰者，元明舊腔，有一部分尚留存在於崑腔之內，固意中事，特無從確實證明之耳。曲樂普通情形，茲不多及，擇其尤關散曲者，爲紀述如次。

元楊朝英選陽春白雪，太平樂府二書，所流傳之元人散曲獨多。乃楊氏於第一書前，附刻芸菴唱論，第二書前，附刻卓從之北腔韻類，足見二者於元人多數之散曲，皆甚有關也。芸菴之姓名歷略不可考，楊氏稱爲「藏南芸菴先生」，並依據其唱論中所有一條，分陽春白雪一書爲大樂、小令、套數三類。所謂「大樂」者，宋金兩朝蘇軾吳彥高等之詞十首也；足見來詞唱法，當時所流傳者，僅此十首，而小令、套數之唱法，必與此十詞之唱法相鄰近。且唱論中所謂敦拖、打指、停聲待拍、起末、過度、取氣、換氣，

慢、袞、序、引、三臺、破子、小唱等，張炎詞源內論詞之唱法，亦皆有之，是亦未嘗無餘。頗猶有未及之義，而甚爲緊要者，如散曲之音樂與歌唱如何，散曲之前途如何，於今後文學上之地位如何，有志作散曲者，今後之任務如何等皆是也，茲再約略見之。

觀於上文用調一節，知北曲十七宮調，而散曲用集九，南曲十三宮調，而散曲用其十一。南北曲之音樂，今所僅傳者，祇有崑腔，却非元人之原唱。元人之南北曲樂，均用絃索，即明人之唱南曲，在崑腔以前者，亦以能上絃索爲準，觀於何良俊四友齋叢說等所紀可知。非若崑腔之以管笛爲主器也。然元曲之腔譜唱法，與宋詞同一不傳，深可歎惜。吳瞿齋先生謂會見用乙凡二音之南曲古譜，恐即崑腔以前，元明人之唱法矣，惜未收之，不知其書，終落何所。惟崑腔亦非憑空結撰者，元明舊腔，有一部分尚留存在於崑腔之內，固意中事，特無從確實證明之耳。曲樂普通情形，茲不多及，擇其尤關散曲者，爲紀述如次。

元時南曲發生甚早，但終元之世，未見有一首南曲之散曲。南北合璧，爲元人沈和所創，著在錄鬼簿，鑒鑒可據，但終元之世，不但雜劇中舞之，即散曲內亦未一見合參之文字，殊可怪也。散曲中之南曲，最早者殆爲明初周憲王誠齋樂府內所有，其腔譜唱法如何，應無改於元音。沈和符謂嘉隆間度曲知音，推松江何良俊，而何氏叢說有曰：「老頤云南曲中如『雨歇梅天』，呂蒙正內『紅粧麗質』，王祥內『夏日炎炎』，殺狗內『千紅百翠』，此等謂之『慢詞』。教坊本隸琵琶等色，乃歌童色所肄習者，南宋教坊歌聲色久無人，此曲都不傳矣。」所謂『雨歇梅天』，當係散曲，乃與呂蒙正等劇曲所有，同爲慢詞。此所謂『慢詞』，疑與南宋慢詞之唱法更近，而與北曲及一般南曲較爲促拍快唱者則有別，故得其名也。其唱法當時雖不傳於一般人，或獨得於魏氏而氏之崑腔，或即以此種慢詞

爲本，亦未可知耳。至於北曲中，如康海之精於琵琶，王九思之未曾填詞，先摹國工按譜等，其所以唱者，當亦元人之舊。——此崑腔以前，明人散曲唱法之路可考見者也。

崑腔以後散曲之唱法，乃較爲明白矣。顧起元《客座贅語》曰：「萬歷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燕會小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沈德符《顧曲雜言》

曰：「老樂工云：凡學唱，從絃索入者，遇清唱則字空而喉劣。」魏良輔曲律曰：「清唱，俗語謂之冷板機，不比戲場借鑼鼓之勢，全要閑雅整肅，清俊溫潤。」清李斗《揚州畫舫錄》曰：「清唱以笙笛、鼓板三絃爲場面。」又

曰：「清唱鼓板與戲曲異：戲曲緊，清唱緩；戲曲以打身段，下金鑼爲難，清唱無是苦，而有生熟口之別。」此四條中，顧氏所謂之「散樂」，應即沈魏李三氏所謂之「清唱」——唱而不演之謂「清」，不用金鑼喧鬧之謂「清」。至於其所唱者，蓋有兩種：一則仍爲劇曲，有實白者，唱時或開白，或否；一則爲散曲，無實白，引子者。蓋散曲本無場面可言，絃管鼓板已足，本無需乎金鑼，正合充清唱之資料耳。故清唱者，乃散曲惟一之唱法，清唱所唱，不必盡爲散曲，若唱散曲，則無不爲清唱者也。然此種情形，即如客座贊語所言，崑腔以前，亦何嘗不如此？何以獨屬之於崑腔以後？曰：因崑腔以後，散曲忽另有一別名曰「清曲」，清曲清唱，至此製度乃格外確定之故也。散曲別名清曲，上文於名稱一節內未曾及，此名何時發生，無考，所見較早者，爲沈龍《綵度曲》。所知，然尚非其始也。嘉隆間有崑腔後，魏沈

諸人既說起「清唱」二字，「清曲」之名，恐即隨之而有矣。夫言「散樂」，則所唱爲「散曲」；言「清唱」，則所唱爲「清曲」。——二者固一轍矣。又清唱之中，所以清之程度，深淺不同，極清之時，雖絃、管、鼓板，亦被清去不用，專以顯明肉音，顧曲雜言之所謂，正是此意。即袁宏道《虎丘記》曰：「比至夜深，簾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者，亦非此耶？——此又崑腔以後，明清人散曲唱法之大略也。

散曲之全盛時代，祇在元明兩朝，至清即已大衰。若問散曲今後之前途如何，當先了解散曲至清代何以大衰，何以遠不如其劇曲之所成就。（今日已知之數，元明雜劇，共約一千餘種；清則僅約二百餘種；但元明傳奇，共約七百餘種，而清則竟約一千餘種。至於散曲，元明作家共約五百五十人，專集共約一百四十種，選集共約五十種，而清則作家僅約七十人，專集不足十種，選集第一種並無。）夫詞與散曲，同爲樂府，二者之文章，至明之季世，同淪於卑靡；惟論音樂，則散曲猶有崑腔可唱，與詞樂之全亡者不同，何以清人於詞反盛，於散曲反衰？凡一代樂府，其文字之盛衰，應隨其音樂以爲變遷；音盛文亦盛，音衰文亦衰，此乃原則。惟此原則，自上古以來，歷代無不合，至於清，獨不合。清代自己舞樂府，於前代樂府中，自漢魏六朝以至唐宋，其樂皆亡，而其文皆盛，獨於近古元明之樂府，其樂未亡，而其文反衰；音樂之力量，至此竟不足以維繫其文字，豈非有背於一般之原則乎？然於元明樂府中，清人並非全棄之也，若於雜劇傳奇之樂與文，固爲之一如其他樂府所棄者，獨散曲耳。故散曲至清，論體

格之尊，即令不如詞矣，何至於亦不如劇曲？論音樂之全，即全不如劇曲矣，何至於亦不如詞？此一問題，似乎難得圓滿之解答也。然細思之，則亦有可通之理在：清代散曲所以不如詞者，蓋因清人於一切學問藝術之思想，較元明人為謹飭；元人高尚之散曲，因明散曲之弊，久已不聞於世；

聞之，清人亦多嫌其過肆；至若明末卑靡之散曲，則又本不足以動人；而宋詞託體，較為雅靜純謹，於是適投所好也。清代散曲所以不如劇曲者，蓋因戲劇為任何時代，所不可少之物，在清初以傳奇體之歌舞劇最為進化，而最為完美，故劇曲文字，雖同一較詞為肆，而清初亦隨明代以繼盛；若散詞、散曲，究竟非戲劇可比，元明兩代，既可取散曲而置散詞，則清代亦何嘗不可取散詞而置散曲乎？至於崑腔之樂，既已有之於劇曲，則亦不必再有於散曲矣。——此清代詞與劇曲都盛，而散曲獨衰之故，大概可言者也。

至於今後之情勢，則大不然矣：今後對於一切學問藝術之思想，較清人為解放而自由，若將元人高尚之散曲，從模糊錯誤之板本中，整理而清順之，公之於世，必無因其粗俗放肆而唾棄之者。一方面今後之戲劇，格外進化，格外完美，以言與觀羣怨，娛樂感化，斷非元明傳奇體之歌舞劇所能勝任而愉快。且崑劇之造成，其事實異常繁重，一部新傳奇，由案頭而登諸場上，談何容易？填詞而外，首為訂譜，然後選腳色，配排場，唱詞，念白，演身段，製砌末，蓋非數十人之力，數年之久，千萬金之費，不易致也。所勞苦消費者如此，而既成以後，終不能收得相當之效果，則其事如何

可通行乎？故元明之劇曲，今而後實無繼長不息，一如清初之餘地矣。夫劇曲既無再盛之可能，散曲反得優容之餘地，則今後致力於曲之文學者，即應完全傾向於散曲，而今後散曲之前途，準情酌理，審時度勢，其地位至少固當較優於清代耳。

興言及此，乃覺散曲之前途，固別具阻礙，又有不可不明之兩義：在第一，曲乃聲律極嚴之文體，在彼專論劇曲之律者，對於散曲，一嚮以為輕，簡無比，無律可言。而在今日一般文人，一聞其為體調、句法、四聲、陰陽、叶韻、協樂，皆茫然有定之文體，將無不掩耳而疾走者，以為似此重重束縛，處處荆棘，何從自由發表情感與意志？其中祇有苦可喫，而無好可討耳。至於內容之如何寬博，精神之如何解放，機趣之如何清新，而聲韻之如何諧美，皆不暇計及，概予埋沒矣。對於此種難其律而廢其事者，吾嘗告之曰：曲在元代，實為平民文學，並非資才超絕者方能為；雖優伶娼妓，尚有「綠巾之詞」，其他可想。豈今之文人，其才具乃元代優伶娼妓之不若？又無論詞調曲調，皆有一種吟諷與歌唱，兩兼其美者。凡一曲牌，既祇隨口吟諷，亦覺其美者，則其句調必與語調相合。如此，曲調雖有一定句法，又安見其不自然？亦在選擇而用耳。至於四聲、陰陽，乃時時刻刻，實現於吾人言語聲音間之事實，辨之即得，苟為同文同語之國人，辨别言語聲音間之四聲、陰陽一事，殊不足以難之也。曲亦文藝耳，藝非習不成；若不欲習而祇欲成，世無其事，何況藝乎？——此律難一層，似足為散曲前途，而實則不成問題也。第二，曲為樂府，乃合樂之韻文，是所優於其他

之無樂可合者。欲散曲之行於今後，必使其樂府之資格先得保持勿失；不然，作散曲者，聲律既已考究，徒供吟誦，無以歌唱，是所成者爲曉曲，曉曲先失樂府之本徵之往迹，必難遠播矣。然歌唱散曲，固然借重崑腔，猶必有人善於製譜。四聲陰陽，雖曰有定，亦何嘗一調之中，字字全定？此不定之部分，固是一調，便各音不同。欲被擊歌，必有人於主腔之外，善於接其遞字之四聲，陰易，递貫其主腔，以成逐板逐眼之細腔，而此首一定不易之譜，爲他首所不能通假者。詞曲所以講四聲陰陽者，非無故也，目的即在形成各首之專譜，非若皮黃亂彈，風琴唱歌，一譜美聽，萬詞等用，歌詞則體管「其一」「其二」乃至「其百」「其千」，而聲譜仍一成不變也。彼曲家於所製之曲後，注明「用牡丹亭某譜」或「長生殿某譜」者，皆門外漢事，不然，四聲陰陽，递字從人者，亦笨伯耳。顧今日能唱前人舊詞，崑腔成譜者，尚不乏人。若能就南北曲新詞，製崑腔新譜者，舉國之中，有幾人耶？不製新譜，則難唱新詞；新詞不皆唱，則難望其皆作世乏崑腔製譜之人，實爲散曲今後前途之一大障礙。言之不勝爲散曲懼矣。

夫各種文學與音樂，皆自有其時代，時代一過，自無復其盛況之理，提倡者固不可不識分際。如崑腔乃我國僅傳之古樂，散曲乃我國僅傳之活樂府，國人今後，於此二者，流行之，自不必期保存之，要不可忽。顧二者實互有保存之能力，作用與機會在，亦惟二者互相保存，方能真正真存，舍此無更善之法，此不可不爲一般有志保存崑腔者，正言而告也。蓋保存音樂與保存文字者不同，文無成法，有成文即可以見法，有元曲遺

等書，而元人劇曲已成之文，及成文之法，盡在是矣；但有九宮大成譜，納書檯曲譜等書，崑腔已成之腔確在此，若所以構成之法，則不盡在此也。譬如欲保存喫飯之事者，僅圓積已成之米粒已足乎？僅少數之人，曉出其積穀，試喫一番已足乎？抑並需昌明米穀耕種之法乎？近人保存崑腔者，祇知翻印大成譜，增訂納書檯譜，創設崑曲傳習所而已，而不知凡此皆所以著錄傳唱崑腔已成之定譜，未嘗傳習實行製造崑腔之活法也，雖曰保存，其效未充，而其事未至矣。必也有新詞可託，有新譜可成，時得其應用，並不求普遍，但求極盡其能事，猶之欲保存喫飯者，能傳稼穡之方，時爲實行，而有所新發，使天下之飢者，雖別有所飽，而時亦得此新穀之物，以助饑其腹，則果其腹，然後穀之種興不絕，而穀食之事果然有矣。顧寄託崑腔之新詞，其體裁究將何屬乎？元明劇曲，於戲劇方面，既去時代太遠，其構造也，又難成而難用，則劇曲以外，又將何屬乎？斯不待言，惟有散曲耳。託崑腔於散曲，乃可繁可簡之體，祇要一面昌明譜法，即可隨作隨譜，隨譜隨歌，事輕而易舉，能盡而效至，無論廟堂典禮，燕會清娛，皆合於歌，閨閣擣衣，無往而不可用。散曲亦無往而不可用，崑腔散曲於以真傳，而崑腔亦於以真在矣。因此，保存崑腔，乃今後散曲惟一之責任；散曲載憑其文字，誠亦足以自表，然有崑腔爲之聲，則羽翼更豐，而輪轂益固也。慨自有崑腔以來，散曲之文字，於以大壞，崑腔實深負散曲，若今後二者果能相依而立，相得益彰，則散曲終不負崑腔耳。

故今後之曲家，與其刻意爲雜劇、傳奇，又明知其無登場搬演之體者，

則毋寧掉其筆鋒，改爲有希望之散曲；今後之崑曲家，與其竭全力於傳

習元明舊劇之定譜者，毋寧分其力之大半，以昌明製譜之法，選擇新製

之散曲，努力爲之成譜，以延崑腔之真生命，而爲散曲者，當然取法於元

人之豪放清麗，借鏡於明之渾施，清之徐超以元人之藝術，入今日之社

會，不拘拘於面目，而極盡其作用與能事。合用散曲與崑腔，於不成優美

文學之皮黃亂彈之詞，與不按我國文字聲韻之西樂歌詞，及小調歌詞以外，別裝一種詞樂，以試當一代之樂府，驗其效果，究竟如何，且即寓二

者保存之目的於其中，是述茲篇者一最大之建議矣。

附補正（原文見本誌二十三卷七號）

(一)書錄補正 前載書錄一節，缺誤甚多，以拙著曲錄初稿

選舉三卷四十三期至四卷前數期) 拙不贅。

(二)作家補正

元補十一人 王賓、高鼎、朱祖、顧仲清、趙孟頫、蕭德璽、曹大用、于貞、倪瓈、以上見

初印本北宮觀紀、陳殊秀、張怡雲、見太平樂府管妓、張慶文、見樂府新聲化成甫

見篤學符小令。

明補五十八人 明宣宗、朱樞、朱見、朱彌、朱誠、朱載、高鼎、盛懋、唐本曉、俞彦、黃方蔭、陶輔、王雪景、郭索、司馬泰、謝九容、南漢民、人喬龍溪、高第、蘇雪棲、陳元朋、李先芳、皇甫百泉、張復、郎席闇仙、以上廿六人皆有別集毛鑒、茅復、徐仲義、廉凌川、花穎、顧衡宇、陳良、周全、施幼平、毛子衡、潘山、陸鶴、李清溪、徐遠晦、陳素菴、鄭謹泉、齊少菴、倪少江、葉顯祖、以上廿人見初印本齊、范、唐復、許、彭孫始、顧闇生、

開紀姓氏表、劉基、徐陵、張重、陸廣明、謝時達、顧本齋、范、唐復、許、彭孫始、顧闇生、

魏九盤、沈度、以上十二人見諸家述字小典。

清補三十一人 汪昇、鄒福、沈日昇、馬曰衡、陳寧、汪次侯、楊小坡、(二人名等考) 余道

吉、孔廣森、鄒思源、何承燕、沈逢吉、謝春森、曹新懷、嚴良、辛成杰、汪倫秀、姜雨森、徐大椿、劉熙載、仲振選、陳繼祥、謝對誠、黃均宰、諸縣、寧方坤、張繼屏、雪樵居士、孫雲

國、吳紹、吳逸音、(三人女士) 傅良、曲家姓字小典。

萬錄元二百七人 (本誌二十三卷七號二一五頁上十五行「九人」應作「八人」)

蓋補十一、共二百十八人，前錄誤二百七十人。(移入萬錄裏) 蓋補五十八人共三百二十八人——元明散曲作家，共著錄五百四十六人。前錄清三十五人，蓋補

三十一人，共六十六人。

萬錄錄名中，已知疏漏，應改訂或增注者，列如下：元嘉錄「京」一作「荆」，吳堯鼎

應改吳仁卿。葛楚芳「蘭」一作「藍」，陳克明應改錄中原音類增。明人恐另有陳克

明，見詞林摘錄。劉燕亭外，別見劉燕兒，應同。明張五山應改張四維。周悔應改周

隱。陸包山應改陸治。夏子令應改夏言。韓允洛應改韓邦奇。諸紹芳應改北宮誦。常

應改吳謙。其出戶民誤排者，元呂思敬改呂止齋。楊氏應改王氏。晚金常應改常

倫。施紹莘應改施紹莘。康輝川應改康輝川。張舍應改張舍。

(三)用譜補正 出於手民誤排者：北宮內譜打坐應改譜打坐。管吉兒應改管答。又

北宮曉羽令，連客，南歸黃震兒，金澤者，二鵝江宋本，管震去一國。

(四)其他補正 一〇六頁上十一行，十二紅應改十二時。一〇三頁上十三行，「小春秋」

秋急猶謂小故事耳，應改「小春秋」乃小西施也。四廟稱爲「春秋」，元人或已然。洪

張鑑錄內王仲略云：「小生不會讀春秋，故是西施記」，曷白若非城教所著，則元人已以西施爲「春秋」矣。明單子英坡遺話云：「西施記人稱爲春秋。或云：世

賦有春秋，而無冬夏，故名。」西施究竟何以謂春秋，單氏說過，尚待考。」

此外手民誤排之字甚多，不勝枚舉矣。



將來大戰與科學

謝英魄

所以能够握着戰爭勝敗的關鍵的，不是別的東西，就是現代的技術。然技術終是技術，倘若技術沒有令他成為技術的原動力時，那是沒用的，然則所謂原動力是什麼東西？我以為比什麼都要先數煤炭了。因為煤炭是不斷的「愛涅義」的生產者，有了煤炭，可以發動機關車。有了列車，機關一動，馬上能將百萬的軍隊，以短時間輸送於遠距離。又有了煤炭，可以鍛鍊鋼鐵，可以鑄成軌條。由是在軌條之上，可以行使極長的列車，機關一動，馬上能將百萬的軍隊，以短時間輸送於遠距離。又有了煤炭，可以製造兵器，可以鑄造大砲。又可以供給潛水艇、汽車、航空機用的瓦士倫——油——倘沒有了煤炭，徐伯林的飛行船，是不能製造的。巨大的軍艦，也不能在海上航行的。又倘若化學上沒有了煤炭，則可恐怕的炸彈和毒瓦斯，也不能夠給戰爭利用了。

那麼，這次的世界大戰，又怎麼樣呢？不消說，戰爭的大勢是由新兵器戰具工作上技術的優劣而定的。德國自戰爭開始，以近結果，差不多總是以勇氣和技術來壓迫聯合軍的。然而終局，卒至於敗北，這是什麼原因呢？那就因為有新銳的兵力和嶄新的技術之美軍，驟然加入聯合軍

從前也有毒瓦斯

說到這裏，我們要研求過去戰具兵器上技術的歷史之必要。我們要知道，過去所用的一切兵器，很有長遠起源的歷史。最先想得出來的，就在

是毒瓦斯。遠在一六五四年，並一七〇一年，已經應用於戰爭了。瑞典卡爾十二世，攻擊俄國里加港的時候，會以溼葉點火，利用風力，大行輸送濃煙於敵陣，以攻敵軍。一六五四年，意大利龍巴地亞的貴族弗郎捷士哥德知羅曾發明一種強烈的火藥，送於威尼斯政府，先用火藥投入敵陣，火藥發火，忽起猛烈的濃煙。同時發散毒瓦斯，能使敵人的戰鬪力為之披靡。就是政府的檢查員，對於這個發明的實地應用，也曾斷定為非不可能之舉。而且法國當克列打戰爭，會由一位技師，發明特種的鄉彈，（投擲時發出一種毒烟柱）使用時頗見功效。由此觀之可知這種發明，並不是無稽的謬言了。

科學技術是萬能的時代

前頭所說，讀者諸君，大概已經明瞭。但是戰具這種東西，在實際上，想他達到現代這麼精巧技術的程度，必須經過過去長期發達的過程，然後才可以完成的。所以今天的發達，每每成為他日進一步的一階段。

現時倫敦不久有時速十五英里新式的「坦克」——鐵甲車——出現了！喂！時速十五英里，這不是比諸大戰時代「坦克」的速力，還要增加五倍了麼？

其他還有塹壕的進步，將來塹壕的築法，必有嶄新的方法出來，就是用巨大的鐵犁，掘開泥土，不過一瞬間，便能深深地成立一個良好的交通壕了。

將來爆發藥之類進步如何？關於這問題，恐怕將來人類沒有使用的了。第一，飛行機等物，沒有貯藏多數爆裂材料的餘地。徵諸這回界大戰的經驗，就非常明瞭了。將來恐怕替代炸彈的，是使用填滿液空氣的藥包罷。這種藥包，比諸炸彈，較為安全。第一能直接的使其發效力，又能夠於極短時間，達到目的。如果用這種方法，那怕好像巨岩物體，也能夠於瞬時將牠除掉的，粉碎的。

還有一層，將來都會地，恐怕「暴動」這種行為，將會絕迹。那是什麼故呢？因為將來關於警戒的方法，當牠活動時，必能利用一切有效的學力，以預防之消滅之。譬如「安帖拿」，如是，無線電話如是，催淚瓦斯如是。

用無線電運用飛行機

將來的大戰爭，最出風頭的是什麼？不用說就是飛行機了。到了那時代，飛行機一項，必定動不動，就說總噸數有數十萬噸之多。這種飛機，單由葉式來說，用鋼鐵製的單葉式，牠的兩翼之長，大概有二百呎，機廂的總面積，大約有六千平方呎罷。牠的兩翼，很為強厚，各個的動機，實能發揮三千馬力的能力。一旦飛體向空中飛翔的時候，馬上

全速力飛騰。那時能以全馬力百分之六十猛然發動。而且那時落地的危險，也必成爲一片過去的陳迹。至於牠的機洞，因爲建築有兩層，非常之大，大約可容一百人。

那麼，空中的武備如何？而今世界各國，對於充實空中的武備這一層，大有傾倒國力之觀。試看法蘭西今日不是已經有了六千臺最新式的飛行機了麼？其中如夜間炸彈投下機，真足令各國爲之戰慄。因爲牠的炸彈，以發生毒瓦斯爲目的，以惹起火災爲目的。一經投下，那就沒有不蒙其禍的。又如英吉利最近在美索波達迷亞的伊拉克戰爭，也曾使用大號船運用飛行機，收了絕大的效果。及乎今日，已經能用飛機四百臺，完全輸運一個師團的兵力了。一方面傳令機也能一點鐘飛翔三百「基羅米達」。那時航空機牠的發動力的根源，求諸「偏真」油的時代，已經過去。人類將用無線電運用航空機，而且能隨意之所向，任意飛翔。最近我們曾在凡布勒博覽會裏頭，看見過一個發動機，是用無線電來迴轉的，將來我們應用「共鳴的法則」，將發動機的迴轉度調節起來，那豈是萬難之事麼？

還有最近的事實，德國某「連士」製造公司，曾製造有二十億燭光的光力飛行機用的探照燈，試驗成功了。實在這光力的巨大，我們可以推測得之。大概有與月球六分之一大的星球所發出的光力相同，那是不會有錯的。

總之，將來飛行機飛翔的時候，或至不用「偏真」油的力量而單用水

力，也未可知。何以言之？我們試觀有名的拉爾齊士大學安利教授，曾以自己研究的結果，斷言用由「卡他利沙拖爾」（Katalyse）的作用所分解的水，來運動發動機，決不可能的事，那就明白到了。

潰目的瓦斯和促火的炸彈

其次，我們試以與航空機相關聯，在未來的戰爭佔重要位置的瓦斯，加以考察。瓦斯在今回歐洲大戰，很顯着牠的效用。據我們還能記憶於腦中的，試看某雜誌所載愛德肥因斯希爾氏關於未來戰爭的一文，其中一節很爲有趣味的豫測：「我自己相信，將來大戰爭，一定在極穩靜之中，舉行那潰目的瓦斯和促火的炸彈，互相廝戰。戰爭的結果，祇有阿鼻地獄呼喚的悲聲，恰如吹奏樂音，和那可怕的戰爭相互終始而已。由此觀之，過去的戰爭，不過是一種極蠢笨的血肉戰罷了。將來的戰爭，一定有一班青年學者，在實驗室裏頭，一面坐着，一面含着一根香煙，優遊整暇，對於溪谷、山脈、艦隊、大都市等等之上頭，撒布了『速死的傳染毒』，將該處的敵軍人畜，通通加以殺害的。這種傳染毒，豈止破壞肉體而已，牠有一種難言的恐怖，和苦悶的戰慄，就是對於精神上，也會令他損傷無餘的。實在這種毒瓦斯，一旦由飛行機發散之後，必然有如「馬拉利亞」，熱可怕的毒害力，來將地上一切的東西，好像如暴風捲掃殘葉一般，吁可怖呵！」

稀氏又說及美國所生可怕的「留依賓特」瓦斯的偉力，據他說：如果

由柏林或芝加哥的空中，僅僅投下十二個「留依質特」炸彈，就可以令那兩個大都會的華集全數殺斃！這種瓦斯重壓力又非常強大，不只能將自來水的蓄水池加以毒害，而且能將地下埋設管線頭，無論何處，都會有侵入毒氣的偉力。到了那時候，試問我們人類還想希望生存麼？至於窒息瓦斯的種類，在大戰當時，不過三十種。現在究竟有多少種？

我們勿驚，已經有了一千多種了。將來大戰爭一旦開始，試問戰場上勇敢善戰的將軍，衝鋒陷陣的英雄，還有什麼用處？我恐怕這種名詞，不遇留在歷史上做一個裝飾品罷了。

譯日本科學雜誌



"Saint Cassien"

Lucien Jacques 作



年紀老精神好委實
是服散拿吐瑾延年益壽
粉的功効每天三餐飯
吃飽來調先用冷水把這粉
牛乳勻勻的攪味兒刮
刮叫補品之中要算這
粉爲最妙

本外埠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柏林華發大藥行製造
中國美最時洋行經理

之碎不擲高 筆水來自克派

碎破見不下擲上樓層五十二自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下午，有人將派克自來水筆大小各一支，就美國芝加哥正在建築之斯邸文旅館之二十五層樓上，距地二百六十呎高處擲下。大者止於水門汀之行人路上，小者止於路旁，除小者一端略受微傷外，餘均完好如初。見者莫不詫異為奇事。美國人士對於派克自來水筆之堅牢耐用，從此益加信任，幾無人不備矣。

美國派克筆公司製造

上海廣東路三號 怡昌洋行獨家經理

Parker
Duo-fold

及派克自
然光玻璃
之物質
堅硬
永固
不成
水
破

不
破

東方888(1)

請到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ESSAGERY.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分報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生 命 如 流 水

學 照

電燈光迷糊地暗暗地照着她這副疲憊的神情，誰會知道她還在用些什麼思考；她的兩目帶着枯燥而像吃力的光，或者是受着電燈光的閃耀，像結兒似的瞳孔收束起來了。她看着案頭的這隻小擺鐘，一刻不瞬的看，那隻小擺鐘是同她的主人一樣，曾三番幾次的飽嘗了僕隸的風塵了，牠才配與她主人彼此訴說風塵中的滋味。她並不想望這時間過得快一點，或是慢一點，所以雖然看着長短針的移動，她却並未覺得。

今天大清早，她送走了她的表姊，而又是幼年的同學，她那表姊，是三天以前的一個晚上她去接到的。

她到後的第二個晚上，她陪了去送她表姊的戀人上船北行。黃浦灘邊，嘈雜的行人，熱鬧而忙亂的那些行人中，時時間着一些精靈的腥氣，牛內的鹹味，香蕉以及橙子那些氣息，不時的吹送到行客的鼻端，使得那些不想體味的也不得不吸下去。同時一盞暗暗的煤油燈

光下，照見那一副坐在堆邊的污穢的黑黑的臉面，跳出這個境界之外，遠遠的便見到了那星光似的輪船上的電燈，疏疏落落的。

輪船碼頭上，不必說是更加熱鬧，更加忙亂了，擠出了這遠處的人羣，上了跳板，到船上去。

她不忍使她的表姊爲了她而不能盡離別的情，深深的叮嚀一番，看了別人的離別，不能無動乎中的起了同情了，於是她便想遠遠的躲開，那裏知道她表姊以爲她要走了，立刻尾了來。

沿着黃浦灘歸去，那一點已沒有先前來時的熱鬧與忙亂，那些堆邊的小販三兩地靠着他的身軀，快入睡了。只有寂寥，冷落與寥寥，在這條夜路上散着呢。

初冬的夜半，隱着在漫霧裏的月光，是如此冷寂的，覺得風是更大更冷，樹葉也在抖動着。

一輛電車裏，統統只坐了五個人，連瑞與她的表姊在內。一個瘦長的穿着灰布袍黑綵馬褂的男子，到外白渡橋就下去了，再沒有增加的客人。

就在這個深夜歸去的表姊，倚在她的牀上嗚咽起來了。已是二點鐘了。她不知道怎樣去盡她勸慰的責任，於是她也就倚在牀上，表姊的身旁說：「別哭！」然而這句話剛脫口，嗚咽聲却更加複雜了，她一點也不知道的淚珠已經流下來，滴到衣襟上了。

不久，就倦倦的睡了，她聽到表姊微微的鼾聲時，所有的被已統統被她捲去了，於是她只得拉了一條絨毯的角來蓋着這沒了被的半個身體，又冷又僵的，然而終於不會入睡。

漸漸地東方的魚白色，透進了這紙遮着的玻璃窗，她輕輕的起來了。她每天必看到這魚白色，或者有時是醒了好久，等待這魚白色一起便離牀了，懶怠的倚靠在桌上。

等到她們吃完熱氣全無的早粥以後，已快十二點鐘了，接着她的表姊整理了一刻包裹，便要走了。

火車站上永遠是擁擠着這些人客，那個車票的售賣處已經擠滿了許多人，表姊也擠在這一行列中，她看看每個人都用着全部的力量在掙扎，爭奪，她的精神也緊張起來，似乎她自己也被擠在這一行列中一般，這樣緊張的情緒直至她的表姊買成票，而上月台去了。最後彼此說了幾句「高興」，「謹慎」，這些話，便分手了。

回來，她又吃了熱氣全無的午飯。她不知道怎樣才好，坐着，覺得很想睡，倒下，又覺得還是起來好，沒意緒地翻了幾本書，抬起頭來，看一看窗外的景色，還是那般陰沉的天空與大地，大豆的根葉焦黃而枯萎的縮得短短的，滿了那田園……這些，這些絲毫不引起她什麼興趣！

天色晚了，一陣一陣的烏鵲噪着，成羣的向樹林裏飛去，沒入蒼烟翠霧裏。只有絲絲的淡淡的晚霞，點綴那灰暗的天際。

市政廳的樓頭，站滿了許多人，再見不到有空的坐位。那些聽衆，在沈思中用他們的經驗來設想今晚的音樂，翹首而望着奏演台，那樣切待之情更盈溢在他們的眉目間了。

瑞的心裏有一種異樣的激動，她的心飛到了那奏演台上的樂器裏了，呵多麼靈動的那琴鍵，多麼靈動的琴弦！

樓頭的電燈熄了，只是隱隱的望得見樓下一排一排紅紅綠綠的坐客。奏演台上坐着的拉提琴者，立着的拉大提琴者，初初在和弦了，那個指揮者胖大禿頂的老先生，兩手一舞，樂聲隨着他的手勢而分明地表現出節奏，遠近，快慢，高低，以及那跳着的聲音。

一位婦人登台獨唱了，那提琴輕快地拉着，唱的是詩人的「生命如流水」的歌曲，高亢而快的那聲音，尖銳的。

旁邊一位女子說：「要唱熟哉！」她當然有點驚惶，一樣的喉管，發不出

一樣的歌聲，然而她何必憂愁呢？唱歌者能傾其生命之泉於聽衆之前，又是何等的幸福呵！何等的偉大呵！

她這樣想呀！她覺得，真的，她此時已是一個鋼琴家，她在迅速而靈活的揮動她的兩手，誰在給她翻着曲譜，必定有一個人坐在她身旁，而給她翻曲譜的。

她們已組織成一個奏演隊，她們到處歌唱，到處奏演，淒慘的聲音，悲壯的歌劇，騙得多少人的眼淚，繼之以歡呼呀！她們將要在這些中滴盡她們生命之泉，直到最後呵！

在紅燈綠幕之間，她們各各去倒下困疲的身心，甚至於口裏還發出

一種斷續的歌聲與囁語，街樂在緩緩的奏着。

瑞驚起仰頭舉目一看，室內是暗黑的，又是靜寂，微微的雨聲滴在簷頭，却更清楚的，更淒清的了。從紙糊的玻璃窗間，照透進來，依稀的大門外的電燈光，指示了她，摸索着了蠟燭，點上了，這搖曳的燭光，使她想起

「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的那兩句詩，那個境地。

她才知道她剛才做了一個夢，一個又悲愴，又高興的夢。

一九二六·一二·七·



畫人

Adolf Dehn 作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遠 生 遺 著

全部四册
定價三元

黃遠生先生遺稿多散見各報。由林宰平先生苦心搜輯得數十萬言。全書對於當時各黨內幕及袁氏個人所下批評。事後無一不驗。讀之可得當時種種政治現象。其尤為重要者。則為民國以來外債之經過。為他書所未詳。至其文字通俗筆墨活潑。以文言傳達白話。尤為獨到之處。

商務印書館出版

(329)

司法例規第一次補編出版廣告

司法部司法公報發行所出告
改訂司法例規重版。此次均已售罄。以期次正補各編歷時頗久。所載法令多已失效。且修正法令前後散見。檢閱或致錯誤。特將歷年所頒法令。載至十一年九月止。重申。並改正。凡有修改。即行註明。至十二年九月止。重申。並改正。當本編改訂之初。因舊將應行消滅或失效。及應廢止者。列表公布。以資清查。新舊。故本編更屬謹嚴。尤為簡要。卷目出。每部定價六元。紙精裝。加洋一元。每部定價六元。紙精裝。加洋二元。紙精裝。加洋一角。另加郵費六角。紙精裝。七角。此次所印無多變。者從速。

司法例規第二次補編出版廣告

司法部司法公報發行所出告
改訂司法例規重版。此次均已售罄。以期次正補各編歷時頗久。所載法令多已失效。且修正法令前後散見。檢閱或致錯誤。特將歷年所頒法令。載至十一年九月止。重申。並改正。凡有修改。即行註明。至十二年九月止。重申。並改正。當本編改訂之初。因舊將應行消滅或失效。及應廢止者。列表公布。以資清查。新舊。故本編更屬謹嚴。尤為簡要。卷目出。每部定價六元。紙精裝。加洋一元。每部定價六元。紙精裝。加洋二元。紙精裝。加洋一角。另加郵費六角。紙精裝。七角。此次所印無多變。者從速。

司法例規第三次補編出版廣告

司法部司法公報發行所出告
改訂司法例規重版。此次均已售罄。以期次正補各編歷時頗久。所載法令多已失效。且修正法令前後散見。檢閱或致錯誤。特將歷年所頒法令。載至十一年九月止。重申。並改正。凡有修改。即行註明。至十二年九月止。重申。並改正。當本編改訂之初。因舊將應行消滅或失效。及應廢止者。列表公布。以資清查。新舊。故本編更屬謹嚴。尤為簡要。卷目出。每部定價六元。紙精裝。加洋一元。每部定價六元。紙精裝。加洋二元。紙精裝。加洋一角。另加郵費六角。紙精裝。七角。此次所印無多變。者從速。

(149)



一家之盛衰、繫乎兒女之強弱。
強則盛、弱則衰。

即不能立時興盛、然遲早之間、必有興盛之一日。

兒女之強弱、由於食物之優劣。
優則強、劣則弱。

所謂優劣、係指食物中滋養力之厚薄、與消化之難易而言。

華福麥乳精、爲兒女食物中之至優者、兒女食之、體無不強、家無不盛。

中國總經理

上海外灘匯豐銀行樓
瑞華嘉洋行啓
上三三〇至三三七號



各處藥房及百貨店均有出售

聯絡感情爲交游
之要道、通信餽物、
皆所以聯絡感情者也。但通信餽物、
非失之俗、即嫌其
贈人之爲誠簡也。
惟以照相贈人、幸
勿忘用矮克發之
材料、因「矮克發」
乃照相材料中之
最佳者耳。

聯 絡 感 情

Agfa

矮克發

各大埠均有經售說明書函索
即寄 上海九江路廿二號

東方文772(11)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AGFA ROLLFILM
GENERAL SCHAFFER & PANNING INCORPORATED
NEW YORK, U.S.A.
AGFA ROLLFILM
6 AUTHENICATED
10 X 6 cm. 1000 ft. 6 Aperture

大丈夫

黃仲蘇譯



原著者爲法國現代短篇小說名家亨利·勒凡·羅亞(Henri Le Fanu)。此篇譯自一九二三年之明日讀刊(Le Livre de Demain)現已重編載於英譯本一九三三至四年法國短篇小說精選集。

譯者附註

灰塵的光線從不透明的玻璃窗上射進來。

「那些窗戶該要洗了，為什麼他們還沒有擦呢？」烏提羅忽然吼着。這樣說於是他也等別人的回答，便拿了他的手套，帽子，手杖，走出了鋪子。他故意作態將帽子揣在手裏，做出紳士派的樣子，這是爲他的店夥們作榜樣，以便招待女主顧的。

走上大街地方才比較自由的呼吸空氣。

他是個長漢子，勇壯而強健，直而黑的頭髮，鬚髮剃盡，僅僅留着一個鐘頭去晚餐，夜裏多留一會兒。你是一個單身漢子爲你儘可以，但是爲我却不行，我的夫人正等候着我呢。晚安。」

烏提羅於是推開那些紙張。一陣棉織物與布疋的氣味從間壁堆貨房裏飄浮到辦公室中，陳舊的墨水味與雪茄煙的冷氣好像都緊貼着牆壁似的。寫字桌上堆着些賬單，信件，樣本之類，很整潔的排列着。一個美貌的婦人帶着微笑，張着一雙含愁的眼睛，立在銀製的像框裏。一種

慢。他跨大着輕便的脚步，好像是自信甚深，不爲神經或疾病所苦，而又不妄費時間，以揣度他人的那一種人。他的態度帶着指揮如意的神情，使人於不知不覺中想像他是一個領袖人物。富家翁譬如那些乞丐，由他們本能的心理作用去推測，便曉得向他乞憐告哀是無用的，他們從來沒有去麻煩過他。

正當他走過馬偕百大街的時候，他站住了，看見一個老頭兒推着一輛車子，兩隻狗在車前駕着，用盡全力拖着車子。軟弱的狗腿蓄力的硬抵在路旁的街道上，其中一個小黑狗好像是戰慄着，忽然間擋不住，便跌倒每繩索與皮帶之下，塞住了氣。

『解放了這條狗！』烏提羅喊着止住那老頭兒。

『他又躲懼了麼？』老頭兒問道，向車下望了一望。『可憐的老保夫他不值什麼……壞良心的東西。』

解下了皮帶之後，小黑狗想要站立起來，但是仍舊跌倒在溝裏轉動着。激烈的繩筋在他堅硬的身內顫動。他的主人打他的時候，總勉強立起來，可是總不行。一種強烈的繩筋將他搖動着，有別一隻狗掉轉頭去，在鳴咽。

在鳴咽。

馬賽爾烏提羅給了老頭兒一個角子，走了開去。他忽然覺得不舒服起來，爲一種渺茫的預兆所壓迫着。他厭惡苦惱，衰老，與疾病的現象。他方才所看見的情形竟將他所有的愉快都奪去了。他想借他夫人歡迎他的歸來忘記這件事。她正等候着他，他也要抱吻她的前額，如同尋常

一樣，他的嘴唇漸漸向下移放在她的唇上。想到這兒他把雪茄煙丟了，從衣袋的盒子裏掏出一粒薄荷糖，嘴上了一部租用的汽車，忽忙忙的轉回家去。

『馬丹可在家裏？』

『沒有，麥息但是麥息楚世龍在這兒。』女僕又說道。『在馬丹出走之先，她吩咐將晚餐擺在楚世龍裏。』

『她並且叫我點了燈，她說過這樣子比較安適些。』

『她現在那兒？』

『她出門的時候她說是到牙醫和裁縫那兒去的。』

一種溫柔的光線從紙閣裏黃紗的燈罩中洩漏出來。馬丹烏提羅的脂粉香充滿了房間，似乎比較平常要減少了些刺激的力量。他覺得有些氣憤，因爲楚世龍已經先他呼吸了這種香氣。一件藍色柔軟的罩衫遺忘在椅上。當烏提羅轉向楚世龍說話的時候，便將這件罩衫捲成一團，丟在屋角裏。

『喂，你已經在這兒了。』

梵世龍立即站了起來，如同一個兵士受了責罵似的。每當別人很粗暴的對他說話的時候，他好像就是格外的膽怯。

『是……是……我……你尊夫人很客氣的……給我電話……』他這樣訥訥說不明白。他覺得很不好意思，坐在那兒出神被人瞧見了。

他懷裏沒有拿一本書在手裏。

「她叫我……和你……在一處晚飯。」

「我知道了。」

「我不妨礙你麼？」

「毫無妨礙。但是你爲什麼不和你最要好的姑娘同來呢？」

「我一個女朋友也沒有。我不曉得怎樣和婦女攀談……我……我好像不能使她們感受任何印象。如其我在跳舞會裏遇見一個女子，費了整晚的工夫去對付她，第二天在街上碰着的時候，她便不認識我了，真正不記得我了。我並不是一概而論，尊夫人却是唯一叫我名字的人。你不知道被婦女叫你名字的意趣。尊夫人確是很優待我。但是我怕我來訪的次數太多了。」

「並不，我們很願意你來。不過有時人不願說話罷了。拿本書去。我要看看報紙。不要坐在那兒。那是我夫人的椅子。你爲什麼那樣站着你不能取用另外一張椅子麼？」

八點鐘了。烏提羅更加愁悶起來，將報紙丟在地板上。

「也許有什麼事罷？」梵世龍很神經的說了個暗示。

「這一定是她的壞手。麥當當走誤了時間。我已屢次要她重買一次。」

文德叩了門，在那半開的門外問道：「馬丹還沒有來家麼？」

「你難道不看見她沒有來家麼？爲什麼不打電話去問問牙醫也許。」

「他太忙，留着她在那兒等了這許久。」

「假使我要是你，我就不會這樣着急。」梵世龍說道。

等了一會兒，女傭轉來了。

「牙醫說他今天下午見過馬丹。」

「你可打電話給她幾麼？」

「那兒六點鐘就關門了。」

「方才不是門鈴響麼？」

「那是樓下的鈴聲。可要侍候晚飯麼？」

「不，我們等着。」

女傭關上了門。

「我真不解。」烏提羅低聲自語道：「我每次從辦公室回來的時候，總是在家裏的。」

「也許她是乘地道車。有一次我曾經在地道車中被阻了三個多鐘頭。或是有了什麼意外。」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三年以前。」

烏提羅很不滿意的聳聳肩膀，打開了法蘭西式的長窗，走到洋台上去了。這樣他便可以看見他夫人的鍾來，與一個不相干的人同據這種臺

處使他很是憤怒。

「你在那外邊要受涼的。」梵世龍說道。

烏提羅故意裝作不聽見。業已開始下雨了。街上好像是黑暗的，充滿了愁寂。有時偶而有一輛馬車或一部汽車走過。他的夫人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他忽然覺得婦女在空間裏好像是件很細微的東西……無論她對於男子有何種意義，他覺得她那親愛的身體似乎已經迷失在黑夜裏，細雨中了。

「我以為一定在地道車出了什麼事故了。」楚世龍說着。走到烏提羅身邊。或者也許她赴跳舞茶會（Tea-Consent）去了，與馬丹柏來錫在一處。馬丹柏來錫是發狂般的愛跳舞。呂細哀不敢說不願去。你為什麼不打電話給柏來錫？他許知道。」

「她在這兒了。」楚世龍叫將起來。

烏提羅衝了出去，把女傭推在一旁，自己去開門。看見一位穿黑衣服的中年紳士，便沮喪得很，退了回來。

「麥息？」

「我要和麥息馬賽爾烏提羅談話。」

「我在家不會客。」

「我是警署委員。」

「我的夫人，難道我的夫人發生了什麼變故麼？」

「我可能和你單獨說幾句話先生。」

烏提羅領他走到書房裏。

「我的夫人怎樣？」

「一種可怕的意外事變。」

「死了麼？」

「請你安靜的聽罷。」

這男人回轉身去摩着牆壁，然後將身體靠在上面，將臉孔放在兩隻

手裏哭道：

「死了。」

「麥息，我的差使是很困難的，請你試聽着罷。」

一會兒烏提羅恢復了他的呼吸，控制了他的神經，閉上了眼睛，咬緊

了嘴唇之後，他說道：「你講下去罷。」

「你認識柏來錫夫婦麼？」

「是的。」

「他們都是你的朋友麼？」

「是的。」

「麥息，我所應當說的話是很難說的。馬丹柏來錫接到一封匿名信，

報告她今天下午她的丈夫和……」

「我的夫人？」

「是的。」

「這不是真的。」

「當她丈夫打開房門的時候，她將她丈夫推在一旁，從她衣袋裏拔

出一枝手鎗，於是……

烏提羅臉上變成死白。大點汗珠在他額上擴顯出來。但是他還立得
豎直，去接受這種打擊。他好像在夢中聽見『驗屍所……證明……或
許你立即可以去』用他捏緊的雙手抱着胸膛，好像要壓住那在他身

內裂開的可怕傷口。他生命的血好像就從那傷口流將出來，好一會兒，
他似乎要跌倒一樣，於是他站直了。懲罰這蕩婦現已得到她所該受的
報應。他對她毫無憐惜了。在這世界上無論對於什麼事都應付以代
價。他以恩情厚意待呂細哀。她的愛人竟以死報之。那是她所應得的。他
說，『麥息，假使我在馬丹柏來錫地位上，我也做了同樣的事。』
警署委員舉起他的手，好像是在死者之前禁止喧嘩一般。

『我準備好了。』烏提羅說道。

他走下樓梯的時候，女傭喊着問道：『麥息，有什麼事變變？麥息！』

他並不回答。

女傭走回班房。楚世龍在那兒很不安寧的走來走去。

『什麼事，幽僧呢？』

『麥息和警署委員同着出去了。』

『意外的事變變？』

女傭答着肩膀。『馬丹也許是受了傷。』

『被汽車撞倒了，或許。』

女傭搖着頭。『不是，一件戀愛的故事。』

『你敢這樣胡說！』梵世龍怒喊道。

『麥息，我這樣說法，因為馬丹今天並沒有到牙醫那兒去。我故意這樣給她瞞着的。馬丹常是不快樂呢。』

『你如何能這樣說？』

『哦，你也和我一樣都曉得。有時我給她穿衣服的時候，我便說，『馬丹是多麼的美麗啊！』她就要嘆着氣說道，『可憐的姑娘，假使你知道我並不將自己放在心上呢……』她對着鏡子望着她自己。可憐的親愛奶奶，望着她的珠寶，她的皮衣，做出一種姿態，好像是有意要將她的裝飾品全行拋棄而逃走似的。有時我幫着她穿上貂外套的時候，她好像弱不勝衣，要坐將下來一樣，雖然那件貂外套輕得像一枝羽毛似的。有一天麥息送她一頂冠冕。馬丹戴上真像一位王后，一位嫁了個暴君的王后。』

『哦！』

『不，麥息沒有打過她。也許他打了她還要好些。我的意思是說夫婦吵鬧，他打了她，她也抓破了他的臉，事後他們倆都忘記了這會事。但是麥息並不是粗暴，他不了解她……我不能找得適當的字……他虐待——他虐待馬丹。有時我常常想到，她將來結果必是逃亡，或自殺。她每

天早晨醒來，那樣的憂愁，看了真是使我心碎。一個這樣可愛的婦人我問她想喫什麼，『隨你的意思，幽僧呢？』我要說，『我食量不好啊。』她是多麼的厭惡那個大飯廳。特別是她和麥息倆在一處的時候她也不歡

喜她的臥室。有一次麥息出去遊歷，她便睡在牀閣裏。就在你現在坐着那張榻上。她快樂得像在假期中的女學生一樣。她還歌唱呢！她非常歡喜麥息楚世龍。她常願意會見他。還有柏來錫那家人。每當她和他們在一處的時候，就聽見她的笑聲，否則她是很難得一笑的。

「她今天出去的時候是什麼神情呢？」

「她好像是快樂的。她說爲麥息楚世龍預備好了美味的晚餐。她穿了她的新衣，戴了一頂最好看的帽子。」

「假使她受傷太重，你自要好好的看護她，是不是，幽偕呢？」

「呀，我將我所有存在銀行裏的全讓給馬丹麥息，你要等候麼？讓我

去取一杯牛乳茶給你。」

楚世龍沒有勇氣立了起來走開，他自該等候，等到聽完了經過的事變。他走到烏提羅去罩衫的屋角上，將那捲柔絲拾在手裏，輕輕的吻着。他吻着這件絲衫，如同那一晚上把呂細哀的手一樣。她當時並未拒絕。第二天她送了他一隻小銀盒子，還有個鑑盒包着。圖上刻着浪漫的標題：『在戀愛與友誼之間有一個何等深闊的裂縫。』楚世龍永不能從這面跨越到那面去。

他接進呂細哀的時候，他說不是靈，也不是肉，他祇有心。他用一種戀愛的柔情將她包圍着。她不甚覺得，但是她仍舊一樣的感激。有一天晚上在郊外，他在她肩上加上了一條圍巾，一點鐘後，她才說道：「諸君，你待我多麼好。給我加上一條圍巾，我並沒有曉得。但是我覺着怪舒服而

暖和的。」究竟得了報酬，這是句話。「我並沒有曉得，但是我覺着怪舒服而暖和的！」

「麥息」女僕說道：「麥息烏提羅回來了。」

楚世龍聽見烏提羅的聲音，怎麼？楚世龍還在這兒麼？我竟已將他忘了。」

烏提羅進來了，看上去好像是沒有什麼事變發生一樣。

「馬賽爾究竟是怎麼會事？」

「是啊，你願意知道罷。我想幽偕呢或許也要曉得好，但這不是讚美好的故事罷了。」

「呂細哀麼？」

「被馬丹柏來錫打死了。」

「我不懂這……」

「馬丹柏來錫姑呂細哀，於是將她打死了。你還要知曉其餘的什麼事？」

「她是……已經死了麼？」

女僕大聲的哭了出來。

「你別在這兒抽氣罷。」烏提羅轉過身來對着她說：「我想你全都知道。」

「唉呀不，麥息，不。」

「你幹什麼？」幽偕呢跪伏在那張椅子上。

「我不詭不坐下，麥息這樣的一個打擊。但是我請你頤諒罷，我竟無禮的坐下了。」

「你最好還是走開，我要說這句話——這兒不許流淚。現在快些，我要喫晚飯了。」

「麥息要喫東西麼？」

「在飯廳裏。你還願意留在這兒麼，請告。」

「我不肯離開你。」

「就像沒有發生什麼事變似的。」梵世龍的聲音顫抖着重複了一

遍。
「我該受責備麼？我應該受愁苦麼？你以為我是個何等的人，一個聖人或是一個呆子？你可願知道我是怎樣的感覺？解脫了，是的，解脫了。我將同情的憐惜讓給別人去表示。正誠已經實現了，並且處得很好。我告訴你罷，我是個好漢，是個大丈夫！」

讓我告訴你。我今天從辦公室回到家裏來的時候，我看見一隻小狗，連着車子跌倒，死在地下，我差不多要哭了。我這樣說並不害羞，看見畜類痛苦受罪使我傷心得難以形容。狗從來不害人，並且世世代代都做人的奴隸。此中也還有些意義，我告訴你罷，那就是工作，這就有點道理。但是那些不安靜而又躁動的婦女們！她們才真是世界上的禍根呢！」

「男子又怎樣咧？」

「你的意思是說柏來錫麼？他跑了，沒有受傷。他當時並要干涉，但是代累司就是馬丹柏來錫，叫道：「你給我走開，我來和她算賬。」一個婦人不能放鎗打死一個男子，況且她已經給人喂足了十五年。是的，他們倆已經結婚十五年了。那樣一個男子，他說：「婦女們都是些呆子。」他倒是對的。如何遇上柏來錫做丈夫，那樣的鼻子，兩條腿彎得如天虹一般，沒有闊胸脯，瘦弱。呂細哀也是瘦弱的。高視闊步的走着，正像一個淫棍。你為什麼不笑？你不以為這是可笑的麼？還沒有我長靴子高，一嘴註壞的牙齒，絲毫不伶俐！趙能談談音樂藝術，詩歌，遊歷……玩得鋼琴……最是迷戀威尼司的良夜與明月……當我睡着向他還說個不止的時候，呂細哀也常反對他的議論。我自然歡喜聽聽藝術家討論藝術，但是柏來錫算是什麼東西？一個富於女性的蠢貨！——他是個工程師，然而終身沒有找到工做。他自命是詩人，我猜想他曾經為她做了些詩——沒有哩，又不吸煙，可憐的小親愛人兒。謝謝上帝，我的父母却予我以丈夫氣概。可是，上帝降罰於懦弱黏滯的人們。你以為我是粗人，是麼？」

「衣料」等名詞的時候，她就要表示那種超越的神情。超越，哈哈！我從來沒有告訴過你，我從什麼地方找着這個地上的天仙？我魂夢中的貞女。

〔馬賽爾別說罷〕

「你不歡喜實話，是麼？然而我要你曉得，誰也猜不到，這是個嚴守的秘密。我遇着她的時候，她還在一個充法律事務所裏工作。那個主人後來進了監獄。每逢下午在辦公室裏要給她預備茶。好像是凡在辦公室工作的，每逢下午都該飲茶似的。你沒有看見我讓我的女書記在辦公室裏飲茶罷？是不是有一天我在街上遇着她？我到印刷店去，她也忙着走路，忽然和我撞個滿懷。我們倆都互相道歉，於是就談起來。那時候我正嫌着一個全無頭腦的女子。呂細哀很是不同，我覺得我該與她重相見面。我與她訂了一個約會，我們倆重相會見了。情意甜密的出去散步了幾次。於是我減少了睡眠和食量。她常歡喜說到她的良父與賢母。她的母親一個老去的徐娘。我將那個女子完全忘了，那也是個美好的女子，不過我祇是爲呂細哀瘋狂了。迷戀着她慘白的臉兒，紫色的眼皮，溫柔的，大神似的，富於宗教情緒的表情。呂細哀終久是個殉身者，和她結婚之後，她還是那個樣子。她好像非表示她是個殉身者不可似的一。

「在我和她結婚之前，有一天我對她說：『呂細哀，如其你愛我，隨你指定一個日子，我們倆就結婚。要是你不愛我咧，現在便讓我打發走了。』

「正是爲了你不是貪圖我的財產而嫁我，你就不理會我，也要叫你得個安身之所。」那孩子也還伶俐，她说她愛我，我也就信了她。」

〔她自然愛你啊。〕

「她曾經愛過我，是麼？她很願意的離開了她所愛的住宅，從陋巷中移居到巴黎華麗的屋子，補償歷年來所度的簡陋生活。我告訴你，這是很了不得的。但是過了一兩個星期，也就習於奢侈了。你覺得是得了尊榮的稱呼，等到他將所有的財富都獻給她之後，親愛的王孫也就變成粗俗無聊的商人了。受了他的贈品，他可應得着報酬？他可會得到他所需要的？現代的婚姻真是個好玩意兒——這樣我就要抱吻你，也不會頭痛了，祇要這兒有一串珠項圈，或是一件貂大衣，或是說你對我笑一笑，這兒有串珠線子，或是件貂外套，或是說你留在家裏罷，別去赴宴會罷，這兒有隻鑲子或戒指。我從前生活在充滿星光的夢鄉裏，感謝我所得到零碎的情愛，我從辦公室回來的時候，看見她有一些憂鬱，有一些意志不順的，但是祇要她讓我在她冰冷的嘴唇上尋得一點快慰，我也就滿意了。冰冷的對我，喂，熱烈的待人。然而我從來也沒有疑惑過，不了解婦女的男子總以爲無厭的煩擾或冷漠的同意便是戀愛了。」

〔真的，馬賽爾我受不了。〕

「受不了可憐的小親愛人兒，但是你也得受着。因爲我要你知道丹烏提羅是何種人，否則你出去一定要說她是個被犧牲者，應得別人同情與了解。我從前真是個呆子，這是我自己招惹出來的。最初她並

不歡喜柏來錫夫婦。他們是我的朋友，我應該使她去和他們遇見。

「你的意思可是說……」

「是的，我的意思是說我自己引狼入室。我叫她陪着柏來錫出去玩要。後來我們四個人竟成了知心的好友。我們時常同陣出去，沒有人看見柏來錫夫婦是不和烏提羅夫婦在一處，或是烏提羅夫婦不和柏來

錫夫婦在一處的。呂細哀一出了門，便成了另一個婦人，有說有笑的一天早晨，在一個快樂的早餐會終了的時候，她舉起了酒杯說道：「讓我

們彼此都用名字稱呼，不用客氣罷。」於是就這樣喊起來。

「胡說，馬賽爾哪，我們被香檳酒和友誼所沈醉了。代累司，我的

意是說馬丹柏來錫是最不熱烈的。她是所謂遠遠兒隨着的，時常帶

着不滿的眼光望着她的丈夫和呂細哀。你見過她罷，沒有麼？一個小瘦

人兒。她的手臂好像蛇蟠的腿似的，她油光的黑髮梳着一個大髻兒。我

的天呀，我恭賀那個婦人！如其我有權柄，我馬上就釋放了她，假使我能夠幫助她，你瞧着罷！我要將我的故事向審判官陳說，我要使呂細哀痛苦，我要……」

「馬賽爾你真有些傷心病狂罷，我曉得你心裏很是難受，但是……」

「你懂麼？想要閉住我的嘴麼？我是有罪的人，是麼？這可是你的意思呢？好，你在這一點上是不錯的，老孩子，一個人像我這樣的呆子……」

「但是我碰見什麼鬼呢？我的眼睛，我的腦筋，到那裏去了呢？有一晚在瑞士，我們泛舟湖上，那天正逢一個佳節，天色像深藍的天鵝絨一般，月光

四照威尼斯式的紙燈浮散在水上。我想要抱吻她，『不』，她說：「良夜裏是太美好了！」我也從來沒有疑惑什麼，世間那有再比於良夜中抱吻你的愛人更美的事！自然，誰也沒有充分的神經去冷靜的分拆。否則我就早就送她回到律師辦事所去了。但是我竟尊自鍾情於她。從那時候起我望也不望別的婦女，天知道，我在營業中就遇見了不少。我記得有一次一個婦人對我說道：「烏提羅你是個呆子。」我想她一定知道些風聲。

自然啊，盡人皆知，除了我以外。她是很伶俐的，呂細哀說她義經所住的那條街，就是她和他幽會的所在。自然還有別的地方啊，那妓女！」

「馬賽爾，她現在已經躺在驗屍所裏了……」梵世龍抖着說道。

烏提羅停了一會兒，對梵世龍注意的望着，他的下顎閉緊了。「你也愛她，我猜想。」

「胡說！」梵世龍抖着好像是風中的落葉。「你已經借重別人代你復仇了，你現在可以安靜些罷！你難道一點斯文的意味都沒有麼？」

「我沒有又怎樣？我知道如何的厭恨，因為我曉得怎樣的戀愛。至於你……和你相見的痛苦已經使我感受了許久，你替我滾出去……」

梵世龍的臉白得像死人一樣，正當他抓住了一張椅子靠看的時候，烏提羅開了門推着出去，並且叫罵道：「馬上滾出去，鬼東西，否則我叫女傭拖你下樓去！」

易提羅也了好幾個月，判決的期限延長了許久。他屢次被傳到證人席上去。他的供詞都為馬丹柏來錫開脫。正當宣讀「無罪」的判決書時候，他很謙恭的對着馬丹柏來錫行了一個敬禮，在法庭旁聽席上的婦女們都大為驚訝，而所有的男子倒都贊佩她的態度。事後他將店舖變賣了。這件醜事竟破壞了一家有名的商號。他非擺脫不可，於是將他的錢買了公債券。呂細良的母親不肯接受他的補助，倒很使他訝異。他應該給她一筆小款子，免得別人說他太不相應，竟至餓死。但是那位半老徐娘可耐貧而不肯承受他的錢，將她的來信撕得粉碎，正愁造賑。他在城裏最熱鬧的街上最大的旅館裏租了一個房間。他睡得很好，如同別一個呢，生了一雙兵士的手。他不屑和她們談話。他走到一個跳舞會裏去，領頭的侍者給他端正了一張桌子。他獨自一個人坐在那兒飲着香檳酒，看着其餘的客人，拋擲着假牙珠，或是搖動着急響器，誰也不注意他。他覺着傻子似的，坐在那兒如同影像一般。他連自己都厭惡起來了。走出去坐了一部僱用的汽車，回到旅館裏。他正從空的大廳裏回到房間裏去的時候，他遇見了一個婦人，便抱住了她，嬉笑的說道：「我現在捉着你了！」於是將她拖進了他的房間。

那婦人大聲的發笑，她去下了她的面幕。烏提羅看見她生了一嘴大鬍子（譯者按：歐美婦人有些到了三四十歲的時候便長了鬍子，尤其是歐洲時常見着長了鬍子的醜婦人）。兩條黑得可怕的眉毛。她是一個外國人，她名字叫做柯微克或勸教司爾或是這一類相似的名字。在走廊上被一個法國男子抱吻了一會，使她非常的興奮。她正用了晚餐的喊着，「巴黎，巴黎！」於是又大聲的發笑。

他並不想出去，也不願看書。他歡喜坐在那兒想出種種理由去厭惡，或忘却呂細良。她何嘗做過她的妻呢？真正的妻除非像馬丹柏來錫那樣的人，冒犯罪惡以求佔有她的丈夫。呂細良祇能算是個路人在狂風暴雨中不見了的路人。他想現在差不多是要找一個別來代替她的。

時候了，如像他這樣單獨的生活着，竟是在哀悼她了，豈不是可笑？他穿上了他的晚禮服，走到一家縱樂的酒店裏去晚餐。有一個也還年輕可愛的小人兒對着他微笑，但是他聽見她對酒店臺侍者說道：「奧居斯脫，你可知道醫治難眼的方法？我的腳痛得利害！」他覺得厭惡得很，便像方才進去那樣的孤寂離開了那地方。他走進奏着音樂的酒店，那兒有許多婦女，但是沒有一個中意的。有一個貌倒還標緻，祇是嘴生得粗大。那別一個呢，生了一雙兵士的手。他不屑和她們談話。他走到一個跳舞會裏去，領頭的侍者給他端正了一張桌子。他獨自一個人坐在那兒飲着香檳酒，看着其餘的客人，拋擲着假牙珠，或是搖動着急響器，誰也不注意他。他覺着傻子似的，坐在那兒如同影像一般。他連自己都厭惡起來了。走出去坐了一部僱用的汽車，回到旅館裏。他正從空的大廳裏回到房間裏去的時候，他遇見了一個婦人，便抱住了她，嬉笑的說道：「我現在捉着你了！」於是將她拖進了他的房間。

那婦人大聲的發笑，她去下了她的面幕。烏提羅看見她生了一嘴大鬍子（譯者按：歐美婦人有些到了三四十歲的時候便長了鬍子，尤其是歐洲時常見着長了鬍子的醜婦人）。兩條黑得可怕的眉毛。她是一個外國人，她名字叫做柯微克或勸教司爾或是這一類相似的名字。在走廊上被一個法國男子抱吻了一會，使她非常的興奮。她正用了晚餐的喊着，「巴黎，巴黎！」於是又大聲的發笑。

烏提羅忽然覺得渾身冰冷，他按鈴將茶房叫來。

「這位太太失落了她房門的鑰匙，請你給她開了房門。」他說。
他上牀睡的時候，他自言自語的道：「我確是個傻子。我所做的事全都是蠢的。」

第二天他去赴跳舞茶會，正當他將要在一張桌子旁邊坐下的時候，他看見一個妙齡的女子在他身旁走過。她向他嫣然微笑。

「你可願意和我出去兜個圈子？」他說。
「我等着一個朋友。」她答道。

「不要緊的。」

她似乎遲疑了一下，廳裏很是悶熱，空氣中帶着陳腐的煙味。「如其你帶我坐着敞車在樹林裏兜個圈子。」她說：「我就願意和你去。今天的天氣真是可愛，留在屋子裏真是無聊。」

她打扮得像一個中產階級的女子。她說話的聲調好似一個受過相當教育的太太的女傭。她戴着小鑽石的耳環，頸上套着一條細長的金練。她生得黑而活潑，她的眼睛裏充滿了生命，但是總有些嬌嗔的樣子。

「我七點鐘一定要回去的。」她說。

「你別和我鬧這些玩意。」烏提羅略帶粗率的意味說道。他高聲喊了一聲，敞篷用汽車叫車夫開到公園裏去兜圈子。

烏提羅忽然覺得厭惡起來了。他悔着不該邀請她。但是她好像覺得他情緒的變遷，便很溫柔的將她的手放在他的手中。這種天真的舉動

的魔力竟使他大為感動。他們就在旅館中烏提羅的房間裏用了晚餐。

她的帽子去下了，頭髮輕輕的蓬起，他也還歡喜她。

「我的名姓是西蒙勒比那慈。」她說：「你呢？」

「馬賽爾。」

「還有呢？」她臉上紅起來了。「假使你在別種情形之下遇見我，你自然將你的姓告訴我。」

「對哪！馬賽爾亞爾邦。」

她覺得他不甚注意於她，就哭起來了。她並不願意哭。於是喊道：「我今天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必定以為我是個愚蠢的傻子，但是你如其能

够知道我心中的感覺，麥息亞爾邦，你自然是舒服的。」

改變了話頭，他暗示說道：「你一生曾經見過許多奇事罷？」

「我不曉得。」

「我想不見得常是理想的罷。喂！」

她想他這樣的追究不免有些麻木。既然她是感覺許多痛苦在裝作正經的婦人。

「不，不是常常理想的。」

她心裏想除非有一個朋友像烏提羅才算得是理想的。她常想為他這樣的人所戀愛。高大，漂亮，堅決。他不知道她在想些什麼，然而他曉得

她已經有些痴心了。她自己重複的心裏想道：假使他在別種情形之下遇見了我。但是他如其真在別種情形之下遇着我，恐怕他不見得要和

我出去兜圈子罷。在用水稟的時候，他想抱吻她。她說：「你不讓讓我們先成爲朋友麼？」

「我知道你不甚將我放在心上。」她繼續着說道，「但是我是遠勝於你所猜想到的。我從前在都爾地方開過一個玩具商店。三個姊姊住在巴黎，她是一個富有財產的人，你也許聽見人說過她的。我們鬧翻了。我結婚之後，我的丈夫不願我和她見面。他不歡喜她。在那時候，她的營業也還不甚好。後來我丈夫死了，我祇好將在都爾的商店關閉了。我懇求我的姊姊讓我和她在一塊兒做生意。她不允許。她說她的機運不再認識我了。我是何等的詫異。在巴黎這種地方，老實說，我當時真不曉得要怎樣辦才好。」

「我曾經聽見人說過你的姊姊。」烏提羅說道。

「她比我要伶俐得多。」她說，「我是個無家的人，總而言之，我在巴黎真感覺十分的孤寂。」

「我也孤獨得很。」
「她比我要伶俐得多。」她說，「我是個無家的人，總而言之，我在巴黎真感覺十分的孤寂。」

他又改變了談話。

「當初你在都爾開店的時候，你向什麼地方批發貨物呢？」他問道。

「她告訴了他，於是他們就開始談起商店來了。她忽然站了起來，取了她的帽子並且尋覓她的陽傘。」

「你就這樣匆匆的走了麼？」烏提羅問道，「我可冒犯了你？」她覺得再加解釋也是無益的。一個男子用種方法選中一個女子，如果他之對於她這樣，他無論如何不肯相信她所說的話，但是因為誤起了過去的事，倒忽然從昏迷中促醒了她。

「請你讓我走罷。」她說。

「如其我能夠和我的姊姊重修舊好，我在她那兒可以得着一個好事。」

〔二〕（係意大利名城諾勒之內江，介於法國名城尼司 Nice 與意大利名城那司拜霞（La Spezia）之間。）

「理微那？」

她拍着手快樂得很。

「哦，馬賽爾呀！」

烏提羅領會了楚世龍所說的話，你的名字被女人喊着的時候，確有一種不可比較的甜蜜在其中。這種溫柔的意味決非那些獨居的人們所能經驗得到的。

「你是多麼好呀，怎能教人不愛你呢？」

四

她謙卑的戀愛他。這是她戀愛的方法。她要他將預備去旅行那幾天

當做訂婚的日子。他要帶她到靠近都龍的一個小地方去。在那兒他曾經和呂細哀住過一星期。這就算是他復仇的最高點了。西蒙勒以為他用度太闊了些，她說她知道在蒙馬特的郊外有一家飯店，在那兒他們

請喫一頓好的晚餐，祇消六個佛郎。她也不要穿華麗的衣服，祇消一種尋常的裝束。她說：「因為你是選舉上我的，你不要以為我是要你花錢的。」

她忽然羨慕尊貴，她想要別人將她當作可敬重的婦人。她很感激，因為烏提羅並沒有意思要取消同意訂下的婚約。祇是保持勤慤友誼的态度。他似乎還歡喜她，於是她也因此欣慰。第二天他對她說再會的時候，她叫着說：「可憐的孩子。」烏提羅驚訝起來，從前呂細哀在他們倆訂婚之後的一個夜裏，也會對他說過同樣的話，就是他好像不能和她拆開的那一夜裏。呂細哀也會將她的手心放在他的唇上。同樣的姿勢，同樣的語句，但是這次結果或許不同，在他新伴侶身上他尋得了如意婦人的表徵，一種準女傭式的伴侶。

戀愛，甚至於希望，創造人心中一種新的境界。烏提羅竟不認識他自己了。他溫柔而恭順，訂婚的那幾天非常之樂，「多麼可惜啊！」西蒙勒感嘆着說，「這幾天竟完了。」

他提出許多最奇的允許。他們到南方去垂與的樂着，歸來的時候也必是更加互相戀愛。「你回去工作的時候，」她說，「我就料理家事。」當她聽說他有錢能夠過活的時候，她快樂得跳了起來。「多麼可愛呀！我們將來永遠不要分開！」

他們遊到了理微那。他的手臂放在她的腰上，並沒有一個人譏諷。因為她看上去好像一個端莊的新婦。他們來到了閃出金光與紅彩的鑾下，燦爛明亮的海上。

「這是什麼海？」西蒙勒問道，「什麼天？在別的地方決不會有這同樣的天色。」

房東出來歡迎他們。烏提羅要那一所附有月台的大房間。

「我彷彿記得麥息曾經到這裏來過的。」店主人說。

「許久以前。」

「你說的那開花的桂樹在那裏咧？」西蒙勒問道。

「現在已經遲了些。」房東抱歉說道。

烏提羅拖着她的手臂，「不要費了時間和他說話，我有些倦了。」

在同樣的躁急也會使他的夫人驚訝。西蒙勒的疑慮較之受驚更甚。剩下他們倆的時候，他立即將兩臂環抱着她。他在她眼睛裏發現了同樣柔順的煩悶，如他在呂細哀眼中所常看見的一般。

「我想行李都要到了罷。」她說，「讓我們上外面看海去。」

他何嘗願意於海？他不是來看海的，他是來除滅那個直到現在還使她不安的溫柔而悲哀的魔鬼。

他又用手臂環抱着她，將她拖近身旁。

她逃脫了，跑到窗前，「這是多麼的美呀！」

他抑制了咒詛。這差不多是呂細哀在瑞士那一夜所說的同樣語句。

他走出去將百葉窗關上。

「嗟呀！」她嘴氣說道，「別人要怎樣揣想啊？」

又是呂細哀的語句。

「假使你不歡喜我，我們可以另作計較。」他簡短的說道。

「假使你不歡喜我。」她重複的說道，「我自然歡喜你。我愛你，但是你
不了解女人是個何等奇特的東西，這是很難解釋的。我歡喜閉上我
的眼睛，緊緊抱着，受着安慰……我非這樣不可。我每逢快活的時候，總
是怕我的榆葉將要消滅，如其我求之過速……女人戀愛的時候她便
想溫柔與體貼……」

他將她捉在懷裏，好像是要撕裂她似的。她叫了一聲。他覺得她的遲
緩如同一個被擒的鳥似的，試逃了一次，便靜伏着，預備養些力氣再圖
飛逸。他兇狠的吻着她的嘴唇。她將頭反仰過去，從百葉窗縫中望着他
所嫌妨的那如火似荼的天色。

五

他等着她下樓來，站在遊廊上吸香煙。五年以前在這個地方他也會
等候過呂細哀。他從前想着他的妻，然而現在已是容易忘懷了。任何婦
人皆能代替另一個婦人的位置。

等得不耐煩了，他走上樓去。西蒙勒又睡着了。他進來的時候她便驚

醒了，他走去打開百葉窗，天色是朦朧的。

「多麼可惜啊！」她叫着說，「我以為這兒常有陽光照着的呢。」

「你愛我麼？」

「是呀。」

「那麼天氣有什麼關係呢？」

西蒙勒好像是驚詫似的對他望着。「你要在這兒住多久呀？」

「怎麼你不歡喜這地方麼？」

「自然哪。」

「你不是愛我麼？」

「是。」

「你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好像有些悔恨似的。」

「我麼？」她帶着一點清脆的聲音笑道，「多麼的呆。」

她覺得他也許以為她是有些兒瘋狂，如其她直說她有些追悔在巴黎過的日子。那時他對於她溫柔而不過於親近，正像一個未婚夫似的。是的，她真有些戀戀於訂婚的日子。在那時候她是自由的，而且她愛怎樣就做什麼。現在他下了命令，她非服從不可。天氣溫暖，她常是不願有人在她的身旁，每當天暖的時候。

他們出去，沿着岸旁散步。他緊握着她的手臂。

「你結果要將我手臂折斷了。」她說，「你不知道你是多麼的強壯呢。」

這又是呂細哀的話，整個的故事重行再演，同樣的境地，同樣的語句。

他相信呂細哀是恨他的。但他確有把握這個女子是愛他的。然而她的舉止却正是同樣的。他於是自己心裏推測，他差不多明白了她除了愛情以外，自然還想到別的事物。她必定是要賞玩風景，好讓她去賞玩罷。

他下午帶她出去。晚上她主張在花園裏晚餐。他試着去握她手的時候，她叫他莊重些。坐在他們附近的老太太看着好像是要受驚似的。她似乎很留心不願使那老太太受驚似的。

「你是怎麼回事？」烏提羅怒問道。

「你是什麼意思？」

「你爲什麼毫無反應，倒坐在那兒石頭似的一？」

她有些鬱悶似的。

「你爲什麼做出這幅神情？我可做了什麼不該的事？我可說了什麼不該的話？」他問道。

「不，什麼也沒有。」他說異了。但她大膽的承認了。她覺得對於他不再有什麼感激，她已經報答他了。在他們結婚之後，呂細哀也正是這麼一式一樣的。

「橫豎你是主人。」她說，「你別麻煩我罷。」

她再要了些酒，叫她都飲了。他已開始覺得他上了當。他對她注視着，如望着仇人似的。

「你現在過得不快樂罷，是不是？」他問道。

「自然我是過得快樂的。」

她帶着婦人阿附侶伴那種溫順回答了他。

「你用不着這樣說法。」他怒道，「你可想想你現在和誰在談話呢！」

「我不曉得我說了些什麼。空氣的變換，風景，各式各樣的東西都到我頭腦裏去了。」她回答道。

「我知道餐後的菓點一定是很壞的。我們不用了，上樓去罷。」

「馬賽爾呀，如其你真願意和我好好的，你可曉得你該做什麼呢？」

「帶你出去散步，我揣度着。」

「是。」

「市上還有一家影戲院呢。」他故意挑撥道。

她拍着手道。

「讓我們去。」

「立即到樓上去。」他用拳頭拍着桌子。

在他的暴威之下她祇有戰慄。

「你怎樣對我說話？」

「你不顧和我單獨在一處，你想設法避免我。」他怒道。

「爲什麼？不，你怎麼能夠想像到這麼一件事？我自然是愛你，但我不不由我感覺。我不能改變了我自己，假定你寫了一封美麗的情書給我……我在沒有開封以前，我要對着這信望上許久呢……」

他們回到巴黎的時候就在拜尼街買了一處傢具精美的屋子。他與西蒙勒的關係益加困苦。他從不離開她，他既然無事可做，便緊緊的跟隨着她，或是上店裏買東西，以爲消遣。他好像是個影子似的。他永久不變的重複疊句是：「向前走去，否則我將你推到溝裏去。」

有一天她叱罵道：「溝麼？不要以爲你有把握，如其我寧可歡喜溝，比較和你在一處過活爲妙，你又怎樣呢？」

第二秒鐘的時候，她就懊悔她說了這樣的話。「我並不是有意這樣說的，」她說道，「這是滑過嘴唇的話，我發誓我方才說的話沒有一個字是有意思的。我真是瘋了才說這樣的話，你待我是多麼的好啊。」

「說實話罷。」他命令道。

「我正告訴你，我愛你，馬賽爾。」

「實話給你五萬法郎，如其你對我說了實話。」

頗素來是受他同等的待遇。圖利的報酬竟使她惱怒了。

「你欺我太甚。」她叫道，「我給你說實話罷，什麼報酬也不要。我對你

說你是什麼樣的人：一個粗人，一個兇漢。我討厭你，我恨你，你每逢碰着我的時候，我要叫喊起來。是的，你費了些錢；你並且也會尊重過我。我知道你又要說什麼話了，你要和尋常一樣問道：『我沒有爲你盡力麼？』不，你沒有。如其你願意明白。我在街上遇見的那些男子都比你好得多。他們無論如何不作過分的要求，我不遇見他們的時候，也還安靜。你難道不曉得任何婦人無論是誰，不是完全作器具的麼？你是個

粗人，我猜你從前結過婚，你的夫人必是逃亡了的。你能使任何婦人發狂，你有什麼錯失呢？全錯！你不懂，不，絲毫不懂一個婦人開始戀愛的時候怎樣的感覺。她是遲疑着謙卑的——是的，你可以哭，我有權利說，謙卑的，因爲也曾開始戀愛過你，否則我早就不理會你了。你以爲你是個全人。我們都知道，但是我猜想你還有些事是未經人對你說過的。這就是你不知道怎樣戀愛婦人。覺得好像是咬着你，抓傷着你，欺騙着你。是的，和那個溫柔慈祥的人同欺騙着你。我紙了，我也要走了。我從前以爲我找着了一個溫柔可靠的男人，祇有兩天工夫，在我們沒有到南方去以前的時候，倒還好，我夢想我可以上了天堂。但是假使和你在一起，這種生活要是戀愛，我寧可……我不曉得我寧可怎樣……我寧可做一個洗衣的婦人在工作之後至少還可以自由。你不了解我，是不是？你當聽見的不是談話，和恭維麼？我也會愛過你是的，現在我可對你發誓說我曾愛過你，你如今找什麼東西，找你的手鎗麼？救命！」

「我找五萬法郎。」

她抖着，她將覆在前額上頭髮抹到後面去。

「我不知道我說了些什麼話，我必定是發了瘋罷。」

「哪，這兒！」

他將鈔票掉到她的手裏。

「我希望我沒有使你太難堪，」她說道，「一個婦人有時是神經錯亂的，即使我們不能好好兒在一處，也用不着互相怨恨。你真要我接受你

的五萬法郎，讓你想我可該將這筆款子放在我姊姊的營業裏呢？那正是和她再見的一個託詞。我這樣說法我很抱歉，我不曉得爲什麼要這樣說，並不是那樣壞咧。」

「滾出去。」

「神經作用，我猜想。」

「我也這樣猜想。」

「你那樣說，於是又抱歉。」

「再會。」

「你說一聲你不是氣我。」

「我並不氣你。」

「你知道在南方我曾經覺得是又像一個少女似的，你曉得一個少

女在她結婚的夜裏好……」

「是的，是的，再會。」

七

過了些時以後，烏提羅在梵世龍所服務的陸軍部衙門外面等待梵

世龍。

「我要和你會會，我自愧，我也抱歉。」

梵世龍望着他，哭罵。

「你今天夜裏沒有什麼事罷？」烏提羅接着說道。

東方雜誌 第十四卷 第六號

大丈夫

八九

「沒有事，你出過了麼？」

「是的，但是這麼有什麼空處。如其你在你的衣箱裏沒有貯藏着快樂，我嘗試了南方，荷蘭英吉利旅館，乃至於貧屋的種種生活。現在我仍舊回到我的寓處。請你來和我晚餐。一切仍是如舊……那夜一樣。」

梵世龍硬着心腸，重訪那寓處。什麼也沒有變遷，但是在空氣中却沒有留下赫連呂細袞的遺蹟。現在這是個未娶者的寓處，了一個新的女傭在侍候晚餐。

「我可應該在小客廳裏侍候咖啡？」

小客廳便是呂細袞從前用作辦公的地方。女傭將燭點燃，梵世龍竟不認識那房間了。女傭出去之後，烏提羅便滅了燭，點上了燈。

「諾皆！」烏提羅喊道，「我要談談她。最近這六個月來我想到許多事。我應該知道，諾皆，你比較我精明，你或許知道我所忽略的事。她可是很……不快樂，我不知道詳細的情節，我不願你洩漏了她的秘密，如其她曾信託了你。假使你以為不應該回答我，你就不必說。」

「她從來沒有和我說過什麼。有時候她好像是愁悶，曾經有這麼一次，我問她可有什麼不舒服。她說：『沒有什麼，我是不值得別人憂慮的，或許祇是一點兒神經作用罷了。』」

「那麼你當時以為是怎麼回事呢？」

「她屢次和我談起她窮苦的時候——當你和她訂婚之際，我當時想些什麼？我想總有這麼一天，她與來時一樣拋棄了珠寶皮衣，竟會走

的。她的精神似乎是受了傷。就是天氣很暖的時候，她好像還怕冷。有一次我問她可有什麼不快的原因。我說道：「我深知馬賽爾是很愛你的。」她答道：「我曉得，他是鍾情於我的。」在那時候她還不認識柏來錫。她有一次曾提起過，她現在不再歡笑了。但是在做少女的時候，她常是歡笑的。

「她有些像爲人窮追的困獸似的。」

「我想你所受的痛苦是從自相矛盾中得來的。但是，馬賽爾，就這麼說又賣什麼益處呢？你現在可憐她，她曾經愛你，我都知道。她必是不能自主而受了誘惑的。」

「或許她愛我。從前的爲人……往日丈夫與未婚夫之間確有一種差別。她儘可以離開我走了，但是她知道這必使我心碎。柏來錫於是教她調和。好像竟是我逼迫她似的。我看出來了，我懂得了，我受不了。啊，可憐，是的，我可憐她。等到那些人死了之後，你才了解他們。她所想望的是溫柔。世間極有最好與最壞的婦人們在戀愛期中要求溫柔。她們並不

八

「來的那位太太沒有說出姓名，先生。」

「叫她進來。」

「西蒙勒或許將錢用完了，又來要些錢罷。」他這樣想着。但是，正當了解男子的誠懇，他的愛情，除非是被謹慎的舉動與那些使男子傷心而感傷的謊語所遮蓋着不可。我不曉得做錯了什麼。她又何嘗有什麼過失。我們，祇是兩個面對面的可憐人兒罷了。可憐的冤家聚在一處總常常爭鬭的。和別個男子在一處，她也許是快樂的。那一夜裏我說柏來錫竟完成了她的命運。不，我是這樣說的。我獨身一個人，在驗屍所那一夜裏，我毫無憐憫之意，却正相反，我覺得快樂。我覺得是超越的，我多

麼的優呀！自始至終我總以爲我的粗魯便是我的勇壯，假使她有個小孩子撫養着，也許要不同些。人們在工作的時候便忘記了他們的痛苦。就是爲了這個原因，諾皆她常帶着悔恨訴說她窮苦的時代。婦人是天生爲男子的助手，如其她遇不着這個相當的男子，她便忍痛和別的男子活着。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她，也不是說柏來錫，祇是因爲我不曉得她聽順柏來錫的話。我願意將這話告訴你，諾皆，因爲你也會愛她。」

沈寂包圍着一切。梵世龍握着烏提羅的手，緊緊的捏着。他注意望着他的朋友，馬賽爾，瘦了許多。他沒有從前那樣漂亮了，但是在他的眼睛裏面，從前是那般殘忍而自滿的，現在都是這樣可憐了，在那兒閃出些光亮。

一件事。

他注意着她，特別留神望着她的右手，現在正帶着白的手套。

「你有什麼請求，馬丹？」

「你在審判廳裏是多麼的勇壯。你是個真的男子。我當時以為如其我在那兒表示我對於你的羨慕，或許於你有些不便，所以我當時深深對你鞠躬，而後來也沒有向你道謝，因為我以為你不願見我。其實我今天不該到這兒來的。但是你畢竟是個大丈夫，你思索辦事都極有決斷。我們已經有了一個被犧牲者，懲罰得已儘夠了。請你了解我，馬賽爾，我知道你不願意我的丈夫，在你的地位上……自然啊，我祇是個婦人……是很難解釋的……你也不幫我的忙，你祇是站在那兒望着我。你知道麼，自從那件悲劇之後，我的丈夫便跑走了。他住在外國，祇有我一個人知道她的地址。我們屢次通信。我並不是為他說好話，但是，真正的，我保證你喬治有些神經病。他的祖母是發瘋死的。我知道他，我們結婚已有十五年了。他像個小孩子，沒有了他，我是簡直好像失了魂魄的肉體。我們從通訊中互相諒解了。他想回到巴黎來，但是他怕他不是勇敢的。你曉得……他怕，怕你遇見了他，要有什麼舉動。我願意知道你對於這件事有什麼感想，請你了解，馬賽爾，十五年之後……活，皆與我無關。」

「你的意思真是這樣說麼？」

「你要我寫下字據麼？」

「你是多麼奸啊，我是何等羨慕你呀！我們能夠諒解是多麼的美啊！」

「你可是說無論什麼事都是善始善終的麼？」
「為什麼說到那上面去？這是樁痛苦的題目，並且一切都已過去了，無論如何。」

「不，並沒有成為過去，我要討論這件事。」

「我抱歉得很，我真沒有時間……我應該……」

「打一個電報說是『一切辦妥，速歸』。但是你曉得我不能發個電報給呂細哀呀。」

「我不懂你為什麼說這些話，自苦有什麼益處呢？」

「我一切的思想都是痛苦的。我祇要曉得一件是正當你看見房門開了向他們衝進去的時候，她可叫道『恕我！』

「啊，沒有，她喊道：『馬賽爾恕我！』如其她求我恕她，也許我當時就不開鎖。世間竟有許多無意的過失。我們都知道。但是正如我方才說過的，談這些事又有什麼益處？你說過無數次，如其在我的地位上，你也要做出同樣的事。現在，你不必藉此表示你的偉大，你知道你當時很願意有人給你報仇而又毫無危險於你。為什麼你站在那兒對我望着？你又不是一個審判官，你沒有看見他們倆同在那房間裏？」

「我都被碎了。」

「她在信裏可說些什麼？」

「我不記得了。」

「她說她不願順從他罷。我知道她說了這樣的話。」

「我明白，馬賽爾你仍舊是厭惡喬治，但是我要為他辯護。她勾引了他，沒有別的事物可以使他迷惑……喂，喬治和我在一處是非常快樂的！」

「那麼，你的意思是說……呂細哀麼？」

「我應該走了，請你讓路罷。現在不必完全責備喬治，那是不行的。」

烏提羅動也不動。他站在那兒如同迷失在夢裏似的。他看見驗屍所中呂細哀的死尸，她的手臉，重重可怕的形象，她舉起可憐的小手，無疑。

「你還要什麼？你說過我是個大丈夫啊！」

談 脣

魯

利用美國尼加拉瀑布的水力發電廠，如改用人力，則須用壯健之工人四千五百萬名，把英國

全國的工人都加入恐怕還不夠。

烏龜為長壽的動物，據倫敦動物園的專家研究，其壽命已短為二百六十歲。

古代埃及麻醉劑尚未發明。遇割瘻治療，則將病人在一定的部位當頭一擊，病人即暈，然後以剖割，病人即不感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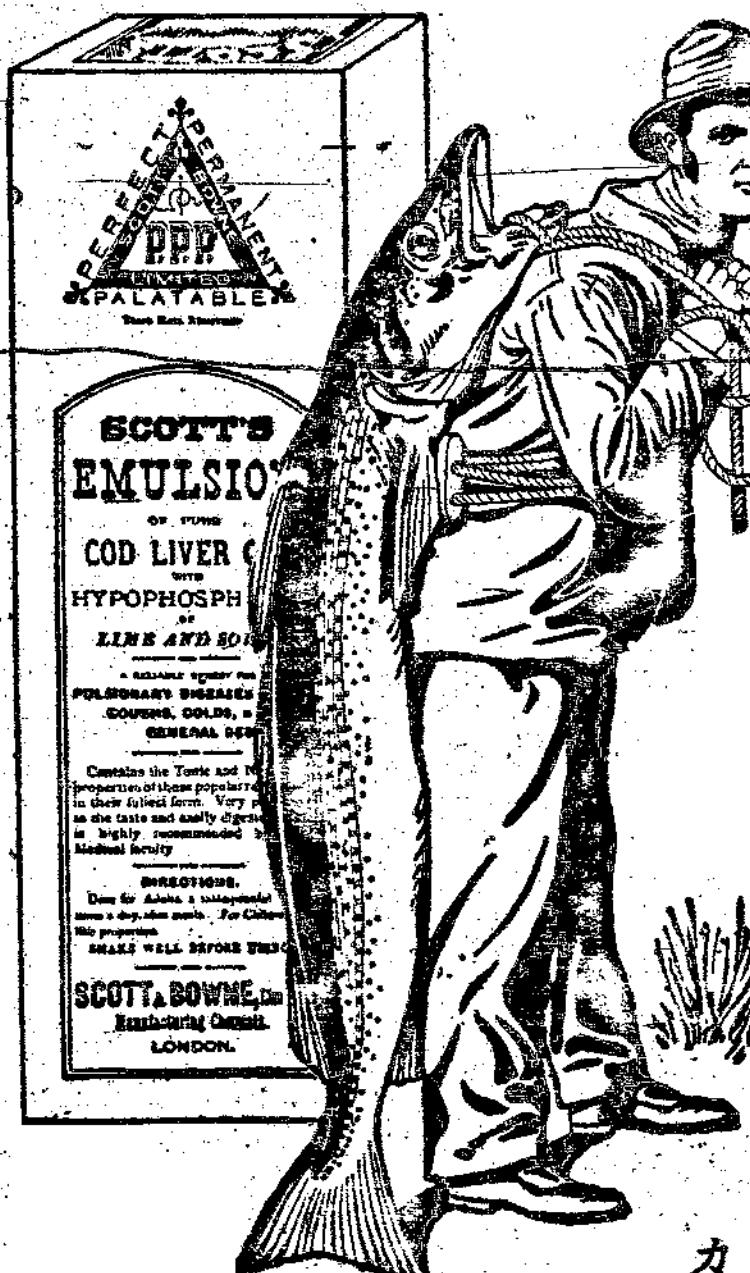
的是求恕，或是自衛啊。於是他的眼光落到這隻帶着白手套的放在拿柄上的活手上。

「一個男子做了這種婦人的丈夫……」

馬丹柏來錫還沒有說完，烏提羅便抓着她的頸子，於是將她捉着，如同是一個貓兒捉着小鼠兒似的。她的頭髮散作油亮的小圈兒沒在她的臉上。就是這樣的勒束還不能使她塗滿脂粉的臉孔變色。烏提羅想要鬆了他的堅持，但是不由自主地他的手指更加抓得緊些。用他的眼睛直注視到那婦人膨脹的眼睛裏，他的指甲漸漸挾進她的肉裏，他喊道：

油肝魚鱉白乳脫各司

標商魚負夫漁



專治咳嗽
各種肺癆
立見老幼症狀
咸宜效風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最能補身壯力

請到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港寧溫華美電器
吊燈、求新樣
務求實貴此審美家應知也
何得不然

新式燈架桔燈本行近到甚多
南京路石路西首



號二十二百七千三中央電話

Pro-phy-lac-tic 牙刷 百福

君體強健否

欲健體先健齒如何健齒是在清潔。
欲潔齒牙須用百福牙刷每日二次。
其毛排比如鋸齒而圓簇其端以刷
牙齒無處弗到故清潔之效甚大。
式有三種分供成丁童子嬰兒之用。
毛之硬度隨而不不同柄色亦分紅綠、
橙、黃易識別。

上海外灘二十四號
總經理美商貿勒洋行
風行世界四十餘年

凡屬真貨外套黃匣



請認明百福為記 Pro-phy-lac-tic





時事日志

中國之部

民國十六年一月十六日

◎中比改訂新約會議在外交部行正式開幕，譚維鈞發

言，謂新約當以平等及互尊土地主權為基礎。比使華洛思謂：

為尊重並調和精神，在交涉期中決不將條約破壞而要付諸國
際裁判，願以全力進行新約交涉；並謂準備將一九〇二年締
新約。

◎廣州嶺南大學已由紐約董事局代表決定交回中國人
辦理，原有董事局改為協進會，另由華人十三、西人五人組織
新董事會，執行該大學之最高管理權。此為華人收回教育權
運動之第一成績。

◎日本政府所派在南方活動之委員佐分利氏在漢口與
陳友仁等晤談後，即赴廣州有所接洽，於本日離廣州回上海。
○江海關亦告定於一月二十日起實行徵收二·五附稅，
著係各附稅率在未公布前亦暫收二·五。雲南實業處亦下
令徵收附稅，屢次向政府備用。

○廣州各界代表千餘人開援助漢案大會，沙面租界為防

止軍變，有擬設重之警備。廣州營房得美領事函稱：「有無危險，
請各署外，並報督辦帶兵護沙面租界。長沙亦舉行大規模之
反英示威運動。」

方面有所據治。

◎寇英傑通電，已呈准吳佩孚辭河南督理職，並請驅除督
銜，改委為討賊聯軍第三軍團長，統率本軍原有之第十三
軍及陳連捷之第十四軍，賀國光之第十五軍。

○廣州開促進開源責增開埠運動大會，堅決請政府督促
財富一律按照抽租捐辦法，認據放款。

○國務院擬行大選總統命令，特派馮凌鴻和羅文詮為兩院特
別會議委員會委員，江天錫隸內務次長職，以齊耀琳繼任。

○新軍佔領蘭谿，至昭月部與閩浙人部在蘭谿會合，
孟自抗出發赴廬州督師，進取衢州，惟衢州舊軍亦增兵反
攻，兩軍發生劇戰。

○外在蘇長廳總約議於改訂中日商約事件，根據去年十
月及十一月間中日往來公文，以書面正式通告日使芳澤謹
吉，請於二月二十一日舉行交涉開幕典禮，經日使答覆允諾。

○上海工潮蔓延，各大公司及各業之僱員先後聯合罷工
以從事於要求增加薪水運動，電車及公共汽車工人亦繼起
市內交通運輸受影響。

○比公使照會外交部，通知：「比政府已商簽牙國際法庭
聲明，解釋中比商約第四十六條之訴訟案，中比各領事均已
在北京繼續談判新約，在談判期內，該將訴訟中止進行。惟
津牙法庭庭長表示，照法庭規定，只在完全停止訴訟或暫行
廢期，並無中止辦法，故有將該案開庭日期延至五月二十五

同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日以舊中國提出對案之學。

◎長沙市商民協會與蘇廣業店員聯合會發生大衝突，全市商民向各黨部請願將蘇廣業店員聯合會加以懲辦及改組。

◎鄭州以南反對吳佩孚英傑之形勢極緊張，新亞大學高汝綱頭腦任職被劉培德而與慈寧在鄭城一帶衝突。

◎東三省廢除專照已屆實行之期，日商視施用專照免納各稅為其特別權利，向日領事要求對東三省當局抗議。

同二十一日

◎西班牙公使赴外交部與顧維鈞總長交換改約意見，顧

擬定開港地點或在北京，或在哥德拉，請西政府擇定舊約效

力擬於本年五月十日宣告終止。

◎張作霖在安國軍總司令部設置外交、財政、政治三討論

會，公布簡明條文三條，賜賜孫寶琦陸宗輿為外交討論會正

副會長，王寵惠陳其南等十一人為會員，曹汝霖梁士诒

曾紀鈞為政治討論會正副會長，嚴修田繼武等二十六人為

顧任。◎陳調元因孫傳芳屢派兵鎮壓南洋防務交廣督軍擔任，特在安慶召集軍事會議，決定組織三軍，分路出動。

同二十二日

◎中日修改商約會議舉行閉幕典禮，顧維鈞之閉幕詞，希

望以平等相處原則為基礎之新約，得以友誼之協作為早日成

立。惟芳澤吉答稱，稱此會議為「非正式，但為特別需要之

之自創條約，此實不知國民主義之中庸之真相。今日之間，

其含義頗引起一時之注意。

◎漢口華商因英商停業，各項商貨不能轉動，特向英商提出警告，謂將起訴要求賠償損失。

◎使團會議對於中國自動徵收二、五階稅，徐日使表示反對外，其餘各國公使多依其本國政府政策，取默許之態度。

◎何應欽在福州以嚴厲手段處置因仁慈堂事件從事搞毀新報醫院之人犯，被捕之七名處以槍決之刑。

◎濟濟縣長向漢口當局呈報，十一日有英艦兩艘開足馬

力，駛進高丈餘，激沉在武穴停泊之貨船數百艘，損耗無算，損失甚巨，請嚴責交涉並賑恤。

◎國務院分函各機關，附加稅暫以二千五百萬為額，其分

配為：（一）整理內外債四百萬，（二）教育建設費一百五十萬，

（三）司法改良費一百五十萬，（四）平民生計費一百五十萬，

（五）國際聯盟公費五十萬，（六）中央政費八百萬，（七）各省

財政費六百萬，（八）使館經費二百萬。

◎上海電車工潮經調解了結，惟於工人大舉遊行慶祝勝利之時，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武裝巡捕以戒嚴時期禁止集合進行為理由加以阻遏，發生爭鬥，工人受傷十餘名。上海兩月

先後發生之工潮，不能始終平和者僅此一次。

◎孫傳芳改任蔡穎為浙江省長，蔡由杭州赴南京向孫接

義，實不可獲致而無能與敵也。

◎周善人由紹興赴南京，向孫傳芳報告國事經過。

同二十四日

◎漢口英商因華商之警告及英參賽團有利之勸告於本

日開始復業。阿馬利陳友仁商之交涉有切實進行之趨勢，漢

口英領事葛福因對「三」事件措置失當，被調回英。陳友仁

遇各會政務會議，保護英人生命財產，遇外交事件，應與英交涉，不得直接辦理。

◎中比條約會議舉行二次會，首由比使報告此政府自動進行撤銷海牙國際法庭訴訟經過情形，次討論會議進行程序，決定審議事項分別交付專門委員會，比使在會上表示

比國在華領事裁判權不願撤銷。

◎江蘇新鐵二·五附稅之稅款，逕發作霖向孫傳芳交涉，孫表示可以解決中央政府。

◎吳佩孚對漢口事件，表示如列強尚不覺悟，本人決先圖破而後私爭。

◎四川劉湘賴心輝劉成勛劉文輝先後就革命軍軍長職，掛牌又有吳佩孚重復曉手之運動，鄒錦侯田頌堯亦與奉會

軍接洽，被委為第二十八、九軍軍長。

同 二十六日

◎法國增助上海之安南兵二百人已登陸，英艦由香港調

來之印度兵第一批四百餘人亦到，第二批三百人亦已在途

英艦載得將有英兵一萬六千兩以航空隊、武裝汽車、坦克砲

等，將院船即日東來。日本特使世保二十四艘歸編入第一外

遣艦隊，開赴中國，有四艘已抵上海，惟在滬日僑民意見未一

致，有主張租界被誣即與英人一致者，有主張來手旁觀，即生

命財產受礙亦所不計者。

◎中日條約交涉，顧維鈞向芳澤提出交涉範圍之一部分。

◎蔣介石由武漢回南京，又召集軍事會議，因北伐軍戰績

甚，認為應配備五十萬人之兵力，每月軍費一千六百萬

元，粵桂湘鄂四國較各出九百萬。

◎財政總長湯燦和復進行二四庫券。

◎沈金三遭電告謂有請吳佩孚下野之事，並表示對吳若

他起謀議。

◎中法安南陸路商約會議開第二次會，首討論議案程序，

決定允議陸路商約之原則大綱，如規定貨物、稅率及所

有細目，將來由專門委員照原則釐訂，並就滇桂（安南）陸

路邊界稅則問題交換意見，並將進出口貨物逐次研究，以便

規定稅率標準。

◎段學良由京返湖南改親察回京，奉發軍幹部關重要軍

事會議，決定四路出兵入豫援助吳佩孚，散會後張宗昌張學

良等至漢口均即出京。

◎國民軍馮玉祥由平涼入西安。

同 二十七日

◎由美政府電召回國參加討論對華政策之馬基諾公使，

於往攝朝鮮時突又接美政府電令折回，於本日回抵北京。

◎英使藍浦生訪駁之結果，北京英法美日四使開「對華

出兵保護上海」之會議，但未能有所決定。

◎上海各團體紛起宣言反對英國因漢壽事件而實行之

武力政策。

◎司徒派特種建民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東路新編第

一軍」，以譚雲闢任軍長，吳佩孚直轄軍為師長，譚卽佈

告，令各屆軍隊日向該軍收編建投誠，不受改編而自由行動

者以匪黨論，冠日漢兵制勝。

同 二十八日

◎北京英公使樊漢口英領事分別向積善均東友仁提出

二次對華新政策案，內容七項（一）（二）（三）（五）為有據

件的準據承認中國新式法規及法律，並放棄英代表總理權

（四）為準據使英領照納不妄說英人其實且為各處中國人

民照證之合法居稅，（六）為准據討論並協定英租界市政管

理法之修正，應使與舊有租界之特殊中國行政相似，或與舊

有租界或歸中國管轄者相似，或將租界管轄移交中國當選

（七）為準據接受「英教士不得隻有在內地購置地基之權」

之原則，教育與醫藥機關之教士及中國教徒服從中國法律

條例，不得藉條約以謀保護。

◎中日商約第二次會議，討論中國豫先提出之憲稅自主

案，先就通商辦法中之各問題交換意見，次及二·五附稅，日

方要求須先訂互惠協定，中國代表主張承認附稅及訂若干

惠協定同時並進。

同 二十九日

◎陳其南通電反對英國派兵至上海，謂漢口事件為局無

問題，上海為我國唯一商埠，純係中國領土，軍警完全負責維

持外僑生命財產，經聲明切責保障，英兵來犯，及我國主權

引起人民恐慌，不能易惹糾紛，抑且不增利益，除電諭上海交

港員向英領事抗議外，並電諭中央政府向英公使嚴重抗議。

又另電，指漢案為少數亦難所挑起之外，請全國一致譴責。

◎司徒派自福州赴延平，臨行委張良為福州留守司令，致

九五

英美兩國之協定已完畢最後修正之手續惟原因

向新約簽明即電請比政府向海牙法庭自動撤銷訴訟俟

同 二十五日

英美雙方於上海發表第二次宣言聲明不能於此時簽字以證
有破壞之形勢。

訴訟撤銷當再定期開議商約該表示落實尤在會議期內予
此等比擬以前待遇與舊慣之待遇。

◎北京政府特派駐日本公使汪榮寶充任大使。

◎駐日英大使請答覆外相對於共同防守上海事求日本

同意日外相答以顯示有使陸軍登岸或派遣陸軍之必要。軍事行動。

◎補樂大會在開羅開會到十七國代表一百六十人定二

◎英水兵在長沙發難殺退長沙民衆之反英示威。

◎英軍白崇禧已率部入浙與孟昭月在衢州激戰。

◎上海交涉公署華美民專上深遠組成大調查江蘇當局
被准。

◎常綠兵變革命軍左翼總指揮兼軍長宣運誠師長何鑑
輝參謀長朱松爲變兵所殺害生質接所聲駐常師長周浦告
急電趕回長沙護大軍前往鎮壓。

三十一日

◎北京外交部請照會英公使英國派多數陸軍軍械沿水

路及飛機來華不允顧中國局意不能不認爲超越尋常之行

為且與華會舉重中國主權之決議並撤退在華外兵之表示，
及國際聯盟總幹事第十總共同尊重保持會員國領土完全政

治獨立之精神大相違背近來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之願
念甚爲發達易生意外之禍為中政府不能負此責任請迅行

轉送英政府請照會參軍隊。

三十二日

◎荷蘭政府答復英國對華說帖在大體上贊成英政府之

見解但對於對華政策之聯合宣言應抱疑慮。

同 十七日

◎美國參院通過羅勃生提案要求將墨西哥於美人之舞

月一日開幕。

同 二十六日

◎美國參院通過羅勃生提案要求將墨西哥於美人之舞

清土地法提交公斷。

三十三日

◎日本參衆兩院行賄會式內閣不信任案並不被提出。

◎美國參院批淮前美國不能廢除現有條約。

同 十八日

◎美國上院開秘密會議否認洛桑條約。

◎歐洲問題決定不出兵赴華。

同 十九日

◎美國參院議員民主黨領袖羅斯福提出議案請美政府

行善工。

同 二十日

◎美國第一巡洋艦隊駛來華。

◎美國麥肯齊總理右派聯合內閣告成。

同 二十一日

◎英國馬爾克斯總理右派聯合內閣失敗。

◎同 二十八日

同 二十九日

◎日本新政府及行政友及政友太黨三黨首領會見決議不當

任政府解散回政團因之解散。

同 二十四日

◎日本新政府及行政友及政友太黨三黨首領會見決議不當

任政府解散回政團因之解散。

同 三十日

◎德國大選結果登場拒絕新法使格萊夫就任。

◎法國大選結果登場拒絕新法使格萊夫就任。

◎中比修約會議因停止辦事處發生問題而停頓此使

事宜仍暫易執事處原委員會辦理。

◎法國大選結果登場拒絕新法使格萊夫就任。

同 三十一日

◎法國大選結果登場拒絕新法使格萊夫就任。

◎法國大選結果登場拒絕新法使格萊夫就任。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各種圖

可供學校教授 可作為家庭教育參考

世界地圖

- 實用世界新地圖一張 二元
- 世界最新地圖一張附表 一元
- 最新兩半球圖一張 七角
- 世界形勢一覽圖一張 五角
- 高級小學世界新地圖三幅 甲種七角 乙種五角
- 小學生世界簡要新地圖一張 六角
- 世界新興圖二張 七角
- 歐洲最新地圖一張 七角
- 亞洲最新地圖一張 七角
- 世界新形勢圖一張 七角
- 袖珍世界新興圖一張 七角
- 坤輿東西半球圖二張 七角
- 坤輿方圖一張 八角
- 東西半球暗射地圖三張 各一元
- 世界暗射地圖一張 一角
- 世界簡要暗射圖十八幅 一角
- 最世界分類地圖四幅 一角
- 新撰瀛寰全圖一冊 一元
- 高小萬國輿圖一張 五角
- 高小外國地圖一張 五角

中國地圖

- 中國全國一張 一角
- 中華大地圖一幅 一角
- 注音中華學生地圖一册 五角
- 高小中華新地圖廿六幅 一角
- 中華形勢圖說一册 一角
- 中國新地圖一張 一角
- 中華新輿圖一册 一角
- 中華新地理圖說一册 一角
- 中國全國一張 一角
- 中國輿地全圖一張 一角
- 中國民國全國一張 一角
- 中國地勢圖一張 一角
- 中國暗射地圖一張 一角
- 中國簡要新地圖一張 六角
- 中國新輿圖一張 一角
- 中國民國新區域圖一張 五角
- 中國地圖一張 一角
- 中國新形勢圖一張 一角
- 中國形勢暗射圖廿四幅 一角
- 中國民國分道新圖一張 一角
- 中國小國新地圖一張 六角
- 中國簡要暗射圖一張 一角
- 中國形勢圖一張 一角
- 中國地圖一張 一角
- 中國地圖一張 一角
- 中國地勢圖一張 一角
- 中國暗射地圖一張 一角

◆ 加另工接續或軸掛接布製者◆ 有下列名圖◆

